

御纂医宗金鉴

(卷二十六~三十三)

删补名医方论

删补名医方论目录

御纂医宗金鉴 卷二十六

删补名医方论 卷一	329
独参汤	329
参附汤	329
生脉饮	329
保元汤	330
四君子汤 附：七味白术散 五味异功散 六君子汤 香砂六君子汤	330
香砂六君子汤	331
当归补血汤	331
佛手散	331
四物汤	331
圣愈汤	332

地骨皮饮	332
犀角地黄汤	332
四生丸	333
当归六黄汤	333
黄芪建中汤	333
双和饮	333
人参养荣汤	334
归脾汤	334
妙香散	334
天王补心丹	335
酸枣仁汤	335
朱砂安神丸	335

御纂医宗金鉴 卷二十七

删补名医方论 卷二	336
补中益气汤	336
升阳益胃汤	336
升阳散火汤	337
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	337
清暑益气汤	337
清燥汤	338
白术附子汤	338
葛花解醒汤	338
平胃散	338
枳术丸	339
资生丸	339

六味地黄丸 附：桂附地黄丸 知柏地黄丸	339
八味地黄丸	340
资生肾气丸	341
大补阴丸	341
封髓丹	342
虎潜丸	342
滋肾丸	342
琼玉膏	343
龟鹿二仙胶	343
四神丸	343
二神丸	343
五味子散	343

御纂医宗金鉴 卷二十八

删补名医方论 卷三	344
续命汤	344
三生饮	344
稀涎干缙汤	344
秦艽升麻汤	345
防风黄芪汤	345
玉屏风散	345
黄芪五物汤	345
羌活愈风汤	346
清热化痰汤	346
防风通圣散	347
九味羌活汤	347

活人败毒散	347
柴葛解肌汤	348
升麻葛根汤	348
参苏饮	348
藿香正气散	349
神术汤	349
麻黄加术汤	349
桂枝附子汤	349
瓜蒌桂枝汤	349
水解散	350
二圣救苦丹	350
天水散	350

香薷饮 350

御纂医宗金鉴 卷二十九

删补名医方论 卷四 351

黄连解毒汤 351

三黄汤 351

二黄汤 351

三黄石膏汤 351

凉膈散 352

竹叶黄芪汤 352

清胃散 352

导赤散 353

五淋散 353

八正散 353

逍遥散 353

龙胆泻肝汤 354

左金丸 354

泻青丸 354

御纂医宗金鉴 卷三十

删补名医方论 卷五 358

礞石滚痰丸 358

指迷茯苓丸 358

金匱枳术汤 358

桂苓甘术汤 358

疏凿饮子 359

葶苈大枣泻肺汤 359

苏葶定喘丸 359

舟车神祐丸 359

实脾饮 360

清脾饮 360

芍药汤 360

温脾汤 361

御纂医宗金鉴 卷三十一

删补名医方论 卷六 365

桂枝汤 365

麻黄汤 366

大青龙汤 366

小青龙汤 367

葛根汤 367

桂枝麻黄各半汤 368

桂枝二麻黄一汤 368

桂枝二越婢一汤 368

越婢汤 369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369

当归龙荟丸 354

越婢加半夏汤 354

小青龙加石膏汤 355

清燥救肺汤 355

麦门冬汤 355

人参清肺汤 356

人参定喘汤 356

人参泻肺汤 356

泻白散 356

阿胶散 356

二陈汤 357

温胆汤 357

小半夏汤 357

小半夏加茯苓汤 357

外台茯苓饮 357

大黄附子汤 361

越鞠汤丸 361

四磨饮 361

备急丸 362

磁朱丸 362

石斛夜光丸 363

洗刀散 363

失笑散 364

独圣散 364

大黄廬虫丸 364

仙方活命饮 附：薛己治疡通方 364

托里消毒散 365

麻黄附子细辛汤 370

桂枝加附子汤 370

芍药甘草附子汤 370

桂枝甘草汤 370

桂枝加芍药汤 371

桂枝加大黄汤 371

小建中汤 371

炙甘草汤 371

桂枝人参汤 371

葛根黄芩黄连汤 372

白虎汤 372

白虎加人参汤	372
猪苓汤	372
五苓散 附：茵陈五苓散	373

御纂医宗金鉴 卷三十二

删补名医方论 卷七	374
大承气汤	374
小承气汤	374
调胃承气汤	375
更衣丸	375
麻仁丸	375
桃仁承气汤	375
抵当汤并丸	375
栀子豉汤 附：加减诸汤	376
瓜蒂散	377
小陷胸汤	377

御纂医宗金鉴 卷三十三

删补名医方论 卷八	380
小柴胡汤	380
大柴胡汤	381
柴胡桂枝汤	381
黄芩汤	381
黄连汤	382
黄连阿胶汤	382
理中汤丸	382
干姜附子汤	383
茯苓四逆汤	383
附子汤	383

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	373
十枣汤	373
大陷胸汤丸	377
三物白散	377
大黄黄连泻心汤	378
附子泻心汤	378
甘草泻心汤	378
生姜泻心汤	378
半夏泻心汤	379
旋覆代赭石汤	379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379
栀子柏皮汤	379
茵陈蒿汤	379

四逆汤	383
通脉四逆汤	383
白通汤	384
白通加猪胆汁汤	384
真武汤	384
当归四逆汤	384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385
吴茱萸汤	385
乌梅丸	385
赤石脂禹余粮汤	386
白头翁汤	386

御纂医宗金鉴 卷二十六

删补名医方论 卷一

古医方得人乃传，非人勿言。故扁鹊、仓公皆称禁方不轻授人，诚重之也。后汉张机著《伤寒杂病论》，始立众方，公之天下。故建安以前，苦于无方；元丰而后，虽有局方，漫无指归，不可为法。今博集《金匱》、《千金》、《外台》诸书及王好古、李杲、刘完素、朱震亨、张从正、薛己诸方之佳者，采录成编。然方论始于成无己，近代则有吴琨、李中梓、柯琴、汪昂诸家，于医方虽各有发明，但其间或有择焉未精、语焉未详者。复推其立方之意，综其简要，删繁补阙，归于明显，名之曰《删补名医方论》，以昭示来兹云。

独参汤 治元气大虚，昏厥，脉微欲绝，及妇人崩产，脱血，血晕。

人参分两随人、随证

须上拣者，浓煎顿服，待元气渐回，随证加减。

〔集注〕柯琴曰：一人而系一世之安危者，必重其权而专任之；一物而系一人之死生者，当大其服而独用之。故先哲于气几息、血将脱之证，独用人参二两，浓煎顿服，能挽回性命于瞬息之间，非他物所可代也。世之用者，恐或补住邪气，姑少少以试之，或加消耗之味以监制之，其权不重、力不专，人何赖以得生乎？如古方霹雳散、大补丸，皆用一物之长而取效最捷，于独参汤何疑耶？

〔按〕若病兼别因，则又当随机应变，于独参汤中或加熟附补阳而回厥逆，或加生地凉阴而止吐衄，或加黄芪固表之汗，或加当归救血之脱，或加姜汁以除呕吐，或加童便以止阴烦，或加茯苓令水化津生，治消渴泄泻；或加黄连折火逆冲上，治噤口毒痢。是乃相得相须以有成，亦

何害其为独哉？如薛己治中风，加人参两许于三生饮中，以驾取其邪，此真善用独参者矣。

参附汤 治阴阳气血暴脱等证。

人参 附子（制）

水煎服。

〔注〕先身而生，谓之先天；后身而生，谓之后天。先天之气在肾，是父母之所赋；后天之气在脾，是水谷之所化。先天之气为气之体，体主静，故子在胞中，赖母息以养生气，则神藏而机静；后天之气为气之用，用主动，故育形之后，资水谷以奉生身，则神发而运动。天人合德，二气互用。故后天之气得先天之气，则生生而不息；先天之气得后天之气，始化化而不穷也。若夫起居不慎则伤肾，肾伤则先天气虚矣。饮食不节则伤脾，脾伤则后天气虚矣。补后天之气无如人参，补先天之气无如附子，此参附汤之所由立也。二脏虚之微甚，参附量为君主。二药相须，用之得当，则能瞬息化气于乌有之乡，顷刻生阳于命门之内，方之最神捷者也。若表虚自汗，以附子易黄芪，名人参黄芪汤，补气兼止汗。失血阴亡，以附子易生地，名人参生地汤，固气兼救阴。寒湿厥汗，以人参易白术，名术附汤，除湿兼温里。阳虚厥汗，以人参易黄芪，名芪附汤，补阳兼固表。此皆参附汤之转换变化法也，医者扩而充之，不能尽述其妙。

生脉饮 治热伤元气，气短倦怠，口渴出汗。

人参 麦门冬 五味子

水煎服。

〔注〕经云：大气积于胸中，则肺主之。夫

暑热伤肺，肺伤则气亦伤矣。故气短、倦怠而喘咳也。肺主皮毛，肺伤则失其卫护，故汗出也。热伤元气，气伤则不能生津，故口渴也。是方君人参以补气，即所以补肺。臣麦冬以清气，即所以清肺。佐五味以敛气，即所以敛肺。吴琨云：一补、一清、一敛，养气之道备矣。名曰生脉，以脉得气则充，失气则弱。李杲谓：夏月服生脉饮，加黄芪、甘草，名生脉保元汤，令人气力涌出；更加当归白芍，名人参饮子，治气虚喘咳，吐血衄血，亦虚火可补之例也。

保元汤 治男妇气虚之总方也。婴儿惊怯，痘家虚者，最宜。

黄芪三钱 人参二钱 甘草一钱 肉桂
春夏二三分，秋冬六七分

上四味，水煎服。

〔集注〕柯琴曰：昔东垣以此三味能泻火、补金、培土，为除烦热之圣药，镇小儿之惊，效如桴鼓。魏桂岩得之，以治痘家阳虚顶陷，血虚浆清，皮薄发痒，难灌难敛者，始终用之。以为血脱须补气，阳生则阴长，有起死回生之功，故名之为保元也。又少佐肉桂，分四时之气而增损之，谓桂能治血以推动其毒，扶阳益气以充达周身。血内泣，引之出表，则气从内托；血外散，引之归根，则气从外护。参、芪非桂引导，不能独树其功。桂不得甘草和平气血，亦不能绪其条理，要非寡闻浅见者能窥其万一也。四君中不用白术，避其燥；不用茯苓，恐其渗也。用桂而不用四物者，以芎之辛散，归之湿润，芍之酸寒，地黄之泥滞故耳。如宜升则加升柴，宜燥加苓、术，宜润加当归，宜利气加陈皮，宜收加芍，宜散加芎。又表实去芪，里实去参，中满忌甘，内热除桂，斯又当理会矣。

〔按〕元气者，太虚之气也。人得之则藏乎肾，为先天之气，即所谓生气之原，肾间动气者是也。生化于脾，为后天之气，即所谓水谷入胃，其精气行于脉中之营气，其悍气行于脉外之卫气者是也。若夫合先后而言，即大气之积于胸中，司呼吸、通内外，周流一身，顷刻

无间之宗气者是也。总之，诸气随所在而得名，实一元气也。保元者，保守此元气之谓。是方用黄芪保在外一切之气，甘草保在中一切之气，人参保上、中、下、内、外一切之气，诸气治而元气足矣。然此汤补后天水谷之气则有余，生先天命门之气则不足，加肉桂以鼓肾间动气，斯为备耳。

四君子汤 治面色痿白，言语轻微，四肢无力，脉来虚弱者。若内伤虚热，或饮食难化作酸，须加炮姜。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各二钱

加姜、枣，水煎服。

加木香、藿香、葛根，为七味白术散。

加陈皮，为五味异功散。

加陈皮、半夏，为六君子汤。

加藿香、砂仁，为香砂六君子汤。

〔集注〕张璐曰：气虚者，补之以甘，参、术、苓、草，甘温益胃，有健运之功，具冲和之德，故为君子。盖人之一生，以胃气为本，胃气旺则五脏受荫，胃气伤则百病丛生。故凡病久虚不愈，诸药不效者，惟有益胃、补肾两途。故用四君子，随证加减。无论寒热补泻，先培中土，使药气四达，则周身之机运流通，水谷之精微敷布，何患其药之不效哉！是知四君子为司命之本也。

吴琨曰：夫面色痿白，则望之而知其气虚矣。言语轻微，则闻之而知其气虚矣。四肢无力，则问之而知其气虚矣。脉来虚弱，则切之而知其气虚矣。如是则宜补气。是方也，四药皆甘温，甘得中之味，温得中之气，犹之不偏不倚之人，故名君子。本方加木香、藿香、葛根名七味白术散，治小儿脾虚肌热，泄泻作渴。以木、藿之芳香，佐四君入脾，其功更捷；以葛根甘寒，直走阳明，解肌热而除渴也。

〔按〕本方加陈皮，名五味异功散，治气虚而兼气滞者；再加半夏，名六君子汤，治气虚而兼痰饮者；再加砂仁、藿香，名香砂六君子汤，治气虚而兼呕吐者。此皆补中有消导之意也。

香砂六君子汤 治气虚痰饮，呕吐痞闷，脾胃不和，变生诸证者。

人参一钱 白术二钱 茯苓二钱 甘草七分 陈皮八分 半夏一钱 砂仁八分 木香七分

上生姜二钱，水煎服。

〔集注〕柯琴曰：经曰：壮者气行则愈，怯者着而为病。盖人在气交之中，因气而生，而生气总以胃气为本。若脾胃一有不和，则气便着滞，或痞闷嘔呕，或生痰留饮，因而不思饮食，肌肉消瘦，诸证蜂起，而形消气息矣。四君子气分之总方也，人参致冲和之气，白术培中宫，茯苓清治节，甘草调五脏，胃气既治，病安从来。然拨乱反正，又不能无为而治，必举大行气之品以辅之，则补者不至泥而不行。故加陈皮以利肺金之逆气，半夏以疏脾土之湿气，而痰饮可除也；加木香以行三焦之滞气，缩砂以通脾肾之元气，而臍郁可开也。君得四辅，则功力倍宣，四辅奉君，则元气大振，相得而益彰矣。

当归补血汤 治男妇血虚似白虎证，肌热面赤，烦渴引饮，脉来洪大而虚，重按则微。

当归二钱 黄芪一两
水煎服。

〔集注〕吴琨曰：血实则身凉，血虚则身热，或以饥困劳役虚其阴血，则阳独治，故诸证生焉。此证纯象白虎，但脉大而虚，非大而实为辨耳。《内经》所谓脉虚、血虚是也。五味之中，惟甘能补。当归味甘而厚，味厚则补血；黄芪味甘而薄，味薄则补气。今黄芪多数倍，而云补血者，以有形之血不能自生，生于无形之气故也。经言：阳生阴长，是之谓耳。

佛手散 治妊娠胎动下血，或因伤动，子死腹中，下血疼痛，口噤欲死。服此探之，不损则痛止，已损则立下。及横生倒生，交骨不开，产后血晕昏乱，崩中

金疮，去血过多等证。

当归二两或三两 川芎一两

上剉粗末合均，每服五钱，水一盞，酒半盞，煎八分，热服。未效再服。

加败龟版一具，梳发一团，名开骨散。

〔注〕命名不曰归芎，而曰佛手者，谓此方治妇人胎前、产后诸疾，如佛手之神妙也。当归、川芎为血分之主药，性温而味甘辛，以温能和血，甘能补血，辛能散血也。古人俱必以当归君川芎，或一倍或再倍者，盖以川芎辛窜，捷于升散，过则伤气，故寇宗奭曰：不可单服、久服，亦此义也。然施之于气郁血凝，无不奏效，故用以佐当归而收血病之功，使瘀去新生，血各有所归也。血既有所归，则血安其部，而诸血病愈矣。至妊娠胎动，胎伤下血，非血壅胎伤，即血乱妄下。服此以探之，血乱胎未动者，血顺则痛止；血壅胎未损者，血行痛止，则胎因之而安也；已动已损者，血得顺行，则胎亦因之而顺下也。横生倒生，因用力太早，或误服催生之药，致气逆血乱，亦用此以调之。产后崩中金疮，亡血昏冒，亦用此以补之。子死腹中，腹痛欲死，亦用此以逐之。已上诸病，皆血病而气不虚者也。若夫气虚难产，产后血脱，唇面黄白，少气烦乱，动则昏冒，若误与此，反致立败。则必倍加人参，速固无形之气，以救有形之血也。至于交骨难开，加龟版、梳发，下输阴道；寒加姜、桂，热加黄芪，汗加桂枝，搔加荆穗，又当以意消息、加减可也。

四物汤 治一切血虚、血热、血燥诸证。

当归 熟地各三钱 川芎一钱五分 白芍（酒炒）二钱

上四味，水煎服。

〔集注〕张璐曰：四物为阴血受病之专剂，非调补真阴之的方。方书咸谓四物补阴，遂以治阴虚发热，火炎失血等证，蒙害至今。又专事女科者，咸以此汤随证漫加风、食、痰、气等药，纷然杂出。其最可恨者，不辨热之虚实，

率加知母、黄柏，令人久服，而庸工利其有劫病之能，咸乐用之。殊不知四君子气药，治上下失血过多，一切血药置而不用，独推独参汤、童便以固其脱者，以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也。昔人有言：见血休治血，必先调其气。又云：四物汤不得补气药，不能成阳生阴长之功。诚哉言也！然此汤伤寒火邪解后，余热留于血分，至夜微热不除，或合柴胡，或加桂枝，靡不应手辄效，不可没其功也。

柯琴曰：经云：心生血，肝藏血。故凡生血者，则究之于心；调血者，当求之于肝也。是方乃肝经调血之专剂，非心经生血之主方也。当归甘温和血，川芎辛温活血，芍药酸寒敛血，地黄甘平补血。四物具生长收藏之用，故能使营气安行经隧也。若血虚加参、芪，血结加桃仁、红花，血闭加大黄、芒硝，血寒加桂、附，血热加芩、连。欲行血去芍，欲止血去芎，随所利而行之，则又不必拘拘于四矣。若妇人数脱其血，故用以调经种子。如遇血崩、血晕等证，四物不能骤补，而反助其滑脱，则又当补气生血，助阳生阴长之理。盖此方能补有形之血于平时，不能生无形之血于仓卒；能调阴中之血，而不能培真阴之本；为血分立法，不专为女科套剂也。王好古治妇女，不论内伤、外感，胎前、产后，随证加二味于四物中，名曰六合，未免任意牵强。

圣愈汤 治一切失血过多，阴亏气弱，烦热作渴，睡卧不宁等证。

四物汤加人参、黄芪（一方去芍药）。

上水煎服。

〔集注〕柯琴曰：经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故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谓之死阴。朱震亨曰：四物皆阴，行天地闭塞之令，非长养万物者也。故四物加知柏，久服便能绝孕，谓嫌于无阳耳。此方取参、芪配四物，以治阴虚血脱等证。益阴阳互为其根，阴虚则阳无所附，所以烦热燥渴；气血相为表里，血脱则气无所归，所以睡卧不宁。然阴虚无骤补之法，计在培阴以藏阳，血脱有生

血之机，必先补气，此阳生阴长，血随气行之理也。故曰：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此方得仲景白虎加人参之义而扩充者乎。前辈治阴虚，用八珍、十全，卒不获效者，因甘草之甘，不达下焦；白术之燥，不利肾阴；茯苓渗泄，碍乎生升；肉桂辛热，动其虚火。此六味皆醇厚和平而滋润，服之则气血疏通，内外调和，合于圣度矣。

地骨皮饮 治阴虚火旺，骨蒸发热，日静夜剧者；妇人热入血室，胎前发热者。

四物汤加 地骨皮 牡丹皮各三钱
水煎服。

〔集注〕柯琴曰：阴虚者阳往乘之，发热也。当分三阴而治之：阳邪乘入太阴脾部，当补中益气以升举之，清阳复位而火自熄也；若乘入少阴肾部，当六味地黄丸以对待之，壮水之主而火自平也；乘入厥阴肝部，当地骨皮饮以凉补之，血有所藏而火自安也。四物汤为肝家滋阴调血之剂，加地骨皮清志中之火以安肾，补其母也；加牡丹皮清神中之火以凉心，泻其子也。二皮凉而不润，但清肝火不伤脾胃，与四物加知、柏之湿润而苦寒者不同也。故逍遥散治肝火之郁于本脏者也，木郁达之，顺其性也；地骨皮饮，治阳邪之乘于肝脏者也，客者除之，勿纵寇以遗患也。二方皆肝家得力之剂。

犀角地黄汤 治热伤吐衄、便血，妇人血崩、赤淋。

生犀角 生地黄 白芍 牡丹皮

上四味，先用三物水煎，去滓，入生犀汁，热服。

〔注〕吐血之因有三：曰劳伤，曰努伤，曰热伤。劳伤以理损为主，努伤以去瘀为主，热伤以清热为主。热伤阳络则吐衄，热伤阴络则下血。是汤治热伤也，故用犀角清心去火之本，生地凉血以生新血，白芍敛血止血妄行，丹皮破血以逐其瘀。此方虽曰清火，而实滋阴；虽

曰止血，而实去瘀。瘀去新生，阴滋火熄，可为探本穷源之法也。若心火独盛，则加黄芩、黄连以泻热；血瘀胸痛，则加大黄、桃仁以逐瘀也。

四生丸 治阳盛阴虚，血热妄行，或吐或衄者。

生地黄 生柏叶 生荷叶 生艾叶
各等分

上四味，捣烂为丸，如鸡子大，每服一丸，滚汤化服。

〔集注〕柯琴曰：阴虚而阳无所附，则火炎上焦；阳盛则阳络伤，故血上溢于口鼻也。凡草木之性，生者凉，而熟之则温；熟者补，而生者泻。四味皆清寒之品，尽取其生者，而捣烂为丸，所以全其水气；不经火煮，更远于火令矣。生地多膏，清心肾而通血脉之源。柏叶西指，清肺金而调营卫之气。艾叶芳香，入脾胃而擅去瘀生新之权。荷叶法震，入肝家而和藏血摄血之用。五志之火既清，五脏之阴安堵，则阴平阳秘，而血归经矣。是方也，可暂用以遏妄行之热血，如多用则反伤营。盖血得寒，则瘀血不散，而新血不生也。设但知清火凉血，而不用归脾、养荣等剂以善其后，鲜有不绵连岁月而毙者。非立法之不善，妄用者之过耳。

当归六黄汤 治阴虚有火，令人盗汗者。

当归 生地 熟地 黄芪 黄芩
黄连 黄柏

上水煎服。

〔注〕寤而汗出曰自汗，寐而汗出曰盗汗。阴盛则阳虚不能外固，故自汗。阳盛则阴虚不能中守，故盗汗。若阴阳平和之人，卫气昼则行阳而寤，夜则行阴而寐，阴阳既济，病安从来？惟阴虚有火之人，寐则卫气行阴，阴虚不能济阳，阳火因盛而争于阴，故阴液失守外走而汗出；寐则卫气复行出于表，阴得以静，故汗止矣。用当归以养液，二地以滋阴，令阴液

得其养也。用黄芩泻上焦火，黄连泻中焦火，黄柏泻下焦火，令三火得其平也。又于诸寒药中加黄芪，庸者不知，以为赘品，且谓阳盛者不宜，抑知其妙义正在于斯耶！盖阳争于阴，汗出营虚，则卫亦随之而虚。故倍加黄芪者，一以完已虚之表，一以固未定之阴。经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此之谓欤！

〔集注〕吴琨曰：杂证盗汗，与伤寒盗汗不同。伤寒是半表半里之邪未尽，杂证则阴虚有火而已。彼以和表为主，此以救阴为急。故以补阴之品，佐泻火之药，明者辨之。

黄芪建中汤 治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夜梦失精，四肢痠痛，手足烦热，咽干口燥，诸不足诸证。

黄芪 胶饴 白芍 甘草 桂枝
生姜 大枣

上七味，水煎服。

〔集注〕喻昌曰：虚劳而至于亡血、失精，津液枯槁，难为力矣！《内经》于针砭所莫治者，调以甘药；《金匱》遵之而立黄芪建中汤，急建其中气，俾饮食增而津液旺，以至充血生精，而复其真阴之不足。但用稼穡作甘之本味，而酸辛咸苦在所不用，盖舍此别无良法也。然用法贵立于无过之地，不独呕家不可用建中之甘，即微觉气滞，更当虑甘药太过，令人中满也。至大建中则大建其中之阳，小建中则小小建立之义，理中则燮理之义，治中则分治之义，补中、温中，何莫非先中州之义。缘伤寒外邪逼入于内，法难尽用，仲景但于方首以“小”之一字，微示其意，至《金匱》始尽建中之义。后人引伸触类，制乐令建中汤、十四味建中汤，曲畅建中之旨。学者心手之间，所当会其大义也。

双和饮 治大病之后，虚劳气乏。补血益气，不热不冷，温而调之。

白芍二钱 黄芪（炙）一钱半 甘草（炙）七分 中桂七分 当归一钱 熟地黄一钱 川芎七分

生姜三片，大枣二枚，水二盏，煎一盏，温服。

〔注〕此汤乃李杲以黄芪建中汤减饴糖合四物之方也。黄芪建中，治虚劳不足，是从脾胃中化生血气。此则直补阴血，兼之温养阳气，所以减饴糖之甘，加纯阴之品，名曰双和也。地骨皮饮，其意在凉血热，故佐二皮以清之。圣愈汤，其意在救血脱，故佐参、芪以补之。双和饮，其意在温养血气，故佐芪、桂、炙草以温之。经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是也。

人参养荣汤 治脾肺俱虚，发热恶寒，肢体瘦倦，食少作泻等证。若气血虚而变见诸证，弗论其病其脉，但用此汤，诸证悉退。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黄芪 陈皮 当归 熟地 白芍 桂心 远志 五味子

上十二味，加姜三片，枣二枚，水煎服。

〔集注〕柯琴曰：古人治气虚以四君子，治血虚以四物，气血俱虚者以八珍，更加黄芪、肉桂，名十全大补，宜乎万举万当也。而用之有不获效者，盖补气而不用行气之品，则气虚之甚者，几无气以运动；补血而仍用行血之物，则血虚之甚者，更无血以流行。故加陈皮以行气，而补气者悉得效其用；去川芎行血之味，而补血者因以奏其功。此善治者，只一加一减，便能转旋造化之机也。然气可召而至，血易亏而难成，苟不有以求其血脉之主而养之，则营气终归不足。故倍人参为君，而佐以远志之苦，先入心以安神定志，使甘温之品，始得化而为血，以奉生身。又心苦缓，必得五味子之酸，以收敛神明，使营行脉中而流于四肢。名之曰养荣，不必仍十全之名，而收效有如此者。

归脾汤 治思虑伤脾，或健忘怔忡，惊悸盗汗，寤而不寐，或心脾作痛，嗜卧少食，及妇女月经不调。

人参 龙眼肉 黄芪 甘草 白术

茯苓 木香 当归 酸枣仁 远志

姜三片，水煎服。

〔集注〕罗谦甫曰：方中龙眼、枣仁、当归，所以补心也；参、芪、术、苓、草，所以补脾也。薛己加入远志，又以肾药之通乎心者补之，是两经兼肾合治矣。而特名“归脾”何也？夫心藏神，其用为思；脾藏智，其出为意，见神智思意、火土合德者也。心以经营之久而伤，脾以意虑之郁而伤，则母病必传之子，子又能令母虚，所必然也。其病则健忘怔忡，怵惕不安之证见于心也；饮食倦怠不能运输，手足无力，耳目昏眊之证见于脾也。故脾阳苟不运，心肾必不交。彼黄婆者，若不为之媒合，则已不能摄肾气归心，而心阴何所赖以养？此取坎填离者，所以必归之脾也。其药一滋心阴，一养脾阳，取乎健者，以壮子益母。然恐脾郁之久，思意不通，故少取木香之辛且散者，以畅气醒脾，使能速通脾气，以上行心阴。脾之所归，正在斯耳。

张璐曰：补中益气与归脾同出保元，并加归、术，而有升举胃气，滋补脾阴之不同。此方滋养心脾，鼓动少火，妙佐以木香少许，调顺诸气，畅和心脾。世医不谙此理，反以木香性燥不用，服之多致痞闷减食者，以其补药多滞，不能输化故耳。

妙香散 治梦遗失精，惊悸郁结。

山药二两 人参 黄芪 远志（制） 茯苓 茯神一两 桔梗三钱 甘草 辰砂（另研）一钱 麝香一钱 木香二钱五分

为末，每服二钱，酒下。

〔集注〕汪昂曰：心，君火也。君火一动，相火随之。相火寄于肝胆，肾之阴虚则精不藏，肝之阳强则气不固，故精脱而成梦矣。山药益阴，兼能涩精，故以为君。人参、黄芪用以固气，远志、二茯用以宁神。神宁气固，则精自守其位矣。丹砂镇心安魂，二香开郁通窍，桔梗载诸心药久留膈上，甘草调和诸药，交和于中。是方不以泻火固涩立法，但安神固气，使

精与神气相依，而梦少精秘矣。

〔按〕朱震亨云：主秘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于动，心动则相火翕然随之，虽不交会，精亦暗流而渗漏矣。所以圣人只是教人收心养性，其旨深矣。震亨此论至当。其平生精力在补阴以制相火，深得《内经》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之旨。近世医者惟知阳生，不知阴亦能生；惟知阴杀，不知阳亦能杀。经虽每每指出阳脱、阴脱、阳绝、阴绝皆令人死，奈志迷偏见者不回也。即此一证，老年之人，心有所动，而相火衰不能翕然随之，虽有所梦而无所遗。由此可知震亨用黄柏一味，少佐冰片，名清心丸，独泻相火，而治中年相火盛，梦遗心悸者，屡用屡效也。

天王补心丹 治心血不足，神志不宁，津液枯竭，健忘怔忡，大便不利，口舌生疮等证。

人参 酸枣仁 当归 生地黄 麦冬 天冬 柏子仁 远志 五味子 丹参 元参 白茯苓 桔梗

上为末，炼蜜丸如椒目大，白汤下。

〔集注〕柯琴曰：心者主火，而所以主之者神也，火盛则神困。心藏神，补神者必补其心，补心者必清其火，而神始安。补心丹故用生地黄为君，取其下足少阴以滋水，主水盛可以伏火，此非补心之阳，乃补心之神耳。凡果核之有仁，犹心之有神也。清气无如柏子仁，补血无如酸枣仁，以其神存耳。参、苓之甘，以补心气；五味之酸，以收心气；二冬之寒，以清气分之火，心气和而神自归矣。当归之甘，以补心血；丹参之寒，以生心血；元参之咸，以清血中之火，血足而神自藏矣。更加桔梗为舟楫，远志为向导，和诸药，入心而安神明。以此养生，则百体从令，何有健忘怔忡、津液干涸、舌上生疮、大便不利之虞哉？

酸枣仁汤 治虚劳，虚烦不得眠。

酸枣仁二升 甘草一两 知母二两 白茯苓二两 川芎二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枣仁得六升，内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集注〕罗谦甫曰：经云：肝藏魂，人卧则血归于肝。又曰：肝者，罢极之本。又曰：阳气者，烦劳则张。罢极必伤肝，烦劳则精绝。肝伤精绝，则虚劳虚烦不得卧明矣。枣仁酸平，应少阳木化而治肝，极者宜收宜补，用酸枣仁至二升，以生心血、养肝血，所谓以酸收之，以酸补之是也。顾肝郁欲散，散以川芎之辛散，使辅枣仁通肝调荣，又所谓以辛补之也。肝急欲缓，缓以甘草之甘缓，使防川芎疏泄过急，此所谓以土葆之也。然终恐劳极则火发，伤阴阳旺，阳分不行于阴，而仍不得眠，故佐知母崇阴水以制火，茯苓利阳水以平阴，将水壮而魂自宁，火清而神且静矣。此治虚劳肝极之神方也。

朱砂安神丸 治心神昏乱，惊悸怔忡，寤寐不安。

朱砂（另研） 黄连各半两 当归二钱 生地黄三钱 甘草二钱

上为细末，酒泡蒸饼丸如麻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三十丸，卧时津液下。

〔集注〕叶仲坚曰：经云：神气舍心，精神毕具。又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舍也。且心为君主之官，主不明，则精气乱；神太劳，则魂魄散，所以寤寐不安，淫邪发梦。轻则惊悸怔忡，重则痴妄癫狂也。朱砂具光明之体，色赤通心，重能镇怯，寒能胜热，甘以生津，抑阴火之浮游，以养上焦之元气，为安神的第一品。心若热，配黄连之苦寒，泻心热也，更佐甘草之甘以泻之。心主血，用当归之甘温，归心血也，更佐地黄之寒以补之。心血足则肝得所藏，而魂自安，心热解则肺得其职，而魄自宁也。

御纂医宗金鉴 卷二十七

删补名医方论 卷二

补中益气汤 治阴虚内热，头痛口渴，表热自汗，不任风寒，脉洪大，心烦不安，四肢困倦，懒于言语，无气以动，动则气高而喘。

黄芪 人参 云术 炙甘草 陈皮 当归 升麻 柴胡

上八味，加生姜三片，大枣二枚，水煎，温服。

〔集注〕柯琴曰：仲景有建中、理中二法。风木内干中气，用甘草、饴、枣，培土以御木；姜、桂、芍药，平木而驱风，故名曰建中。寒水内凝于中气，用参、术、甘草，补土以制水，佐干姜而生土以御寒，故名曰理中。至若劳倦形衰，气少阴虚而生内热者，表证颇同外感，惟李杲知其为劳倦伤脾，谷气不胜阳气，下陷阴中而发热，制补中益气之法。谓风寒外伤其形，为有余；脾胃内伤其气，为不足。遵《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义，大忌苦寒之药，选用甘温之品升其阳，以达阳春升生之令。凡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护皮毛而闭腠理，不令自汗。元气不足，懒言、气喘，人参以补之。炙甘草之甘，以泻心火而除烦，补脾胃而生气。此三味，除烦热之圣药也。佐白术以健脾，当归以和血。气乱于胸，清浊相干，用陈皮以理之，且以散诸甘药之滞。胃中清气下陷，用升麻、柴胡气之轻而味之薄者，引胃气以上腾，复其本位，便能升浮，以行生长之令矣。补中之剂，得发表之品而中自安；益气之剂，赖清气之品而气益培，此用药有相须之妙。是方也，用以补脾，使地道卑而上行，亦可以补心、肺。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也。亦可以补肝木，郁则达之也。惟不宜于肾，阴虚于下者不宜升，阳虚于下者更不宜升也。凡李

杲治脾胃方，俱是益气。去当归、白术，加苍术、木香便是调中，加麦冬、五味辈，便是清暑。此正是医不执方，亦是医必有方。

赵献可曰：后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气不行，此气因劳而下陷于太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故用升、柴以佐参、芪，是方所以补益后天中之先天也。凡脾胃不足，喜甘而恶苦，喜补而恶攻，喜温而恶寒，喜通而恶滞，喜升而恶降，喜燥而恶湿，此方得之矣。

陆丽京曰：此为清阳下陷者言之，非为下虚而清阳不升者言之也。倘人之两尺虚微者，或是肾中水竭，或是命门火衰，若再一升提，则如大木将摇而拔其本也。

升阳益胃汤 治脾胃虚，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时值秋燥令行，湿热方退，体重节痛，口干舌燥，饮食无味，大便不调，小便频数，食不消，兼见肺病，洒淅恶寒，惨惨不乐，面色不和。

羌活 独活 防风 柴胡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黄芪 白芍 半夏 黄连 泽泻 陈皮

水煎服。

〔集注〕吴琨曰：脾土虚弱不能制湿，故体重节痛；不能运化精微，故口干无味；中气既弱，传化失宜，故大便不调，小便频数也。洒淅恶寒，肺弱表虚也。面色不乐，阳气不伸也。是方半夏、白术能燥湿，茯苓、泽泻渗之，二活、防风、柴胡能升举清阳之气，黄连疗湿热，陈皮平胃气，参、芪、甘草以益胃，白芍酸收用以和营，而协羌活、柴胡辛散之性，盖古人用辛散必用酸收，所以防其峻厉，犹兵家之节制也。

〔按〕人参属补，不知君于枳、朴中，即为补中泻也。羌、防辈为散，不知佐于参、芪中，即为补中升也。近世之医，一见羌、防辈，即曰：发散不可轻用，亦不审佐于何药之中。皆因读书未明，不知造化别有妙理耳。

升阳散火汤 治脾阴血虚，胃阳气弱，春寒不去，及过食冷物，抑遏少阳清气，郁于脾土之中，四肢发困热、肌热、筋骨间热、表热如火燎于肌肤，扪之烙手，并宜服之。

升麻 葛根 独活 羌活 白芍
人参已上各五钱 甘草（炙）三钱 柴胡三钱
防风二钱 甘草（生）二钱

上咬咀，如麻豆大。每服秤五钱，水二盏，煎一盏，去滓，大温服，无时，忌寒凉之物。

〔集注〕吴琨曰：经云：少火生气。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扬之则光，遏之则灭。今为春寒不去，遏郁阳气，饮食冷物，填塞至阴，以致升生之气几于息矣。故用升麻、柴胡、羌活、独活、葛根，皆辛温风药，以鼓动少阳生气。清阳既出上窍，则浊阴自归下窍，而食物传化，自无抑遏之患。芍药味酸，能泻土中之木。人参味甘，能补中州之气。生甘草能泻郁火于脾，从而炙之，则健脾胃而和中矣。李杲圣于脾胃者，其治之也，必主于升阳。俗医知降而不知升，是扑其少火也，安望其卫生耶？若气不虚，本方除人参、独活加葱白，名火郁汤，治同。

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 治饮食伤胃，劳倦伤脾，脾胃一虚，阳气下陷，阴火乘之，时值夏令，当从此治。

黄芪 苍术（泔浸，炒） 甘草（炙） 羌活一两 升麻八钱 柴胡两半 黄连（酒炒）五钱 黄芩（炒） 人参七钱 石膏少许，长夏微用，过时去之

每服五钱，姜、枣煎服。

〔集注〕汪昂曰：李杲云：脾胃一伤，阳气

日损。脾胃之清气下陷，浊阴之火得以上乘，是有秋冬而无春夏也。惟以气味薄之风药，升发阳气，佐以苦寒之品，泻阴中火，则阴不病、阳气伸矣。是方参、芪、术、草，以补脾胃也。佐羌活、升、柴，以助阳升；佐石膏、芩、连，以泻阴火。假令不能食而瘦，乃本病也。右关脉缓弱，乃本脉也。或本脉兼见弦脉，本证兼见四肢满、闭、淋、溲便难、转筋一二证，此肝之脾胃病也，当加风药以泻肝木。脉兼见洪大，证兼见肌热、烦热、面赤一二证，此心之脾胃病也，当加泻心火之药。脉兼见浮涩，证兼见短气、气上、喘咳、痰盛、皮涩一二证，此肺之脾胃病也，当加泻肺及补气之药。脉兼见沉细，证兼见善欠、善恐一二证，此肾之脾胃病也，当加泻肾水及泻阴火之药。所以言此者，欲人知百病皆从脾胃而生，处方者当从此法加时令药也。

清暑益气汤 长夏湿热蒸炎，四肢困倦，精神减少，身热气高，烦心便黄，渴而自汗，脉虚者，此方主之。

人参 黄芪 甘草 白术 神曲 五味子 青皮 升麻 干葛 麦冬 黄柏 泽泻 广橘皮 苍术钱半 当归

姜三片，枣二枚，去核，水煎服。

〔集注〕吴琨曰：暑令行于夏至，长夏则兼湿令矣。此方兼而治之。炎暑则表气易泄，兼湿则中气不固。黄芪所以实表，白术、神曲、甘草所以调中。酷暑横流，肺金受病，人参、五味、麦冬，所以补肺、敛肺、清肺，经所谓扶其所不胜也。火盛则水衰，故以黄柏、泽泻，滋其化源。津液亡则口渴，故以当归、干葛，生其胃液。清气不升，升麻可升；浊气不降，二皮可理。苍术之用，为兼长夏之湿也。

程应旆曰：人知清暑，我兼益气，以暑伤气也。益气不独金能敌火，凡气之上腾而为津、为液者，回下即为肾中之水。水气足，火淫自却也。

清燥汤 治痿厥之病，腰以下痿软不能动，行走不正，两足欹侧。

黄连 黄柏（酒炒） 柴胡已上各一分
麦冬 当归身 生地 猪苓 炙甘草
神曲已上各二分 人参 白茯苓 升麻已上各三分
橘皮 白术 泽泻已上各五分 苍术一钱 黄芪一钱五分 五味子九枚

上咬咀，如麻豆大，水二盏半，煎一盏，去滓，空心温服。

〔注〕清暑益气汤与此方均治湿暑之剂。清暑益气汤，治暑盛于湿。暑伤气，所以四肢困倦，精神减少，烦渴身热，自汗脉虚，故以补气为主，清暑为兼，少佐去湿之品，从令气也。此方治湿盛于暑，湿伤形，所以李杲曰：六、七月之间，湿令大行，子能令母实，湿助热旺而刑燥金，绝其寒水生化之源，源绝则肾亏，痿厥之病作矣。故以清暑变为清燥，佐泻热利湿之药，从邪气也。是方即清暑益气汤去葛根者，以无暑外侵之肌热也。加二苓者，专去湿也。加黄连、生地，专泻热也。二苓佐二术，利水燥湿之力倍。连、地佐黄柏，救金生水之功多。中气益，则阴火熄而肺清矣。湿热除，则燥金肃而水生矣。肺清水生，则湿热痿厥之病，未有不愈者也。但此方药味，性偏渗泻，若施之于冬春，水竭髓枯骨痿，或非湿热为病者，反劫津液，其病愈甚，则为谬治矣。

白术附子汤 治寒中腹胀满，作涎作清涕；或多溺足下痛，不能任身履地，骨乏无力，喜睡，两丸多冷，时作阴阴而痛；或妄见鬼状，梦亡人，腰背、胛眼、腰脊皆痛。

白术 附子（炮，去皮脐） 苍术 陈皮
厚朴（姜制） 半夏（汤洗） 茯苓 猪苓
（去皮）半两 泽泻 肉桂四钱

上剉如麻豆大，每服半两，水三盏，姜三片，同煎至一盏，去滓，食前温服。量虚实加减多少。

〔注〕李杲云：脾胃之证，有热中，有寒中。

热中者，是火乘土位之病，则当上举清阳，下消阴火，故用补中益气，泻阴火升阳等汤。寒中者，水反侮土之病，则当下伐水邪，中燥脾湿，故用二苓、术、泽、苍、陈、朴、夏，更用桂、附，壮阳胜寒，流通血脉，寒中之病自可愈也。

〔按〕李杲制此方，施之于脾胃寒湿内盛，胀满多溺，涎涕外盛，足软，腰脊、丸痛，而气不虚者宜矣。若其中气已虚，内外寒湿又盛，水来侮土者，总不若理中汤加附子、苍术、茯苓为愈也。

葛花解酲汤 治酒客病。

莲花青皮（去穢）三分 木香五分 橘皮（去白） 白茯苓 人参 猪苓已上各钱五分
神曲（炒） 泽泻 干姜 白术已上各二钱
白豆蔻仁 葛花 砂仁以上各五钱

上为细末，和均，每服三钱，白汤调下。但得微汗，酒病去矣。不可恃此过饮，频服取汗，损人天年。

〔注〕酒为水谷精液所化，体湿性热，少饮则能调和气血，流畅阴阳，内助中气，捍御外邪。若过饮无度，轻则伤人脾胃，重则损人神气。所以酒困之人，昏晕烦乱，干呕恶心，饮食即吐，百体痿软，身热头疼，嘈杂吞酸，胸膈痞塞，口燥舌干，手足颤摇，心神恍惚，不思饮食，小便浑浊，大便溏泻，此皆湿热伤形与气也。

〔按〕李杲曰：酒病者，往往以大热、大寒下之者，是无形元气受病，反下有形阴血，乖误甚矣。大热则伤阴，大寒则伤胃，元气消亡，七神无依，折人寿命，不然则虚损之病成矣。故制此方，君葛花，佐以辛香之品；用神曲，佐以快气之品；用苓、泽，佐以甘温之品。服后取汗，是谓外解肌肉，内清阳明，令上下、内外，分消其患，使胃中秽为芳变，浊为清化，泰然和矣。

平胃散 治湿淫于内，脾胃不能克

制，有积饮、痞膈、中满者。

苍术（米泔浸七日）五斤 陈皮（去白） 厚朴（姜汁炒）各三斤 甘草（炙）三十两

上为末，每服二钱，姜汤下，日三服。或水煎，每服五钱。

〔集注〕柯琴曰：《内经》以土运太过曰敦阜，其病腹满；不及曰卑监，其病留满痞塞。张仲景制三承气汤，调胃土之敦阜。李杲制平胃散，平胃土之卑监。培其卑者，而使之平，非削平之谓。犹温胆汤用凉剂，温缓而使之和，非用温之谓。后之注本草者，曰：敦阜之土，宜苍术以平之；卑监之土，宜白术以培之。若以湿土为敦阜，将以燥土为卑监耶？不审敦阜属燥，卑监属湿之义，因不知平胃之理矣。二术苦甘，皆燥湿健脾之用。脾燥则不滞，所以能健运而得其平。第二术白者柔而缓，苍者猛而悍，此取其长于发汗，迅于除湿，故以苍术为君耳。不得以白补、赤泻之说，为二术拘也。厚朴色赤苦温，能助少火以生气，故以为佐。湿因于气之不行，气行则愈，故更以陈皮佐之。甘先入脾，脾得补而健运，故以炙甘草为使。名曰平胃，实调脾承气之剂欤！张洁古取《金匱》之枳术汤以为丸，枳实之峻重于厚朴，且无甘草以和之，虽倍白术，而消伐过于此方，味者以术为补而久服之，不思枳实峻削而不宜多服也。

枳术丸 治胃虚湿热，饮食壅滞，心下痞闷。

白术（土蒸）二两 枳实（麸炒）一两

上为细末，荷叶煨陈米饭为丸，如椒目大，白汤下。

〔集注〕李杲曰：白术苦甘温，其苦味除胃中之湿热，其甘温补脾家之元气。多于枳实一倍。枳实味苦温，泄心下痞闷，消胃中所伤。此药下胃所伤不能即去，须一、二时许，食乃消化。先补虚，而后化所伤，则不峻厉矣。荷叶状如仰盂，于卦为震，正少阳甲胆之气，饮食入胃，营气上行，即此气也，取之以生胃气。更

以煨饭和药，与术协力，滋养谷气而补脾胃，其利大矣。若用峻厉之药下之，传变诸证，不可胜数。

资生丸 治妇人妊娠三月，脾虚呕吐，或胎滑不固。兼丈夫调中养胃，饥能使饱，饱能使饥，神妙难述。

人参三两 茯苓二两 云术三两 山药二两 薏苡仁两半 莲肉二两 芡实两半 甘草一两 陈皮二两 麦蘖二两 神曲二两 白豆蔻八钱 桔梗一两 藿香一两 川黄连四钱 砂仁两半 白扁豆两半 山楂两半

上十八味，为细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二丸，米饮下。

〔集注〕罗谦甫曰：此方始于缪仲醇，以治妊娠脾虚及胎滑。盖胎资始于足少阴，资生于足阳明。故阳明为胎生之本，一有不足，则元气不足以养胎，又不足以自养。故当三月正阳明养胎之候，而见呕逆。又其甚者，或三月、或五月而堕，此皆阳明气虚不能固耳。古方安胎，类用芎、归，不知此正不免于滑。是方以参、术、茯、草、莲、芡、山药、扁豆、薏苡之甘平，以补脾元；陈皮、曲、柏、砂、蔻、藿、桔之香辛，以调胃气。其有湿热，以黄连清之、燥之。既无参苓白术散之补滞，又无香砂枳术丸之燥消，能补能运，臻于至和。于以固胎，永无滑堕。丈夫服之，调中养胃。名之资生，信不虚矣。

六味地黄丸 治肾精不足，虚火炎上，腰膝痠软，骨热痠痛，足跟痛，小便淋秘或不禁，遗精梦泄，水泛为痰，自汗、盗汗，亡血消渴，头目眩运，耳聋齿摇，尺脉虚大者。

熟地黄八两 山茱萸四两 白茯苓三两 干山药四两 牡丹皮三两 泽泻三两

上为末，炼蜜丸，如桐子大，空心淡盐汤下。

〔集注〕柯琴曰：肾虚不能藏精，坎宫之火无所附而妄行，下无以奉肝木升生之令，上绝其肺金生化之源。地黄禀甘寒之性，制熟则味厚，是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也，用以大滋肾阴，填精补髓，壮水之主。以泽泻为使，世或恶其泻肾而去之，不知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阖者，动静之机。精者属癸，阴水也，静而不走，为肾之体；溺者属壬，阳水也，动而不居，为肾之用。是以肾主五液，若阴水不守，则真水不足，阳水不流，则邪水泛行。故君地黄以密封蛰之本，即佐泽泻以疏水道之滞也。然肾虚不补其母，不导其上源，亦无以固封蛰之用。山药凉补，以培癸水之上源，茯苓淡渗，以导壬水之上源。加以茱萸之酸温，借以收少阳之火，以滋厥阴之液。丹皮辛寒，以清少阴之火，还以奉少阳之气也。滋化源，奉生气，天癸居其所矣。壮水制火，特其一端耳。

〔按〕五行皆一，惟火有二，君火、相火也。君火为心经之火，君主一身之火也。相火为肾中之火，宣布一身之火也。使君火无相火，则不能宣布诸火，以奉生身之本。相火无君火，则不能君主诸火，以制其妄行之灾。故李杲立内伤劳倦，火乘土位之论，以心火有余，用升阳气、泻阴火朱砂安神等药，而未及心火之不足者，以前人已有归脾、养心等方也。震亨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以肾火有余，用补阴、补天等药，而未及肾火之不足者，以前人已有肾气、桂附地黄汤丸也。依本方加附子、肉桂，名桂附地黄丸，治两尺脉弱，相火不足，虚羸少气，王冰所谓益火之原，以消阴翳者是也。加黄柏、知母，名知柏地黄丸，治两尺脉旺，阴虚火动，午热骨痿，王冰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者是也。经云：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若阴阳偏胜，则疾病丛生。夫肾取象乎坎，阳藏于阴之脏也。不独阴盛阳衰，阳畏其阴而不敢附，即阴衰阳盛，阴难藏阳亦无可依，虽同为火不归原，而其为病则异也。故于肾药中加桂、附，壮阳胜阴，使阳无所畏，而自归原矣。加知、柏补阴秘阳，使阳有所贮，而自归藏矣。世人但知以桂、附引火归原，不知以知、柏平阴

秘阳。举世皆蒙其误，故震亨特立补阴之论，以辟以火济火之非。而未达其旨者，从而诮之，良可叹也。

八味地黄丸 治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虚寒，饮食少思，大便不实，或下元衰惫，脐腹疼痛，夜多漩溺等证。

熟地黄（九蒸为度，捣膏）八两 干山药四两 山萸肉四两 白茯苓 丹皮 泽泻各三两 肉桂 附子各一两

上八味为末，炼蜜丸如桐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集注〕赵献可曰：君子观象于坎，而知肾中具水火之用。今人入房而阳易举者，阴虚火动也；阳事先痿者，命门火衰也。真水竭则隆冬不寒，真火熄则盛夏不热。是方也，熟地、山药、泽泻、丹皮、茯苓、山萸皆濡润之品，所以能壮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润之物，能于水中补火，所以能益火之原。水火得其养，则肾气复矣。

喻昌曰：《金匱》用八味丸，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者。脚气即阴气，少腹不仁即攻心之渐，故用之以驱逐阴邪也。其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则因过劳其肾，阴气逆于少腹，阻遏膀胱之气化，小便不能通利，故用之温养下焦，以收肾气也。其短气有微饮者，饮，亦阴类，阻其胸中之阳，自致短气，故用之引饮下出，以安胸中也。消渴病，饮水一斗，小便亦一斗，此肾气不能摄水，小便恣出，源泉有立竭之势，故急用以逆折其水也。夫肾水下趋之消证，肾气不上升之渴证，非用是以蛰护封藏，蒸动水气，舍此曷从治哉！后人谓八味丸为治消渴之圣药，得其旨矣。

柯琴曰：命门之火，乃水中之阳。夫水体本静，而川流不息者，气之动、火之用也，非指有形者言也。然火少则生气，火壮则食气，故火不可亢，亦不可衰。所云火生土者，即肾家之少火游行其间，以息相吹耳。若命门火衰，少火几于熄矣。欲暖脾胃之阳，必先温命门之火，

此肾气丸纳桂、附于滋阴剂中十倍之一，意不在补火，而在微微生火，即生肾气也。故不曰温肾，而名肾气，斯知肾以气为主；肾得气而土自生也。且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则脾胃因虚寒而致病者固痊，即虚火不归其原者，亦纳之而归封蛰之本矣。崔氏加减八味丸，以五味之酸收，易附子之辛热，肾虚而不寒者宜之也。《千金方》于八味外，更加元参之咸寒，以助熟地而滋肾；加芍药之酸寒，助丹皮以滋肝。总之为桂附加锁钥耳。以之壮水则有余，以之益火恐不足也。《济生方》加牛膝、车前以治水肿，倍茯苓以辅地黄、山药、茱萸，与泽、丹、车、牛等列，随证加减，允为得法。益阴肾气丸于六味外加当归、五味、柴胡，以治目暗不见，化裁愈妙矣。

资生肾气丸 治肾虚脾弱，腰重脚肿，小便不利，腹胀喘急、痰盛，已成鼓证，其效如神。

熟地黄四两 白茯苓三两 牡丹皮一两
泽泻一两 干山药一两 车前子一两 山茱萸一两 牛膝一两 肉桂一两 附子五钱

上十味，蜜和丸，每服八十丸，空心米饮下。

〔集注〕李中梓曰：经云：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又云：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聚水也。又曰：肾者主水，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肿胀之病，诸经虽有，无不由于脾、肺、肾者，盖脾主运行，肺主气化，肾主五液。凡五气所化之液，悉属于肾；五液所行之气，悉属于肺；转输二脏，以制水生金者，悉属于脾。故肿胀不外此三经也。然其治法，有内、外、上、下、虚、实，不可不辨也。在外则肿，越婢汤、小青龙汤证也。在内则胀，十枣丸、神祐丸证也。在上则喘，葶苈大枣汤、防己椒目葶苈大黄丸证也。在下则小便闭，沉香琥珀丸、疏凿饮子证也。此皆治实之法，若夫虚者，实脾饮此方证也。

张介宾曰：地黄、山药、丹皮，以养阴中之真水。山萸、桂、附，以化阴中之真气。茯

苓、泽泻、车前、牛膝，以利阴中之滞。能使气化于精，即所以治肺也；补火生土，即所以治脾也；壮水利窍，即所以治肾也。补而不滞，利而不伐，治虚水方，更无有出其右者。然当因此扩充，随证加减。若其人因大病之后，脾气大虚而病水胀者，服此虽无所碍，终不见效，每熟计之，脾气大伤，诚非肾药之所能治。专用理中汤一两，加茯苓一两。命火衰者，加附子；两足冷者，加肉桂；腹胀甚者，加厚朴。三大剂而足胫渐消，十余剂而腹胀退。凡治中年之后脾肾虚寒者，悉用此法。盖气虚者，不可复行气；肾虚者，不可专利水。温补即所以化气，塞因塞用之妙，顾在用之者何如耳。古法治肿，不用补剂，而用去水等药，微则分利，甚则推逐。如五苓散、五淋散、五皮散、导水茯苓汤之类，皆所以利水也。如舟车神祐丸、浚川散、禹功散、十枣汤之类，皆所以逐水也。但察其果系实邪，则此等治法，仍不可废也。

大补阴丸 治阴亏火旺，肺痿咳血，骨蒸盗汗，虚劳之证。

黄柏（盐酒炒） 知母（盐水炒）各四两 熟地（酒蒸） 败龟板（酥炙）各六两

猪脊髓和炼蜜为小丸，日干。每服三钱，淡盐汤下。

〔注〕朱震亨云：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宜常养其阴。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斯无病矣。今时之人，过欲者多，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真阴愈竭，孤阳妄行，而劳瘵、潮热、盗汗、骨蒸、咳嗽、咯血、吐血等证悉作。所以世人火旺致此病者，十居八九，火衰成此疾者，百无二三。震亨发明先圣千载未发之旨，其功伟哉！是方能骤补真阴，承制相火，较之六味功效尤捷。盖因此时以六味补水，水不能遽生；以生脉保金，金不免犹燥。惟急以黄柏之苦以坚肾，则能制龙家之火；继以知母之清以凉肺，则能全破伤之金。若不顾其本，即使病去犹恐复来，故又以熟地、龟板大补其阴，是谓培其本、清其源矣。虽有是证，若食少便溏，则为胃虚，不

可轻用。

封髓丹 治梦遗、失精及与鬼交。

黄柏 砂仁 甘草

上蜜为丸，每服三钱。

〔集注〕赵羽皇曰：经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又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盖肾为坚脏，多虚少实，因肝木为子，偏喜疏泄母气。厥阴之火一动，精即随之外溢。况肝又藏魂，神魂不摄，宜其夜卧鬼交精泄之证作矣。封髓丹为固精之要药，方用黄柏为君，以其味性苦寒，又能坚肾。肾取得坚，则阴水不虞其泛溢；寒能清肃，则龙火不至于奋扬。水火交摄，精有不安其位者乎？佐以甘草，以甘能缓急，泻诸火与肝火之内扰，且能使水土合为一家，以妙封藏之固。若缩砂者，以其味辛性温，善能入肾，肾之所恶在燥，而润之者惟辛，缩砂通三焦达津液，能内五脏六腑之精而归于肾。肾家之气内，肾中之髓自藏矣。此有取于封髓之意也。

汪昂曰：此方加天冬、地黄、人参，名三才封髓丹。用天冬补肺以生水，地黄补肾以益精，用人参补脾，从饮食中化生水精也。以药有天、地、人之名，而补亦在上、下、中之分，使天地位育参赞居中，故曰三才也。喻昌曰：加黄柏以入肾滋阴，砂仁以入脾行滞，甘草以少变天冬、黄柏之苦，俾合人参建立中气，以伸参两之权，殊非好为增益成方之比也。

虎潜丸 治肾阴不足，筋骨痿软，不能步履。

龟板 黄柏各四两 知母 熟地各二两
牛膝三两五钱 芍药一两五钱 锁阳一两
虎骨一两 当归一两 陈皮七钱五分

上为末，煮羯羊肉，捣为丸，桐子大，淡盐汤下。

〔集注〕王又原曰：肾为作强之官，有精血以为之强也。若肾虚精枯，而血必随之。精血交败，湿热风毒遂乘而袭焉。此不能步履、腰

酸筋缩之证作矣。且肾兼水火，火胜烁阴，湿热相搏，筋骨不用宜也。方用黄柏清阴中之火，燥骨间之湿，且苦能坚肾，为治痿要药，故以为君。虎骨去风毒、健筋骨为臣。因高源之水不下，母虚而子亦虚，肝藏之血不归，子病而母愈病，故用知母清肺原，归、芍养肝血，使归于肾。龟禀天地之阴独厚，茹而不吐，使之坐镇北方。更以熟地、牛膝、锁阳、羊肉群队补水之品，使精血交补。若陈皮者，疏血行气。兹又有气化血行之妙，其为筋骨壮盛，有力如虎也必矣。《道经》云：虎向水中生，以斯为潜之义焉夫！是以名之曰：虎潜丸。

叶仲坚曰：痿原虽分五脏，然其本在肾，其标在肺。《内经》云：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又曰：阳气内伐，水不胜火，则骨痿髓虚，故足不任身。骨痿者生于大热也，若视为虚寒而投以桂、附，多致不救。是方以虎名者，虎于兽中禀金气之至刚，风生一啸，特为肺金取象焉。其潜之云者，金从水养，母隐子胎，故生金者必丽水，意在纳气归肾也。龟应北方之象，禀阴最厚，首常向腹，善通任脉，能大补真阴，深得夫潜之意者。黄柏味厚，为阴中之阴，专补肾膀之阴不足，能使足膝中气力涌出，故痿家必用二者为君，一以固本，一以治标，恐奇之不去，则偶之也。熟地填少阴之精，用以佐龟板、知母清太阴之气；用以佐黄柏、牛膝入肝舒筋。归、芍佐之，肝血有归；陈皮疏之，气血以流，骨正筋柔矣。又虑热则生风，逗留关节，用虎骨所以驱之；纯阴无阳不能发生，佐锁阳以温之。羊肉为丸，补之以味。淡盐汤下，急于入肾。斯皆潜之为义。

滋肾丸 又名通关丸 治热在下焦，小便癃闭，而口不渴者。

黄柏(酒炒)二两 知母(酒浸，炒)二两 肉桂一钱

上为细末，熟水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下。

〔集注〕李杲曰：小便者，足太阳膀胱所主，

生于肺金。肺中伏热，水不能生，是绝小便之源也；渴而小便不通者，肺气不得降是也。故用清燥金之正化、气薄淡渗之药，泻火而清肺，滋水之化源也。若热在下焦而不渴，是绝其流而溺不泄也，须用气味俱厚，阴中之阴药治之。《素问》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无液癰秘，是无阴则阳无以化也。须用知、柏大苦寒之剂，桂一钱为引，服之须臾，前阴若刀刺火烧，溺如涌泉而愈。此证一在上焦气分而渴，一在下焦血分而不渴。两者之殊，至易辨耳。

柯琴曰：水为肾之体，火为肾之用。人知肾中有水，始能制火，不知肾中有火，始能致水耳。盖天一生水，一者，阳气也，即火也，气为水母，阳为阴根，必火有所归，斯水有所主。故反佐以桂之甘温，引知、柏入肾而奏其效。此相须之殷，亦相制之理也。

琼玉膏 治虚劳干咳。

生地黄四斤 白茯苓十三两 白蜜二斤
人参六两

上以地黄汁同蜜熬沸，用绢滤过，将参、茯苓为细末，入前汁和匀，以磁瓶用绵纸十数层，加箬叶封瓶口，入砂锅内，以长流水没瓶颈，桑柴火煮，三昼夜取出，换纸扎口，以蜡封固，悬井中，一日取起，仍煮半日，汤调服。

〔集注〕李中梓曰：干咳者，有声无痰，火来乘金，金极而鸣也。此本元之病，非渐渍难以成功；若误用苦寒，只伤脾土，金反无母。故丹溪以地黄为君，令水盛则火自息。又损其肺者益其气，故用人参以鼓生发之元。虚则补其母，故用茯苓以培万物之本。白蜜为百花之精，味甘归脾，性润悦肺，且缓燥急之火。四者皆温良和厚之品，诚堪宝贵。郭机曰：起吾沉痾，珍赛琼瑶。故有琼玉之名。

龟鹿二仙胶 大补精髓，益气养神

鹿角（血者）十斤 龟板（自败者）五斤 枸

杞子（甘州者）三十两 人参十五两

上用铅坛，如法熬胶。初服酒化一钱五分，渐加至三钱，空心下。

〔集注〕李中梓曰：人有三奇，精、气、神，生生之本也。精伤无以生气，气伤无以生神。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鹿得天地之阳气最全，善通督脉，足于精者，故能多淫而寿；龟得天地之阴气最具，善通任脉，足于气者，故能伏息而寿。二物气血之属，味最纯厚，又得造化之元微，异类有情，竹破竹补之法也。人参益气，枸杞生精，佐龟、鹿补阴补阳，无偏胜之忧；入气入血，有和平之美。由是精生而气旺，气旺而神昌，庶几龟、鹿之年矣。故曰二仙。

四神丸 治脾肾双虚，子后作泻，不思食，不化食。

肉果二两 补骨脂（炒）四两 五味子二两 吴茱萸（炮）二两

上为末，红枣四十九枚，生姜四两、切，水煮，枣熟去姜，取枣肉捣，和药丸，桐子大。空心盐汤下。

二神丸 去茱萸、五味。

五味子散 去肉果、补骨脂。

〔集注〕柯琴曰：泻利为腹疾，而腹为三阴之都会，一脏不调，便能泻利。故三阴下利，仲景各为立方以主之：太阴有理中、四逆，厥阴有乌梅、白头翁，少阴有桃花、真武、猪苓、猪肤、四逆汤散、白通、通脉等剂，可谓曲尽病情，诸法备矣。然只为一脏立法，若三脏相关，久留不痊，如子后作泻一证，犹未之及也。夫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因阳气当至而不至，虚邪得以留而不去，故作泻于黎明。其由有四：一为脾虚不能制水，一为肾虚不能行水，故二神丸君补骨脂之辛燥，补肾以行水，佐肉果之辛温，补脾以制水，丸以姜、枣，又辛甘发生诸阳也；一为命门火衰不能生土，一为少阳气虚无以发陈，故五味子散君五味子之

酸温，以收坎宫耗散之火，使少火生气以培土也，佐吴茱萸之辛温，以顺肝木欲散之势，为水气开滋生之路，以奉春生也。此四者，病因虽异，而见证则同，皆水亢为害。二神丸是承制之剂，五味子散是化生之剂也。二方理不同而用则同，故可互用以助救，亦可合用以建功。合为四神丸是制生之剂也，制则生化，久泄自

瘳矣。称曰四神，比理中、八味二丸较速软！

〔按〕命门无火，不能为中宫腐熟水谷之用；肾气不固，谁复司其闭藏之职？故木气才萌，不疏泄而亦疏泄矣。虽是木邪干土，亦实肾之侮脾也。此际当脾肾双补，固涩平肝。故以补骨脂温肾，肉果补脾，五味子收涩，吴茱萸泻肝。肾暖而气蒸，肝平而脾旺，关门闭而水谷腐矣。

御纂医宗金鉴 卷二十八

删补名医方论 卷三

续命汤 治中风痲，身体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

麻黄 桂枝 石膏 干姜 杏仁四十枝 川芎 当归 人参 甘草各三两

上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当小汗。薄覆脊，凭几坐，汗出自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勿当风。并治脉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

〔集注〕赵良曰：痲病者，营卫气血，不养于内外，故身体不用，机关不利，精神不治。然是证有虚、有实。虚者自饮食房劳七情感之，如《内经》所谓内夺而厥，则为痲痲之类是也。实者自风寒暑湿感之。虚者不可以实治，治之则愈散其气血。今此方明言中风痲，是属营卫之实邪也，故用续命。续命乃麻黄汤之变者，加干姜以开血受寒邪，石膏以解肌受风邪，当归和血，人参益气，川芎行血散风也。其并治咳逆上气，面浮者，亦以为风寒所致也。

三生饮 治卒中，昏不知人，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并痰厥、气厥。

南星（生用）一两 川乌（去皮，生用）五钱

附子（去皮，生用）五钱 木香二钱

上每服五钱，姜水煎；加人参一两。

〔集注〕柯琴曰：风为阳邪，风中无寒，不甚伤人，惟风中挟寒，害始剧矣。寒轻而在表者，宜发汗以逐邪；寒重而入里者，非温中补虚终不可救。此取三物之大辛、大热者，且不炮不制，更佐以木香，乘其至刚、至锐之气而用之，非专以治风兼以治寒也。然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但知勇于攻邪，若正气虚而不支，能无倒戈之患乎？必用人参两许以驾驭其邪，此薛己真知确见，立于不败之地而收万全之效者也。若在庸手，必谓补住邪气而不敢用，此谨熟阴阳，毋与众谋，岐伯所以叮咛致告耳。观其每服五钱，必四服而邪始出。今之畏事者，用乌、附分数，必制熟而后敢用，更以芩连监制之，乌能挽回如是之危证哉？古今人不相及，信然。本方去乌、附即星香散，治痰厥、气厥足矣。

稀涎千缗汤 治风痰不下，喉中声如牵锯，或中湿肿满。

半夏(大者)十四枚 猪牙皂角(炙)一挺
甘草一钱 白矾二钱

上四味为末，用生姜自然汁少许，冲温水一盞，调末一钱，灌之，得吐痰涎，即醒。

〔集注〕柯琴曰：攻邪有汗、吐、下三法，仲景于吐剂立梔子豉、瓜蒂二方，所以导热邪之上出，逐寒邪而外散也。其有不因外感，因醇酒厚味渐积，凝结变为顽痰，一旦乘虚上塞咽喉，气不得通，忽然昏仆，目反直视，喉中声如牵锯，此为痰厥。先辈所云：怪证多属于痰者，此也。非用峻药以攻之，顽痰不能遽退，故用生姜、半夏之辛以散之，甘草之甘以涌之，白矾之涩以敛之，牙皂之勇以开之。此斩关夺门之势，惟禀气素实而暂虚者可用。壅塞稍疏，续进他药，不可多用以伤元气。如平素虚弱者，又当攻补兼施，六君子汤中加牙皂、白矾末以吐之，则庶几矣。若误作中风治之，去生便远。

秦艽升麻汤 治风寒客胃，口眼喎斜，恶见风寒，四肢拘急，脉浮而紧。

升麻 葛根 秦艽 白芷 防风 桂枝 甘草 人参 芍药 葱白

上十味，水煎服。

〔集注〕李中梓曰：至哉坤元！为五脏之主。木胜风淫，则仓廩之官受制；脾主四肢，故痿痹也。口为土之外候，眼为木之外候，故俱病也。升麻、白芷皆阳明本药，故用为直入之兵。桂枝、芍药和其营卫，防风、秦艽驱散风邪，葱根佐风药发汗，则无微不达，又借人参、甘草补而和之，则大气周流，而邪气有不散者乎！

防风黄芪汤 治中风不能言，脉迟而弱者。

防风 黄芪等分

水煎服。

〔集注〕柯琴曰：夫风者，百病之长也。邪风之至，急如风雨。善治者治皮毛，故用防风以驱逐表邪。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用黄芪以鼓舞正气。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者，一攻

一补，相须相得之义也。唐柳太后中风不言，许荫宗造防风黄芪汤数十斤，置床下蒸之，身在气中居，次日便能语，是以外气通内气，令气行而愈也。经曰：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耳目修明，声音能彰。制此方者，其知此义矣。夫熏蒸之力，尚能去病，况服之乎！今人治风，惟以发散为足法，而禁用参、芪。岂知目盲不能视，口噤不能言，皆元气不足使然耳。谁知补气可以御风，正胜而邪却之理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信哉！

玉屏风散 治风邪久留而不散者。自汗不止者亦宜。

防风 黄芪 白术等分

上为细末，酒调服。

〔集注〕柯琴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治风者，不患无以驱之，而患无以御之；不畏风之不去，而畏风之复来。何则？发散太过，玄府不闭故也。昧者不知托里固表之法，遍试风药以驱之，去者自去，来者自来，邪气留连，终无解期矣。防风遍行周身，称治风之仙药，上清头面七窍，内除骨节疼痛，外解四肢挛急，为风药中之润剂，治风独取此味，任重功专矣。然卫气者，所以温分肉而充皮肤，肥腠理而司开阖，惟黄芪能补三焦而实卫，为玄府御风之关键，且无汗能发，有汗能止，功同桂枝，故又能除头目风热，大风癰疾，肠风下血，妇人子脏风，是补剂中之风药也。所以防风得黄芪，其功愈大耳。白术健脾胃，温分肉，培土即以宁风也。夫以防风之善驱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卫；得白术以固里，则内有所据。风邪去而不复来。此欲散风邪者，当依如屏，珍如玉也。其自汗不止者，亦以微邪在表，皮毛肌肉之不固耳。

黄芪五物汤 治风痺身无痛，半身不遂，手足无力，不能动履者。久久服之，自见其功。

黄芪(蜜炙)六钱 白芍药(酒炒)三钱 桂

枝（嫩枝连皮）三钱 生姜（外皮）三钱 大枣（去核）四枚

水煎服。

〔注〕经曰：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者，内居营卫，营卫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其邪气浅者，脉偏痛。此谓虚邪贼风之中人也。营卫虚则其入深，久留发为偏枯、半身不遂也。营卫实则其入浅，即作经脉偏痛、风痹病也。八风、五痹之病，营卫实者，则以续命汤、换骨丹发其营卫之邪。风痺、偏枯之病，是营卫虚，则当以此汤补其营卫之虚也。故君黄芪以补卫，臣桂、芍以补营，佐姜、枣补而兼通，以和营卫也。此方乃小建中汤之变制，加黄芪，减甘草、饴糖者，是其意在补外，而不在补中也。若左半身不遂，则加当归以补血；右半身不遂，则倍黄芪以补气。手软倍桂枝，足软加牛膝，筋软加木瓜，骨软加虎骨，元气虚加人参，阳气虚加附子，在临证者消息之。久久服之，无不应也。如外风邪盛，则又当从事乎羌活愈风汤，补而散之可也。

羌活愈风汤 治年近四旬，营卫不足，肝肾虚弱，风中经络。精神恍惚，语言不清，半身不遂，手足麻木，筋骨无力；或手足枯瘦浮肿，或手足筋挛不收。一切风病稍愈之后，调理俱宜此方。及初觉大指次指麻木不用，手足少力，或肌肉微掣，口眼跳动，若不预防调治，三年之内，风病必生，亦宜服之。

羌活 甘草（炙） 防风 黄芪 蔓荆子 地骨皮 川芎 细辛 枳壳 人参 麻黄 知母 甘菊花 薄荷 枸杞 当归 独活 白芷 杜仲 秦艽 柴胡 半夏（制） 厚朴（姜制） 熟地黄 防己 已上各二两 芍药 黄芩 白茯苓各三两 石膏 生地 苍术各四两 官桂一两 前胡二两

上每服一两，水二盏，煎一盏，去滓，空

心温服。如遇天阴，加生姜三片，临卧再煎，滓俱要，食远空心服。

清热化痰汤 治中风痰热，神气不清，舌强难言。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炙） 橘红 半夏 麦冬 石菖蒲 枳实 木香 竹茹 黄芩 黄连 南星

水煎，加竹沥、姜汁服。

〔注〕中风有内生、外中二因。内生则因胃浊生痰，志极动火；外中则因形气不固，感召风邪。所以内生者，病必痰迷不语，火发神昏。外中者，病必筋骨不用，口眼歪斜。单发者易治，同发者难愈。然此病之来，必有先兆。如大指、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无力，或肌肉微掣，此营卫受邪，外中之先兆也。如上盛下虚，头眩脚软，神短忽忽，言语失常，此痰火将发，内生之先兆也。医方中预防外中、内生之剂甚多，皆不若羌活愈风、清热化痰二方，均以补正为主，除邪次之。故羌活愈风，以十全大补汤为君剂；清热化痰，以六君子汤为君剂也。羌活愈风汤，用人参、苓、草以补气，归、地、芍药以补血，黄芪、桂枝以扶卫，麻黄、芎藭以调营。湿盛则筋骨痿软，故佐苍、半、防己以除之。风盛则筋骨拘劲，故佐枸、杜、地黄以滋之。病久气必滞，故佐枳壳、厚朴以行之。风多从燥化，故佐知、膏、黄芩以清之。更佐诸羌、独辈发散之品，以驱六经之风，是风非汗不除也。久病风邪之人，若一句无汗，须加麻黄微汗以和其表。若数日大便不利，更加大黄微利以和其里。春倍柴胡、半夏，夏倍知、膏、黄芩，季夏倍防己、术、苓，秋倍厚朴加桂、藿，冬倍归、桂加附子，此皆通塞从时，活变法也。一气一候亦然，假如今日风气大来，是风淫也，则倍防风；热气大来，是火淫也，则倍黄芩；湿气大来，是湿淫也，则倍苍术；清气大来，是燥淫也，则倍桂枝皮；寒气大来，是寒淫也，则加炮附子。此又随气候加药法也。清热化痰汤，用参、苓、术、草以补气，木香、枳实以利气，

橘、半、南星以化痰，黄芩、黄连以泻热，菖蒲通心，麦、竹清心，姜汁、竹沥通神明去胃浊，则内生诸病自渐愈矣。气实减人参、白术者，恐助热也。气虚减木香枳实者，恐伤气也。痰热甚盛，大便秘实者，此方攻病力缓，又当与礞石滚痰丸相兼服之，大便利，止再服，恐过则伤正也。若利后数日，仍秘实者，仍服之，是又恐痰热盛而助邪也。其变通加减施治，总在临证者消息之，难以尽述。

防风通圣散 风热壅盛，表里三焦皆实者，此方主之。

防风 川芎 当归 芍药 大黄
薄荷 麻黄 连翘 芒硝各半两 石膏
黄芩 桔梗各一两 滑石三两 甘草三两
荆芥 白术 梔子各二钱半 生姜三片

每服三钱。

〔集注〕吴琨曰：防风、麻黄，解表药也，风热之在皮肤者，得之由汗而泄。荆芥、薄荷清上药也，风热之在颠顶者，得之由鼻而泄。大黄、芒硝，通利药也，风热之在肠胃者，得之由后而泄。滑石、梔子，水道药也，风热之在决渎者，得之由溺而泄。风淫于膈，肺胃受邪，石膏、桔梗，清肺胃也。而连翘、黄芩，又所以祛诸经之游火。风之为患，肝木主之，川芎、归、芍，和肝血也。而甘草、白术，所以和胃气而健脾。刘守真长于治火，此方之旨详且悉哉！亦治失下发斑，三焦火实。全方除硝、黄，名双解散，解表有防风、麻黄、薄荷、荆芥、川芎，解里有石膏、滑石、黄芩、梔子、连翘，复有当归、芍药以和血，桔梗、白术、甘草以调气，营卫皆和，表里俱畅，故曰双解。本方名曰通圣，极言其用之妙耳。

九味羌活汤一名冲和汤 四时发散之通剂。

羌活 防风 川芎 白芷 细辛
苍术 黄芩 甘草 生地

加生姜三片，葱白三茎，水煎服。

活人败毒散 治伤寒瘟疫，风湿风眩，拘蹇风痰，头痛目眩，四肢痛，憎寒壮热，项强睛疼。老人小儿皆可服。

羌活 独活 前胡 柴胡 川芎
枳壳 白茯苓 桔梗 人参各一两 甘草
五钱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水一盞，入生姜三片，煎七分，温服，或沸汤点服。

烦热口干，加黄芩。

〔集注〕赵羽皇曰：东南地土卑湿，凡患感冒，辄以伤寒二字混称。不知伤者，正气伤于中；寒者，寒气客于外，未有外感而内不伤者也。仲景医门之圣，立法高出千古，其言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以失于固密而然。可见人之伤寒，悉由元气不固，腠腧之不密也。昔人常言伤寒为汗病，则汗法其首重矣。然汗之发也，其出自阳，其源自阴，故阳气虚，则营卫不和而汗不能作；阴气弱，则津液枯涸而汗不能滋。但攻其外，不顾其内可乎？表汗无如败毒散，羌活汤。其药如二活、二胡、芎、苍、辛、芷群队辛温，非不发散，若无人参、生地之大力者居乎其中，则形气素虚者，必至亡阳；血虚挟热者，必至亡阴，而成痼疾矣。是败毒散之人参，与冲和汤之生地，人谓其补益之法，我知其托里之法。盖补中兼发，邪气不致于流连；发中带补，真元不致于耗散。施之于东南地卑气暖之乡，最为相宜，此古人制方之义。然形气俱实，或内热炽盛，则更当以河间法为是也。

胡天锡曰：非其时而有其气，惟气血两虚之人受之。寒客营而风客卫，不可用峻剂，故稍从其轻者，此羌活汤、败毒散所由立也。九味汤主寒邪伤营，故于发表中加芎、地，引而入血，即借以调荣。用葱、姜为引，使通体汗出，庶三阳血分之邪，直达而无所滞矣。败毒散主风邪伤卫，故于发表中加参、苓、枳、桔，引而达卫，固托以宣通。用生姜为使，使留连肺部，则上焦气分之邪不能干矣。是方亦可用黄芩者，以诸药气味辛温，恐其僭亢，一以润

之，一以清之也。

柴葛解肌汤 治三阳合病，头痛发热，心烦不眠，嗌干耳聋，恶寒无汗，三阳证同见者。

石膏 柴胡 羌活 白芷 黄芩
芍药 桔梗 甘草 葛根

加姜枣，水煎服。

〔注〕陶华制此以代葛根汤。不知葛根汤，只是太阳、阳明药，而此方君柴胡，则是又治少阳也；用之于太阳、阳明合病，不合也。若用之以治三阳合病，表面邪轻者，无不效也。仲景于三阳合病，用白虎汤主之者，因热甚也。曰汗之则谵语遗尿，下之则额汗厥逆，正示人惟宜以和解立法，不可轻于汗下也。此方得之葛根、白芷，解阳明正病之邪，羌活解太阳不尽之邪，柴胡解少阳初入之邪。佐石膏、芩治诸经热，而专意在清阳明，佐芍药敛诸散药而不令过汗，桔梗载诸药上行三阳，甘草和诸药通调表里。施于病在三阳，以意增减，未有不愈者也。若渴引饮者，倍石膏加瓜蒌根，以清热而生津也。若恶寒甚无汗，减石膏、黄芩加麻黄，春夏重加之，以发太阳之寒。若有汗者，加桂枝以解太阳之风，无不可也。

升麻葛根汤 治阳明表热下利，兼治痘疹初发。

升麻 葛根 芍药 甘草（炙）

上四味，水煎服。

〔集注〕柯琴曰：此为阳明初病，解表和里之剂，可用以散表热，亦可用以治里虚，一方面而两擅其长也。夫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是阳明之本证。仲景未尝立治表之方，见阳明初起，汗出多而恶寒者，便用桂枝汤；及无汗而恶寒者，则用葛根汤。证同太阳而称阳明者，是阳明之表病自太阳传来，故治仍同太阳也。此方治阳明自病，不用麻桂者，恐汗太过而亡津液，反致胃燥也。用升麻、葛根发胃脘之阳，以散肌肉之表热；芍药、甘草泻脾经之火，以解

胃腑之里热。有汗则发，无汗则止，功同桂枝，而已远于姜、桂，且不须啜稀粥以助阳也。胃实为阳明之里证，仲景用承气三方。然阳明初病，往往有移热于脾而下利者，《内经》所谓暴注下迫，皆属于热也。下利，正是胃热之兆，故太阳阳明合病，必自下利，仲景用葛根汤以发两阳之表热，即所以治里热也。此方即仿其义，去姜、桂之辛热，以升麻代麻黄，便是阳明表剂，而非太阳表剂矣。葛根禀性甘凉，可以散表实，协升麻以上升，则使清阳达上而浊阴下降。可知芍药收敛脾阴，甘草缓急和里，则下利自止。可知治里仍用表药者，以表实下利，而非里实故也。痘疹自里达表，出于少阴而发于太阳，初起则内外皆热，故亦宜于凉散耳。若无汗加麻黄，有汗加桂枝，渴热加石膏，咽痛加桔梗，头痛合芩芷散，头面肿合消毒饮，有少阳证加柴、芩，火盛加芩、连，凡邪在三阳，以此出入，无不利也。

参苏饮 治感冒风寒，头痛发热，憎寒咳嗽，涕唾稠粘，胸膈满闷，脉弱无汗。

人参八分 苏叶八分 干葛八分 前胡八分 陈皮八分 枳壳八分 茯苓八分 半夏八分 桔梗五分 木香五分 甘草五分 生姜五片 大枣一枚

上水煎，热服取汗。

〔注〕风寒感冒太阳则传经，以太阳主表，故用麻、桂二方，发营卫之汗也。若感太阴则不传经，以太阴主肺，故用此汤外散皮毛，内宣肺气也。盖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君人参以补之。皮毛者，肺之合也，肺受风寒，皮毛先病，故有头痛无汗，发热憎寒之表。以苏叶、葛根、前胡为臣以散之。肺一受邪，胸中化浊，故用枳、桔、二陈以清之，则咳嗽、涕唾稠粘、胸膈满闷之证除矣。加木香以宣诸里气，加姜、枣以调诸表气，斯则表里之气和，和则解也。以本方去人参加川芎，以前胡易柴胡，名芎苏饮。治气实有火者，头痛甚亦加之。喘嗽者，加杏仁以降气，桑皮以泻肺。合四物名茯苓补心汤，

治气血两虚，及新产之后虚损吐血，感冒伤风咳嗽，最相宜也。

藿香正气散 治外受四时不正之气，内停饮食，头痛寒热，或霍乱吐泄，或作疟疾。

藿香 桔梗 紫苏 白芷 厚朴 大腹皮 半夏 茯苓 陈皮 甘草

上十味，加姜枣，水煎，热服。

〔集注〕吴琨曰：四时不正之气，由鼻而入，不在表而在里，故不用大汗以解表，但用芬香利气之品以正里。苏、芷、陈、腹、朴、梗，皆气胜者也，故能正不正之气；茯、半、甘草则甘平之品，所以培养中气者也。若病在太阳，与此汤全无干涉，伤寒脉沉发热，与元气本虚之人，并夹阴发热者宜戒。又金不换正气散，即平胃散加半夏、藿香，凡受山岚瘴气及出远方不服水土、吐泻下利者主之。盖平胃散，可以平湿土而消瘴，半夏之燥以醒脾，藿香之芬以开胃。名曰正气，谓能正不正之气也。

神术汤 主治三时外感寒邪、内伤生冷而发热及脾泻肠风。

白术三钱 防风二钱 甘草一钱

上三味，无汗用苍术加葱白、生姜，有汗用白术、生姜。

〔集注〕柯琴曰：此王好古得意之方，仿仲景麻、桂二方之义，而制为轻剂也。然此是太阴之剂，可以理脾胃之风湿，而不可治太阳之风寒，亦不可以治阳明之表证与少阳之半表里也。《内经》所谓春伤于风，邪气留连而洞泄，至夏而飧泄、肠澼者宜之。若冬伤于寒，至春而温病者，又非所宜也。今人不知仲景立方之旨，只恐麻黄、桂枝之伤人也，得此平和之剂，恃为稳当。不知营卫不和，非调和脾胃者所可代。胃家之实者，非补虚之品所能投。肝胆之相火往来，少阴之水火相射者，不得以燥剂该摄也。先明药之理，始得方之用。能知方，始可用方而不执方。若病在太阳，先发阳明之汗，

是引贼破家，张洁古岂独为葛根道哉！

麻黄加术汤 治湿家身烦疼。

麻黄三两 桂枝二两 甘草（炙）二两 杏仁七十个 白术（炒）四两

上五味，以水九升，煮麻黄，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

〔集注〕程知曰：此汤为湿家表散法也。身疼为湿，身烦为热。加白术于麻黄汤中，一以助其去湿，一以恐其过散，此治湿之正法也。发汗方中加白术，又为张洁古、王好古二人开法门。

桂枝附子汤 主治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烦疼，不能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

桂枝四两 附子（炮）三枚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集注〕程知曰：湿与风相搏，流入关节，身疼极重，而无头痛、呕、渴等证，脉浮虚者风也，涩者寒湿也。风在表者，散以桂、甘之辛甘。湿在经者，逐以附子之辛热。姜、枣辛甘，行营卫通津液以和表。盖阳虚则湿不行，温经助阳散湿，多借附子之大力也。

瓜蒌桂枝汤 治太阳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反沉迟，此为痉，此汤主之。

瓜蒌根二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甘草二两 生姜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顷须啜热粥发之。

〔集注〕喻昌曰：伤寒方中，治项背几几，用桂枝加葛根汤矣。彼之汗出恶风，其邪在表，而此之太阳证，罔不具备，其邪之亦在于表可知也。但以脉之沉迟，知其在表之邪为津液内竭所召，不当从风寒之表法起见，故不用葛根

之发表解肌，改用瓜蒌根之味苦入阴，擅生津液之长者为君，加之桂枝和营卫、养筋脉而治其痉，乃变表法为和法也。然既君以瓜蒌根，当增之；桂枝为臣，当减之。

水解散 治天行时气初起，头痛、壮热等疫。

大黄四两 白芍二两 黄芩 甘草（炙）
桂心 麻黄各三两

上为粗末，每撮一两，水煎服。汗下不再服。

二圣救苦丹

川大黄（生）一斤 皂角（猪牙者，去皮弦，微炒）四两

上为末，和匀，水泛为丸，每服三钱，无根水下。弱者减服。

〔注〕天行时气，即四时不正之气，感而为病者，初不名疫也。因病气互相传染，老幼相似，沿门阖境而共病之，故曰：天行时气也。然此疫气从鼻而入，一受其邪，脏腑皆病，若不急逐病出，则多速死。急逐之法，非汗即下，故古人治疫之方，以下为主，以汗次之，是为病寻出路也。此二方，一以治冬疫，一以治春疫。冬疫多寒，春疫多热。多寒者宜水解散，方中用麻、桂、芍、草发营卫之汗，大黄、黄芩泻疫毒之邪。多热者宜救苦丹，方中用皂角开窍而发表，大黄泻火而攻里，使毒亦从汗下而出也。二方审而用之，治疫之大法可类推矣。

天水散 一名益元散 一名六一散 治夏时中暑，热伤元气，内外俱热，无气以动，烦渴欲饮，肠胃枯涸者。又能催生下乳，积聚水蓄，里急后重，暴注下迫者宜之。

桂府滑石（水飞）六两 甘草一两 辰砂三钱

上为细末，新汲水一碗，调服三钱。

〔集注〕柯琴曰：元气虚而不支者死，邪气盛而无制者亦死。今热伤元气，无气以动，斯

时用参、芪以补气，则邪愈甚；用芩、连以清热，则气更伤。惟善攻热者，不使败人元气；善补虚者，不使助人邪气，必得气味纯粹之品以主之。滑石禀土中冲和之气，行西方清肃之令，秉秋金坚重之形，寒能胜热，甘不伤脾，含天乙之精而具流走之性，异于石膏之凝滞，能上清水原，下通水道，荡涤六腑之邪热从小便而泄。炙甘草禀草中冲和之性，调和内外，止渴生津；用以为佐，保元气而泻虚火，则五脏自和矣。然心为五脏主，暑热扰中，神明不安，必得朱砂以镇之，则神气可以遽复；凉水以滋之，则邪热可以急除，此清心之阳热可通行也。至于热利初起，里急后重者宜之，以滑可去著也。催生下乳，积聚蓄水等证，同乎此义，故兼治之。是方也，益气而不助邪，逐邪而不伤气，不负益元之名，宜与白虎、生脉三方鼎足也。

香薷饮 治暑热乘凉饮冷、阳气为阴邪所遏、头痛发热、恶寒烦躁、口渴腹满、吐泻者。

香薷 厚朴（姜汁炒） 白扁豆（炒）
水煎浸，冷服。

〔集注〕叶仲坚曰：饮与汤稍有别：服有定数者名汤，时时不拘者名饮。饮因渴而设，用之于温暑则最宜者也。然胃恶燥，脾恶湿，多饮伤脾，反致下利。治之之法，心下有水气者发汗，腹中有水气者利小便。然与其有水患而治之，曷若先选其能汗、能利者用之？香薷芳香辛温，能发越阳气，有彻上彻下之功，故治暑者君之，以解表利小便。佐厚朴以除湿，扁豆以和中，合而用之为饮。饮入于胃，热去而湿不留，内外之暑悉除矣。若心烦口渴者，去扁豆加黄连，名黄连香薷饮。加茯苓、甘草，名五物。加木瓜、参、芪、橘、术，名十味。随证加减，尽香薷之用也。然劳倦内伤，必用清暑益气；内热大渴，必用人参白虎，若用香薷，是重虚其表而反济其内热矣。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药，如冬月之麻黄，气虚者尤不可服。今人不知暑伤元气，概用以代茶，是开门揖盗也。

御纂医宗金鉴 卷二十九

删补名医方论 卷四

黄连解毒汤 治一切阳热火盛，面赤口乾，狂燥心烦，错语不眠，大热干呕，吐血衄血，及下后而便不实，热仍不已者。

黄连 栀子各等分 黄柏 黄芩
水煎服。

〔集注〕汪昂曰：寒极曰阴毒，热极曰阳毒。是方名曰黄连解毒，是君以黄连直解心经火毒也。黄芩泻肺经火毒，黄柏泻肾经火毒，栀子通泻三焦火毒，使诸火毒从膀胱出。若大便实者加大黄，名栀子金花汤，利大便，是使火毒从大、小二便而出也。盖阳盛则阴衰，火盛则水衰，故用大苦大寒之药，抑阳而扶阴，泻其亢甚之火，而救其欲绝之水也。然非实热不可轻投。

〔按〕黄连解毒汤、白虎汤、三黄石膏汤、大青龙汤，皆治表里俱热证。然大青龙汤治表实壮热，里热之浅在肌；三黄石膏汤治表实壮热，里热之深在胃。故一以石膏佐麻、桂，一以石膏佐麻、豉，均发太阳之表，解阳明之里也。大青龙汤，则更以杏、草、姜、枣佐麻黄，其意专发热郁之在肌也。三黄石膏汤，则更以芩、连、栀、柏佐石膏，其意专泻热深之在胃也。白虎汤治表热在肌，里热在胃，所以不用麻、桂、以发太阳，专主石膏而清阳明也。解毒汤治表热在三阳，里热在三焦，所以亦不以麻、桂发太阳表，亦不以石膏清阳明里，而专以三黄泻上下内外之实火也。此皆太阳之邪，侵及阳明，而未入腑成实者也。若已入腑成实，则又当从事乎三承气汤，以下其热也。

三黄汤 治三焦实热，一切有余火证，大便秘结者。

黄芩 大黄各等分 黄连
水煎服。

二黄汤 治上焦火旺，头面大肿，目赤肿痛，心胸、咽喉、口舌、耳、鼻热盛及生疮毒者。

黄芩 黄连 甘草各等分
水煎，食后服。

〔注〕三黄汤用黄芩泻上焦火，黄连泻中焦火，大黄泻下焦火，三焦实火大便实者，诚为允当。若大便不实者，黄连解毒汤证也。以大黄易黄柏者，因其下焦热结未实也。加栀子者，使其热不从大便出而从小便出也。上、中二焦实火，用凉膈散。若夫上焦实火，则以此汤之大黄易甘草，名二黄汤，使芩、连之性，缓缓而下，留连膈上。张洁古以凉膈散减硝、黄加桔梗，亦此义也。虽同一泻火之剂，而其中上下、缓急、轻重之不同，此皆加减转换法也，不可不知。

三黄石膏汤 治伤寒阳证，表里大热而不得汗。或已经汗、下，过经不解，六脉洪数，面赤鼻干，舌燥大渴，烦躁不眠，谵语鼻衄，发黄、发疹、发斑。以上诸证，凡表实无汗，而未入里成实者，均宜主之。

石膏两半 黄芩 黄连 黄柏 麻黄
已上各七钱 淡豆豉二合 栀子三十个

每服一两，加葱三根，水煎，热服。气实者倍服。

〔注〕仲景于表里大热，立两解之法。如大青龙汤治表里大热，表实无汗，故发汗，汗出

而两得解也；白虎汤治表里大热，因表有汗，不主麻、桂，因里未实，不主硝黄，惟以膏、知、甘草，外解阳明之肌热，内清阳明之腑热，表里清而两得解也。若夫表实无汗，热郁营卫，里未成实，热盛三焦，表里大热之证。若以大青龙汤两解之，则功不及于三焦。若以白虎汤两解之，则效不及于营卫。故陶华制此汤，以三黄泻三焦之火盛，佐梔子屈曲下行，使其在里诸热从下而出。以麻黄开营卫之热郁，佐豉、葱直走皮毛，使其在表之邪从外而散。石膏倍用重任之者，以石膏外合麻、豉，取法乎青龙，是知解诸表之热，不能外乎青龙也。内合三黄，取法乎白虎，是知解诸里之热，不能外乎白虎也。且麻、豉得石膏、三黄，大发表热，而不动里热；三黄得石膏、麻、豉，大清内热，而不碍外邪。是此方擅表里俱热之长，亦得仲景之心法者也。若表有微汗，麻黄减半，桂枝倍加，以防外疏；里有微滞，则减去石膏，倍加葛根，以避中虚也。

凉膈散 治心火上盛，中焦燥实，烦躁口渴，目赤头眩，口疮唇裂，吐血衄血，大小便秘，诸风癰疽，胃热发斑发狂，及小儿惊急，痘疮黑陷。

连翘四两 大黄（酒浸） 黄芩（酒炒）
薄荷一两 甘草二两 梔子（炒） 芒硝

上为末，每服三钱，加竹叶，生蜜煎。

〔集注〕汪昂曰：此上、中二焦，泻实火药也。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故以连翘、黄芩、竹叶、薄荷散火于上，而以大黄、芒硝之猛利，荡热于中，使上升下行，而膈自清矣。用甘草、生蜜者，病在膈，甘以缓之也。古方用凉膈散居多。本方加菖蒲、远志，名转舌膏，治心经蕴热。加青黛、蓝根，名活命金丹，治肝经风热。张洁古减去硝、黄，加桔梗为之舟楫，浮而上行，治上焦诸热，便不实者宜之，不可以此方过泻而轻訾之也。

竹叶黄芪汤 治消渴，气血虚，胃火

盛而作渴。

淡竹叶 生地黄各二钱 黄芪 麦冬
当归 川芎 黄芩 甘草 芍药 人参
半夏 石膏各一钱

上水煎服。

〔集注〕柯琴曰：气血皆虚，胃火独盛，善治者补泻兼施；寒之而不至损阳，温之而不至助火，扶正而邪却矣。四君子气药也。加黄芪而去苓、术者，恐火就燥也。四物汤血药也，倍地黄而用生者，正取其寒也。人参、黄芪、甘草，治烦热之圣药，是补中有泻矣。且地黄之甘寒，泻心肾之火，竹叶助芍药清肝胆之火，石膏佐芍药清脾胃之火，麦冬同黄芩清肺肠之火，则胃火不得独盛，而气血之得补可知。惟半夏一味温中辛散，用之大寒剂中，欲其通阴阳之路也。岐伯治阴虚而目不瞑者，饮以半夏汤，复杯则卧，今人以为燥而渴者禁用，是不明阴阳之理耳。

〔按〕是方即竹叶石膏汤加生地、当归、白芍、川芎、黄芪、黄芩也。彼则治伤寒解后烦渴少气，气逆欲吐。此则治消渴，气血虚、胃火盛。因其气虚，故加黄芪佐人参、甘草以补气；因其血虚，故加归、芎、芍、地以补血；因其胃火盛，故加黄芩佐石膏以清胃火。其烦渴则一，故余药皆同也。于此二方推之，用半夏之意，自可知矣。故脾者为胃行其津液也。脾湿胃燥，津液不行，得火则化痰，得寒则成饮。胃火清，脾湿燥，其痰饮自除矣。半夏消痰破饮，使未化痰之津液回清，而已成痰之浊液自化，非他药所可比伦也，故二方于胃火盛燥渴中同用之。

清胃散 治胃经湿热，齿龈肿痛，或牵引头脑，或面发热。

升麻 甘草 生地黄 川黄连 牡丹皮 当归

水煎服。

〔集注〕罗谦甫曰：阳明胃多气多血，又两阳合明为热盛，是以邪入而为病常实。若大渴、

舌胎、烦躁，此伤气分，热聚胃腑，燥其津液，白虎汤主之。若醇饮肥厚炙煨过用，以致湿热壅于胃腑，逆于经络，而为是病，此伤血分，治宜清胃。方中以生地益阴凉血为君，佐之以丹皮，去蒸而疏其滞。以黄连清热燥湿为臣，佐之以当归，入血而循其经。仍用升麻之辛凉，为本经捷使引诸药直达血所，则咽喉不清，齿龈肿痛等证，廓然俱清矣。

导赤散 治心热，口糜舌疮，小便黄赤，茎中作痛，热淋不利。

生地 木通 甘草梢

上三味，水煎服。

〔注〕赤色属心。导赤者，导心经之热从小肠而出，以心与小肠为表里也。然所见口糜舌疮、小便黄赤、茎中作痛、热淋不利等证，皆心热移于小肠之证。故不用黄连直泻其心，而用生地滋肾凉心，木通通利小肠，佐以甘草梢，取易泻最下之热，茎中之痛可除，心经之热可导也。此则水虚火不实者宜之，以利水而不伤阴，泻火而不伐胃也。若心经实热，须加黄连、竹叶，甚者更加大黄，亦釜底抽薪之法也。

五淋散 治膀胱结热，水道不通，淋涩热痛，或尿如豆汁，或成砂石，或如膏脓，或小便血。

赤苓一钱五分 赤芍一钱 梔仁一钱
当归 甘草各钱二分

上五味，加灯心，水煎服。

八正散

瞿麦 梔子 篇蓄 大黄 木通
滑石 车前子 甘草各一钱

加灯心一钱，煎服（朱震亨方：加木香一钱）。

〔注〕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三焦之职也。受藏津液，气化能出，膀胱之职也。若水道不输，则内蓄喘胀，外泛肤肿，三焦之病也。若受藏不化，则诸淋涩痛，癃闭不通，膀胱之病

也。经曰：阴无阳无以生，阳无阴无以化。故阴阳偏盛，皆不生化也。阳盛阴虚，而膀胱之气不化为病者，通关丸证也。阴盛阳虚，而膀胱之气不化为病者，肾气丸证也。此关乎气化阴阳之为病也。经曰：下虚则遗尿。又曰：膀胱不约为遗尿。经曰：胞移热于膀胱则癃。又曰：膀胱不利为癃。故虚而寒者，藏而不能约；实而热者，约而不能出也。膀胱气虚，无气以固，则藏而不约不禁，遗失之病生，补中固真汤证也。膀胱气热，壅结不行，则约而不出，淋涩癃闭之病生，八正、五淋散证也。此不全关乎气化，而又关乎虚寒、实热之为病也。八正、五淋皆治淋涩癃闭之药，而不无轻重之别。轻者，有热未结，虽见淋涩尿赤，豆汁、砂石、膏血、癃闭之证，但其痛则轻，其病不急，宜用五淋散单清水道。故以梔、苓清热而输水，归、芍益阴而化阳，复佐以甘草调其阴阳，而用梢者，意在前阴也。重者，热已结实，不但痛甚势急，而且大便亦不通矣，宜用八正散兼泻二阴，故于群走前阴药中，加大黄直攻后窍也。丹溪方加木香者，其意亦以气化者欤！

逍遥散 治肝家血虚火旺，头痛目眩烦赤，口苦倦怠烦渴，抑郁不乐，两胁作痛，寒热，小腹重坠，妇人经水不调，脉弦大而虚。

芍药（酒炒） 当归 白术（炒） 茯苓
甘草（炙） 柴胡各二钱

引用生姜三片，薄荷少许，煎服。

加味逍遥散，即此方加丹皮、山梔（炒）各五分。

〔集注〕赵羽皇曰：五脏苦欲补泻，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盖肝性急善怒，其气上行则顺，下行则郁，郁则火动而诸病生矣。故发于上，则头眩、耳鸣而或为目赤。发于中，则胸满、胁痛而或作吞酸。发于下，则少腹疼痛而或溲溺不利。发于外，则寒热往来，似疟非疟。凡此诸证，何莫非肝郁之象乎？而肝木之所以郁，其说有二：一为土虚不能升木也，一

为血少不能养肝也。盖肝为木气，全赖土以滋培，水以灌溉。若中土虚，则木不升而郁。阴血少，则肝不滋而枯。方用白术、茯苓者，助土德以升木也。当归、芍药者，益荣血以养肝也。薄荷解热，甘草和中。独柴胡一味，一以为厥阴之报使，一以升发诸阳。经云：木郁则达之。遂其曲直之性，故名曰逍遥。若内热、外热盛者，加丹皮解肌热，炒梔清内热，此加味道遥散之义也。

龙胆泻肝汤 治胁痛口苦，耳聋耳肿，筋痿阴湿，热痒阴肿，白浊溲血。

龙胆草（酒炒） 黄芩（炒） 梔子（酒炒） 泽泻 木通 车前子 当归（酒洗） 柴胡 甘草 生地（酒炒）

水煎服。

〔注〕胁痛口苦，耳聋耳肿，乃胆经之为病也。筋痿阴湿，热痒阴肿，白浊溲血，乃肝经之为病也。故用龙胆草泻肝胆之火，以柴胡为肝使，以甘草缓肝急，佐以芩、梔、通、泽、车前导大利前阴，使诸湿热有所从出也。然皆泻肝之品，若使病尽去，恐肝亦伤矣，故又加当归、生地补血以养肝。盖肝为藏血之脏，补血即所以补肝也。而妙在泻肝之剂，反作补肝之药，寓有战胜抚绥之义矣。

左金丸 治肝火实，左胁作痛。

黄连（炒）六两 吴茱萸（汤泡）一两
上为末，作丸。

〔集注〕胡天锡曰：此泻肝火之正剂。肝之治有数种：水衰而木无以生，地黄丸，乙癸同源是也；土衰而木无以植，参苓甘草剂，缓肝培土是也；本经血虚有火，用逍遥散清火；血虚无水，用四物汤养阴。至于补火之法，亦下同乎肾；而泻火之治，则上类乎心。左金丸独用黄连为君，从实则泻子之法，以直折其上炎之势；吴茱萸从类相求，引热下行，并以辛燥开其肝郁，惩其扞格，故以为佐。然必本气实而土不虚者，庶可相宜。左金者，木从左而制

从金也。

泻青丸 治肝火风热，不能安卧，多惊多怒，目赤肿痛，及小儿急惊抽搐。

龙胆草 山梔 大黄（酒蒸） 川芎 当归 羌活 防风

等分，蜜丸，竹叶汤下。

〔注〕龙胆草直入肝经，以泻其火，佐梔子、大黄，使其所泻之火，从大、小二便而出，是治火之标也。肝主风，风能生火，治肝不治风，非其治也。故用羌活、防风散肝之风，即所以散肝之火，是治火之本也。肝之情欲散，故用川芎之辛以散之。肝之质喜滋，故用当归之濡以润之。是于泻肝之中，寓有养肝之意。泻肝者，泻肝之病也；养肝者，悦肝之神也。盖肝木主春，乃阳升发动之始，万物生化之源，不可伤也。

当归龙荟丸 治肝经实火，头运目眩，耳聋耳鸣，惊悸搐搦，躁扰狂越，大便秘结，小便涩滞，或胸胁作痛，阴囊肿胀，凡属肝经实火，皆宜服之。

当归一两 黄连一两 黄芩一两 龙胆草一两 梔子仁一两 大黄五钱 芦荟五钱 青黛五钱 木香二钱五分 黄柏一两 麝香（另研）五钱

上为末，炒神曲，糊丸。每服二十丸，姜汤下。

〔集注〕汪昂曰：肝木为生火之本，肝火盛则诸经之火相因而起，为病不止一端矣。故以当归、芦荟、龙胆草、青黛直入本经气血两途，先平其甚者，而诸经之火，无不渐平矣。佐以黄芩泻肺火，黄连泻心火，黄柏泻肾火，大黄泻肠胃火，梔子泻三焦火，备举大苦大寒而直折之，使上、中、下三焦之火，悉从大、小二便利出。少加木香、麝香者，取其调气开窍灵通周至也。然非实火不可轻投。

越婢加半夏汤 治咳而上气，此为

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三两 甘草
二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五枚

上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黄，去沫，内药，取三升，分温三服。

小青龙加石膏汤 治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气。

麻黄三两 桂枝三两 细辛三两 芍药三两 半夏半升 石膏三两 干姜三两 五味子半升 甘草三两

上九味，以水一斗，煮麻黄，去沫，内诸药，取三升。强人服一升，羸者减之，日三服。小儿服四合。

〔集注〕喻昌曰：前一方，麻黄汤中以桂、杏易石膏，以脉大有热而加姜、枣，则发散之力微而且缓也。后一方，小青龙汤中加入石膏，以证兼烦躁，虽宜汗散寒饮，犹防助热伤津也。越婢方中有石膏、半夏二物，协力建功。石膏清热，借辛热亦能豁痰；半夏豁痰，借辛凉亦能清热。前麦冬汤方中下气止逆，全借半夏入生津药中。此二方又借半夏入清温剂中，仲景加减成方，无非化裁后学矣。

清燥救肺汤 治诸气贲郁，诸痿喘呕。

桑叶（经霜者）三钱 石膏（炒）二钱五分 甘草一钱 胡麻仁（炒、研）一钱 真阿胶八分 人参七分 麦冬一钱二分 杏仁（去皮、尖，炒黄）七分 枇杷叶（去毛，蜜炙）一片

上九味，以水一碗，煎六分，频频二、三次，滚热服。

痰多加贝母、瓜蒌。血枯加生地。热甚加犀角、羚羊角，或加牛黄。

〔集注〕喻昌曰：按诸气贲郁之属于肺者，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气郁之方，用辛香行气，绝无一方治肺之燥者。诸痿、喘、呕之属于上者，亦属于肺之燥也。而古今治法，以痿、

呕属阳明，以喘属肺，是则呕与痿属之中、下，而惟喘属上矣，所以亦无一方及于肺之燥也。即喘之属于肺者，非表即下，非行气即泄气，间有一二用润剂者，又不得其肯綮。今拟此方名清燥救肺，大约以胃为主，胃土为肺金之母也。其天冬、知母能清金滋水，以苦寒而不用，至如苦寒降火之药，尤在所忌。盖肺金自至于燥，所存阴气不过一线耳。倘更以苦寒下其气，伤其胃，其人尚有生理乎？诚仿此增减以救肺燥变生诸证，庶克有济。

柯琴曰：古方用香燥之品以治气郁，不获奏效者，以火就燥也。惟缪仲醇知之，故用甘凉滋润之品，以清金保肺立法。喻昌宗其旨，集诸润剂，而制清燥救肺汤，用意深，取药当，无遗蕴矣。

〔按〕经云：损其肺者益其气。肺主诸气故也。然火与元气不两立，故用人参、甘草甘温而补气，气壮火自消，是用少火生气之法也。若夫火燥贲郁于肺，非佐甘寒多液之品，不足以滋肺燥，而肺气反为壮火所食，益助其燥矣。故佐以石膏、麦冬、桑叶、阿胶、胡麻仁辈，使清肃令行，而壮火亦从气化也。经曰：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降之。故又佐以杏仁、枇杷叶之苦以降气。气降火亦降，而制节有权；气行则不郁，诸痿、喘、呕自除矣。要知诸贲郁，则肺气必大虚，若泥于肺热伤肺之说而不用人参，郁必不开、而火愈炽，皮聚毛落，喘咳不休而死矣。此名之救肺，凉而能补之谓也。若谓实火可泻，而久服芩、连，苦从火化，亡可立待耳。

麦门冬汤 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者主之。

麦门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参三两 甘草二两 粳米三合 大枣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夜一服。

〔集注〕喻昌曰：此方治胃中津液干枯，虚火上炎，治本之良法也。夫用降火之药而火反

升，用寒凉之药而热转炽者，徒知与火热相争，弗知补正气以生津液，不惟无益而反害之矣。凡肺病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胃气者，肺之母气也。本草有知母之名，谓肺借其清凉，知清凉为肺之母也。又有贝母之名，谓肺借其豁痰，豁痰为肺之母也。然屡施于火逆上气，咽喉不利之证，而屡不应者，名不称矣。孰知仲景妙法，于麦冬、人参、甘草、大枣、粳米大补中气以生津液队中，又增入半夏辛温之味，以开胃行津而润肺，岂特用其利咽下气哉？顾其利咽下气，非半夏之功，实善用半夏之功也。

人参清肺汤 治肺胃虚寒，咳嗽喘急，坐卧不安。并治久年劳嗽，吐血腥臭。

人参 阿胶 骨皮 知母 乌梅 栗壳 炙草 杏仁 桑皮各等分
加枣子，煎服。

人参定喘汤

人参 麻黄 阿胶 五味 栗壳 甘草 半夏曲各一钱 桑皮二钱
生姜三片，水煎服。

人参泻肺汤 治肺经积热上喘，胸膈胀满痰多，大便涩。

人参 黄芩 梔子 枳壳 薄荷 甘草 连翘 杏仁 桑皮 大黄 桔梗
水煎服。

〔集注〕王又原曰：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又肺为娇脏，其不堪破耗也明矣。自肺热伤肺之说行，曰保肺补肺，众共哗之。曰清肺泻肺，药与和之。岂知古人清肺、泻肺等汤，而必皆以人参立名，夫亦可晓然于肺气之不可耗，而人参之在所必用也。肺体清而法天，下济而司降令，一切浑浊不得上干者，皆胸中之气健运行而不息也。若肺气少弛，则降下失令，浑浊之气遂逆上行，此为咳嗽为喘急，肺叶胀举，胸膈紧痛，移热大肠，大便艰涩，种种显有余之象，实种种为不足之征。故不问内伤外

感，为热为寒，要以人参保定肺气为主。或佐骨皮、知母、阿胶滋之，乌梅、五味、罂粟壳敛之，半夏曲、生姜降之，杏仁、桑皮、枳壳、桔梗利之，梔子、黄芩、连翘凉之，麻黄、薄荷发之，大黄下之，总恃人参之大力，握枢而运，已入之邪易出，而将来之邪无从入也。肺邪得诸药以俱出，而肺气不随诸药以俱出也。然则人参亦何尝伤肺，乃畏而不敢用耶？又谓风寒咳嗽，忌用五味子；嗽用栗壳，止嗽如神，切肺如刀。然此无本之言，不知始自何出，皆因不读本草，不知药之性味功能，以讹传讹也。近世之医，亦不能辨，惟识者察之。

泻白散 治肺气郁热，咳嗽而喘，面肿身热。

桑白皮 地骨皮 甘草
水煎服。

〔集注〕季楚重曰：经云：肺苦气上逆。上逆则上焦郁热，气郁生涎，火郁生热，因而制节不行，壅甚为喘满肿嗽。白者肺之色，泻白泻肺气之有余也。君以桑白皮，质液而味辛，液以润燥，辛以泻肺。臣以地骨皮，质轻而性寒，轻以去实，寒以胜热。甘草生用泻火，佐桑皮、地骨皮泻诸肺实，使金清气肃而喘嗽可平，较之黄芩、知母苦寒伤胃者远矣。夫火热伤气，救肺之治有三：实热伤肺，用白虎汤以治其标；虚火刑金，用生脉散以治其本；若夫正气不伤，郁火又甚，则泻白散之清肺调中，标本兼治，又补二方之不及也。

阿胶散 治肺虚有火，嗽无津液，咳而哽气者。

真阿胶一两 牛蒡子（炒）二钱半 马兜铃（炒）五钱 杏仁七钱 炙甘草五钱 糯米一合

每服两许，水煎服。

〔集注〕程应旂曰：痰带红线，嗽有血点，日渐成痿。缘肺处脏之最高，叶间布有细窍，气从此出入。呼吸成液，灌溉周身，所谓水出高

源也。一受火炎，吸时徒引火升，呼时并无液出，久则肺窍俱闭，喉间或痒或疮，六叶遂日焦枯矣。今用阿胶为君者，消窍瘀也。用杏仁、大力子，宣窍道也。马兜铃者，清窍热也。糯米以补脾，母气到则肺自轻清无碍矣。

二陈汤 治肥盛之人，湿痰为患，喘嗽胀满。

半夏（制）三钱 茯苓三钱 陈皮（去白）二钱 甘草一钱

上四味，加姜三片，水煎服。

〔集注〕李中梓曰：肥人多湿，湿挟热而生痰，火载气而逆上。半夏之辛，利二便而去湿。陈皮之辛，通三焦而理气。茯苓佐半夏，共成燥湿之功。甘草佐陈皮，同致调和之力。成无己曰：半夏行水气而润肾燥。经曰：辛以润之是也。行水则土自燥，非半夏之性燥也。或曰：有痰而渴，宜去半夏代以贝母。吴琨曰：渴而喜饮，小便利者易之。不能饮水，小便不利，虽渴宜半夏也。此湿为本，热为标，所谓湿极而兼胜己之化，非真象也。又东南之人，湿热生痰，故朱震亨主之加枳实、砂仁，名枳实二陈汤，其性较急也。先哲云：二陈为治痰之妙剂，其于上下、左右无所不宜，然只能治实痰之标，不能治虚痰之本。虚痰之本在脾胃，治者详之。

温胆汤 治热呕吐苦，虚烦，惊悸不眠，痰气上逆。

竹茹 枳实 半夏 甘草 陈皮 茯苓 生姜

上七味，水煎服。

〔集注〕罗谦甫曰：胆为中正之官，清静之府，喜宁谧，恶烦扰；喜柔和，恶壅郁。盖东方木德，少阳温和之气也。若病后，或久病而宿有痰饮未消，胸膈之余热未尽，必致伤少阳之和气，以故虚烦惊悸者，中正之官，以煊蒸而不宁也。热呕吐苦者，清静之府，以郁炙而不谧也。痰气上逆者，木家夹热而上升也。方

以二陈治一切痰饮，加竹茹以清热，加生姜以止呕，加枳实以破逆，相济相须，虽不治胆而胆自和，盖所谓胆之痰热去故也。命名温者，乃谓温和之温，非谓温凉之温也。若谓胆家真畏寒而怯而温之，不但方中无温胆之品，且更有凉胃之药也。

小半夏汤 呕家本渴，渴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小半夏加茯苓汤 治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茯苓三两

煎服如前。

外台茯苓饮 治心胸中有痰饮宿水，自吐出水，复心胸间虚气满不能食，消痰气令能食。

茯苓三两 人参三两 白术三两 枳实二两 橘皮二两半 生姜四两

上六味，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三服。如人行八九里，再进之。

〔集注〕赵良曰：呕为痰饮动中，涌而出之。呕尽本当渴，渴则可征支饮之全去。今反不渴，是其饮尚留，去之未尽也。用半夏之辛温，生姜之辛散，散其欲出之饮，则所留之邪自尽矣。半夏、生姜皆味辛，可治膈上痰，心下坚，呕逆目眩。然悸必心受水凌，故加茯苓以去水，伐肾邪安心神也。后方加人参、枳实、橘皮，此由上、中二焦气弱，水饮入胃，脾不能输归于肺，肺不能通调水道，以致停积为痰、为宿水。吐之则下气因而上逆，虚与气结，满不能食。当补益中气。以人参、白术为君，茯苓逐宿水，枳实破诸气为臣。开脾胃，宣扬上焦，发散凝滞，则陈皮、生姜为使也。其积饮既去，而虚气塞满其中，不能进食，此证最多。

御纂医宗金鉴 卷三十

删补名医方论 卷五

礞石滚痰丸 治实热老痰之峻剂，虚寒者不宜用。

黄芩八两 大黄（酒蒸）八两 沉香（忌火）五钱 礞石（焰消煨过，埋地内七日用）一两
上四味为细末，水丸川椒大，量人大小用之。用温水一口，送过咽即仰卧，令药徐徐而下，半日不可饮食，勿起身行动言语，待药气自胃口渐下二肠，然后动作饮食。服后喉间稠粘壅滞不快，此药力相攻，故痰气泛上也。少顷药力至，而渐逐恶物入腹下肠，效如响应。

指迷茯苓丸 治中焦停痰伏饮。

半夏（制）二两 茯苓一两 枳壳五钱 风化消二钱半
上四味，姜汁糊为丸。

〔注〕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游者，运行也；溢者，渗溢也；输者，输布也；精气者，水化之精气也。言入于胃运行水化之精气，渗溢于肠胃之外，而上输布于脾也。又曰：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言水之清者上升，犹天之雨露也。又曰：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言水之浊者下降，犹地之江河也。此皆言水自浊化清，由腑输脏；自清分浊，由脏输腑，水之运行循环也。又曰：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言水发源于脾，周布四脏，并行五经也。此皆言水内养脏腑，外滋百骸，水之变化精微也。如是者，何痰之有？若饮食失度不和于中，水精不渗溢于外，直下走大、小肠而为泄泻矣。若三焦失运，气不蒸化，水之清者不升，水之浊者不降，精化为水，则内停作胀，外泛作肿，上攻喘呼，下蓄淋闷矣。若上焦气不清肃，不能输布，留于胸中，水之精者悉变为浊，阳盛煎灼成痰，阴盛凝蓄为饮也。故治痰者，以清

火为主，实者利之，虚者化之。治饮者，以燥湿为主，实者逐之，虚者温之。所以古人治饮有温补之法，而治痰则无之也。王隐君制礞石滚痰丸，治老痰一方，用黄芩清胸中无形诸热，大黄泻肠胃有质实火，此治痰必须清火也。以礞石之燥悍，此治痰必须除湿也。以沉香之速降，此治痰必须利气也。二黄得礞石、沉香，则能迅扫直攻老痰巢穴，浊腻之垢而不少留，滚痰之所由名也。若阳气不盛，痰饮兼作，又非此方所宜，当以指迷茯苓丸合而治之，用半夏燥湿，茯苓渗湿，风消软坚，枳壳利气。别于二陈之甘缓，远于大黄、礞石之峻悍，殆攻中之平剂欤！

金匱枳术汤 治心下硬如大盘，边旋如杯，水饮所作。

枳实七枚 白术二两

上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腹中软即散。

〔注〕心下，胃之上脘也。上脘结硬如盘，边旋如杯，谓时大时小，水气所作，非有形食滞也。用枳实以破结气，白术以除水湿，温服三服，则腹软结开而硬消矣。李杲法仲景以此方倍白术，是以补为主也。此方君枳实，是以泻为主也。然一缓一急，一补一泻，其用不同，只此多寡转换之间耳。

桂苓甘术汤 治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又曰：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桂苓甘术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

茯苓四两 桂枝三两 白术三两 甘草三两

上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小便则利。

〔集注〕赵良曰：《灵枢》谓心胞络之脉动则病胸胁支满者，谓痰饮积于心胞，其病则必若是也。目眩者，痰饮阻其胸中之阳，不能布精于上也。茯苓淡渗，遂饮出下窍，因利而去，故用以为君。桂枝通阳输水走皮毛，从汗而解，故以为臣。白术燥湿，佐茯苓消痰以除支满。甘草补中，佐桂枝建土以制水邪也。夫短气有微饮，此水饮停蓄，呼吸不利而然也。《金匱》并出二方，妙义益彰。呼气之短，用苓桂术甘汤之轻清以通其阳，阳化气则小便能出矣。吸气之短，用肾气丸之重降以通其阴，肾气通则关门自利矣。

〔按〕风水，阳水也；石水，阴水也。阳水多实，阴水多虚。阳水在上，故多喘；阴水在下，故多满。所以治阳水用散用攻，治阴水用温用补。然阴中必有阳，此方治阴水之在阳而上者也，肾气丸治阴水之在阴而下者也。于此推之，阳中亦必有阴，故有小青龙汤、五苓散之治法也。今举世不分阴阳虚实，皆以金匱肾气汤治之，服之不效，终不改辙，每至吐血而死，良可叹也。

疏凿饮子 治遍身水肿，喘呼口渴，大小便秘。

羌活 秦艽 槟榔 大腹皮 商陆 茯苓皮 椒目 木通 泽泻 赤小豆等分

加姜皮，水煎服。

〔注〕经曰：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若水饮阻于内，风寒束于外，则三焦之气化不行；上焦之如雾，中焦之如沤，同为下焦之如渎也。以致水气外泛，皮肤作肿，内停腹里作胀，上攻喘咳呕逆，下蓄小便不利，种种诸证，而治法总不外乎表里也。小青龙汤、真武汤、越婢汤、五苓散、疏凿饮子五方，皆治有水气兼表里证之药也。小青龙汤治表里寒实，中有水气。真武汤治里有虚寒，中兼水气。二证俱内不作胀，外不作肿，故一以麻、桂辈散寒以行水，一以姜、附辈温寒以制水也。越婢汤治表

里实热，中有水气，五苓散治表里虚热，中有水气。故一以麻黄、石膏，散肤之水，清肌之热，以消肿也；一以桂、苓、术、泽，解肌表热，利所停水，以止吐也。疏凿饮子治表里俱实，不偏寒热而水湿过盛，遍身水肿喘胀便秘者。故以商陆为君，专行诸水。佐羌活、秦艽、腹皮、苓皮、姜皮，行在表之水，从皮肤而散；佐槟榔、赤豆、椒目、泽泻、木通，行在里之水，从二便而出。上下、内外，分消其势，亦犹神禹疏凿江河之意也。至于越婢汤加半夏者，因喘气上逆，用之降逆也。加附子者，因汗出恶风，散表固阳也。小青龙汤加石膏者，因喘而烦躁，用之兼清胃热也。五苓散以术、桂易滑石、阿胶，名猪苓汤，专清阴兼治水也。真武汤，去生姜加人参，名附子汤，专温阳不治水也。由此可知仲景用方，于群温剂中，加以大寒之品；大寒剂中，加以辛热之品。去桂枝加滑石，则不走外；去生姜加人参，则不治水。其转换变化，神妙如此，拘拘之士，不足语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 治肺痈喘不得卧及水饮攻肺喘急者。

葶苈（苦）一两 大枣十枚

以水五钟，先煮枣三钟，去枣，内葶苈，煮取一钟半，顿服，弱者减服。戒盐、酱。

苏葶定喘丸 治饮停上焦，攻肺喘满不得卧，面身水肿，小便不利者。

苦葶苈子（研泥） 南苏子（研泥）

各等分，合均，用枣肉为小丸，阴干，磁罐盛之，恐渗去油性，减去药力。每服三钱，于夜三更时白汤下，以利四、五次为度，利多则减服之，利少则加服之。次日身软，则隔一日、或隔二日服之。形气弱者，先减半服之，俟可渐加。戒盐酱，服之即奏奇功，如不严戒一切咸物，即对证用药，万无一生。

舟车神祐丸 又名净府丸 治水肿水胀，形气俱实。

黑牵牛(炒)四两 大黄(酒浸)二两 甘遂(面裹煨)一两 大戟(面裹煨)一两 芫花(醋炒)一两 青皮(炒)一两 橘红一两 木香五钱 槟榔五钱 轻粉一钱

上为末，水丸，每服五分，五更白滚水下，大便利三次为度。若一二次不通利，次日仍服。或六分七分，渐加至一钱。若服后大便利四、五次，或形气不支，则减其服，三分二分俱可。或隔一、二、三日服一次，以愈为度。甚者忌盐、酱百日。

〔注〕葶苈大枣汤、苏葶定喘丸、舟车神祐丸，三方皆治肿胀之剂。然葶苈大枣汤，治水停胸中，肺满喘急不得卧，皮肤浮肿，中满不急者，故独用葶苈之苦，先泻肺中之水气，佐大枣恐苦甚伤胃也。苏葶定喘丸，即前方加苏子以降气，气降则水降，气降则输水之上源，水降则开水之下流也。舟车神祐丸，治水停诸里，上攻喘咳难卧，下蓄小便不利，外薄作肿，中停胀急者，故备举甘遂、大戟、芫花、牵牛、大黄，直攻水之巢穴，使从大、小二便而出，佐青皮、陈皮、木香以行气，使气行则水行，肿胀两消，其尤峻厉之处，又在少加轻粉，使诸攻水行气之药，迅烈莫当，无微不入，无穷不达。用之若当，功效神奇，百发百中。然非形实或邪盛者，不可轻试，苟徒利其有劫病之能，消而旋肿，用者慎之！

实脾饮 治身重懒食，肢体浮肿，口中不渴，二便不实。

白术(土炒) 茯苓 甘草(炙) 厚朴(姜炒) 大腹子 草果仁 木香 木瓜 附子 干姜

加姜枣煎服。

气虚者加人参。

〔注〕脾胃虚，则土不能制水，水妄行肌表，故身重浮肿。用白术、甘草、生姜、大枣，以实脾胃之虚也。脾胃寒，则中寒不能化水，水停肠胃，故懒食不渴，二便不实。用姜、附、草果，以温脾胃之寒。更佐大腹、茯苓、厚朴、木

香、木瓜者，以导水利气。盖气者水之母也，土者水之防也。气行则水行，土实则水治，故名曰实脾也。然此方导水利气之力有余，阴水寒胜而气不虚者，固所宜也，若气少声微，则必以理中汤加附子，数倍茯苓以君之，温补元气以行水，为万当也。

〔按〕苓桂术甘汤、实脾饮、肾气丸，皆治阳虚水气之证。苓桂术甘汤，治上焦阳虚不能输布，水留于上，心下逆满，气上冲胸，故用苓、桂、术、甘之品，扶阳通气输水道也。实脾饮，治中焦阳虚不能蒸化，水渍于中，外泛作肿，二便通利，故用姜、附、苓、术之剂，培土温中，胜寒湿也。肾气丸，治下焦阳虚，不能行水，小便不利，肢体浮肿，喘急腹胀，故用桂、附、地、苓之辈，温而补之，以行水也。

清脾饮 治痰积成疟，无表里证者。

青皮 厚朴 草果 半夏 柴胡 白术 甘草 茯苓 黄芩

水煎服。

〔注〕疟为少阳病兼太阳表者，麻桂各半汤汗之；兼阳明里者，大柴胡汤下之；若不兼表里，或已汗、下而仍作者，当从少阳和解法也。是方以小柴胡、四君二汤合剂，清少阳而顾及于脾，故名曰清脾也。减人参者，以气不虚也，加草果、厚朴气味俱厚之品，取以输胃之积。加青皮，佐茯苓、半夏，用以破痰之原。先哲云：无痰不成疟，无积不成疟，此汤是也。若夫气虚者仍加人参，气实者更加槟榔，热多者加石膏，汗多者加桂枝，自当临病斟酌也。

芍药汤 治滞下赤白，便脓血，后重窘痛。

芍药二两 当归五钱 黄连五钱 黄芩五钱 槟榔三钱 木香三钱 甘草三钱

每服半两，水煎服。痢不减，加大黄。

〔注〕滞下起于夏秋，非外因湿暑，即内因生冷，湿蒸热郁酿成。初起腑病，久则传脏，腑病易治，脏病难治。腑者何？病在大肠则从金

化，故其色白；病在小肠则从火化，故其色赤。所以赤痢多噤口，以小肠近胃，秽气易于上攻，而为呕逆不食也。脏者何？传心则热不休，下利血水；传肾则利不止，如屋漏水；传脾则水浆不入，哕逆不食。此汤治初病在腑之方也，用当归、白芍以调血，木香、槟榔以调气，血和则脓血可除，气调则后重自止。芩、连燥湿而清热，甘草调中而和药。若窘迫痛甚，或服后痢不减者加大黄，通因通用也。

温脾汤 主治痼冷在肠胃间，泄泻腹痛，宜先取去，然后调治，不可谓虚以养病也。

厚朴二两 干姜二两 甘草二两 桂心二两 附子二两 大黄四钱

上咬咀，取一两，水二钟，煎六分，顿服。

〔集注〕喻昌曰：许叔微制此方，深合仲景以温药下之之法。其大黄止用四钱，更为有见。夫痼冷在肠胃而泄泻矣，即温药中宁敢用大黄之猛重困之乎？减五之一，乃知许叔微之得于仲景深也。仲景云：病人旧微溏者，栀子汤不可与服。又云：太阴病，脉弱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即是观之，肠胃痼冷之泄泻，而可恣用大黄耶？不用则温药恐不能制，而洞下之势或至转增。裁酌用之，真足法矣。

大黄附子汤 主治胁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

大黄二两 附子（炮）二枚 细辛二两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三服。若强人取二升半，分三服，服后如人行四、五里，再进。

〔集注〕喻昌曰：仲景治伤寒热邪宿聚心下，而挟阳虚阴盛之证，用附子泻心汤之法矣。其杂证胁下偏痛发热为阳，其脉弦紧为阴；是则知阳中阴邪上逆也，复立此温药下之一法。然仲景谆谆传心，后世领略者鲜。《金匱》又别出一条云：其脉数而紧，乃弦状如弓弦，按之不

移，数脉弦者，当下其寒；脉紧而迟者，必心下坚；脉大而紧者，阳中有阴，可下之。读者罔识其旨，诂知皆以温药下之之法耶！其曰当下其寒，谓阳中有阴实之邪可下，其金针不跃跃乎？

张璐曰：三承气汤，为寒下之柔剂；白散、备急丸，为热下之刚剂；附子泻心汤、大黄附子汤，为寒热互结，刚柔并济之和剂。近世但知寒下一途，绝不知有温下一法。盖暴感之热结可以寒下，久积之寒结亦可寒下乎？是以备急等法所由设也。然此仅可治寒实之结，设其人禀质素虚，虽有实邪固结，敢用刚猛峻剂攻击之乎？故仲景又立附子泻心汤，用芩、连佐大黄以祛膈上之热痞，即兼附子之温以散之；大黄附子汤用细辛佐附子，以攻胁下寒结，即兼大黄之寒以导之。寒热合用，温攻并施，此圣法昭然，不可思议者也。

越鞠汤丸 治一切湿痰食火，气血诸郁。

香附 苍术 抚芎 神曲 山栀仁
水煎服，或作丸。

〔注〕夫人以气为本，气和则上下不失其度，运行不停其机，病从何生？若饮食不节，寒温不适，喜怒无常，忧思无度，使冲和之气升降失常，以致胃郁不思饮食，脾郁不消水谷，气郁胸腹胀满，血郁胸膈刺痛，湿郁痰饮，火郁为热，及呕吐恶心，吞酸吐酸，嘈杂暖气，百病丛生。故用香附以开气郁，苍术以除湿郁，抚芎以行血郁，山栀以清火郁，神曲以消食郁。此朱震亨因五郁之法，而变通者也。五药相须，共收五郁之效。然当问何郁病甚，便当以何药为主。至若气虚加人参，气痛加木香，郁甚加郁金，懒食加谷麋，胀加厚朴，痞加枳实，呕痰加姜夏，火盛加黄、连，则又存乎临证者之详审也。

四磨饮 治七情感伤，上气喘急，胸膈不快，妨闷不食。

人参 槟榔 沉香 天台乌药

上四味，各浓磨水取七分，煎三五沸，放温，空心服。

〔集注〕王又原曰：经云：圣人啬气如持至宝，庸人役物而反伤太和，此七情随所感皆能为病。然壮者气行而愈，弱者气着为病。愚者不察，一遇上气喘急，满闷不食，谓是实者宜泻，辄投破耗等药，得药非不暂快，初投之而应，投之久而不应矣。夫呼出为阳，吸入为阴，肺阳清肃，则气下行；肾阴宁谧，则气归摄，不复散而上逆矣。若正气既衰，即欲削坚破滞，则邪气难伏，法当用人参先补正气，沉香纳之于肾，而后以槟榔、乌药从而导之，所谓实必顾虚，泻必先补也。四品气味俱厚，磨则取其气味俱足，煎则取其气味纯和，气味齐到，效如桴鼓矣。

备急丸 治寒气冷食稽留胃中，心腹满痛，大便不通者。

大黄二两 干姜二两 巴豆（去皮，研如脂）一两

先捣大黄、干姜为末，内巴豆合捣千杵，和蜜丸，如豆大，藏密器中，勿泄气，候用。每服三、四丸，暖水或酒下。

《金匱》主中恶心腹胀满，卒痛如锥刺，气急口噤如卒死者，捧头起，灌令下咽，须臾当差。不差更与三丸，当腹中鸣，即吐利便差。若口噤者，须化开，从鼻孔用苇管吹入，自下于咽。

〔集注〕柯琴曰：大便不通，当分阳结阴结。阳结有承气、更衣之剂，阴结又制备急、白散之方。《金匱》用此治中恶，当知寒邪卒中者宜之。若用于温暑热邪，速其死矣。是方允为阴结者立，干姜散中焦寒邪，巴豆逐肠胃冷积，大黄通地道，又能解巴豆毒，是有制之师也。然白散治寒结在胸，故用桔梗佐巴豆，用吐下两解法。此则治寒结肠胃，故用大黄佐姜、巴，以直攻其寒。世徒知有温补之法，而不知有温下之法，所以但讲寒虚，不议及寒实也。

〔按〕世人之情，惟知畏贫，不知畏祸，因

其贫遗其祸。病人之情亦多如是，惟知畏虚，不知畏病，因其虚忘其病。殊不知虚犹贫也，病犹祸也。虚而有病，犹夫贫者有祸也。去其祸而但贫，犹可安也。实而有病，犹夫富者有祸也。不去其祸，而其富未可保也。最可笑者，近世之医临诊病家，外饬小心，中存不决。且谗言虚不可攻，纵使病去，正气难复。病人畏惧，自然乐从。受病浅者幸而自愈，设不愈者，另延医至。诿病者先意难入，攻病之药尚未入口，众议咻咻，致明通之士，拂袖而去，坐而待毙，终不悟为庸工之所误也。医者久擅其术，初心原为自全，恬不知耻，久之亦竟以为养病为能，攻病为拙，而举世之病者，皆昧昧于治病也。尝考孙思邈以仲景麻黄、桂、杏、甘草之还魂汤，治卒中昏冒，口噤握固；李杲以仲景巴豆、大黄、干姜之备急丸，治卒中暴死，腹痛满闭，下咽立效。岂二人不知虚实耶？盖上工之医，未诊病时，并不先存意见，亦不生心自全，有是病但用是药耳。柯琴曰：备急丸治寒结肠胃，白散治寒结在胸。于此又可知还魂汤治寒结在胸之表，以散无形之邪气也；白散治寒结在胸之里，以攻有形之痰饮也；备急丸治寒结在肠胃，以攻不化之糟粕也。

磁朱丸 治神水宽大渐散，昏如雾露中行，渐睹空中有黑花，睹物成二体。及内障，神水淡绿色、淡白色。又治耳鸣及聋。

磁石二两 辰砂一两 神曲（生）三两

更以一两水和作饼，煮浮，入前药，炼蜜为丸。每服十丸，加至三十丸，空心米汤下。

〔集注〕王又原曰：五脏六腑之精，皆上注于目，则目之能视者气也，目之所以能视者精也。肾为藏精，故神水发于肾。心为离照，故神光发于心。光发阳而外映，有阴精以为守，则不散而常明。水发阴而凝静，有阳气以为布，则洞悉而不穷。惟心肾有亏，致神水干涸，神光短少，昏眊内障诸证所由作也。磁石直入肾经，收散失之神，性能引铁，吸肺金之气归藏肾水。

朱砂体阳而性阴，能纳浮游之火而安神明。水能鉴，火能烛，水火相济，而光华不四射欤！然目受脏腑之精，精裨于谷，神曲能消化五谷，则精易成矣。盖神水散大，缓则不收，赖镇坠之品，疾收而吸引之，故为救急之剂也。其治耳鸣、耳聋等证，亦以镇坠之功能治虚阳之奔耳。

柯琴曰：此丸治癫痫之圣剂。盖狂痴是心、肾、脾三脏之病，心藏神，脾藏意与智，肾藏精与志。心者神明之主也，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即此谓也。然主何以不明也？心法离而属火，真水藏其中，若天一之真水不足，地二之虚火妄行，所谓天气者蔽塞，地气者冒明，日月不明，邪害空窍，故目多妄见而作此奇疾也。非金石之重剂以镇之，狂必不止。朱砂禀南方之赤色，入通于心，能降无根之火而安神明。磁石禀北方之黑色，入通于肾，吸肺金之气以生精，坠炎上之火以定志。二石体重而主降，性寒而凉阴，志同道合，奏功可立俟矣。神曲推陈致新，上交心神，下达肾志、以生意智。且食入于阴，长气于阳，夺其食则已，此《内经》治狂法也。食消则意智明而精神治，是用神曲之旨乎？炼蜜和丸，又甘以缓之矣。

石斛夜光丸 治神水宽大渐散，昏如雾露，空中有黑花，及睹物成二，神水淡绿、淡白色者。

天门冬二两 兔丝子七钱 人参二两 茯苓二两 甘菊花七钱 干山药七钱 麦冬一两 熟地一两 肉苁蓉五钱 青箱子五钱 生地一两 枸杞七钱 羚羊角（镑）五钱 草决明八钱 石斛七钱 杏仁七钱 蒺藜五钱 川芎五钱 甘草（炙）五钱 黄连五钱 防风五钱 枳壳五钱 乌犀（镑）五钱 牛膝七钱五分

上为细末，炼蜜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温酒、盐汤下。

〔集注〕罗谦甫曰：此方为阳衰阴弱，不能升精于目而设，故目科与千金磁朱丸并重，治

证亦同。然磁朱为镇坠药，此为养补药。《针经》曰：五脏六腑精气，皆上于目而为之精。故夫目之精明者，阴阳合传而为精明者也。若肾肝虚，则阴弱不能敛精以升养神水于内。脾肺虚，则阳衰不能摄阴而浮散神光于外。以致神水宽大，睹物成二。此其治法，其营在肝，其主在肾，其合在脾，能合肾脾之阴而使肝达之，则必能归精于两眸，而继明如昼夜矣。是方先补肾肝，以二冬、二地、兔丝、枸杞、五味、牛膝、苁蓉群队滋阴之品，以之强阴填精，敛气安神养血，此壮水之主，亦所以生水也，复以人参、炙草、茯苓、山药培补中宫，使调合阴阳也。佐之以蒺藜、甘菊、川芎、枳壳、防风行肝达气，青箱、决明子解结散滞，黄连、乌犀、羚羊清火泻热。然必取石斛之妙合脾肾者清而行之，要使升精归明之用，脏腑合德，专精致一耳。其以为丸者，补上治下，利以缓，利以久，不利以速也。

洗刀散 治风热上攻，火眼赤痛，骤生云翳，外障遮睛。

防风一钱 石膏一钱 滑石一钱 归尾一钱 赤芍八分 羌活八分 荆芥五分 黄芩五分 连翘五分 川芎五分 桔梗五分 麻黄五分 白术五分 大黄五分 芒硝五分 独活五分 元参五分 木贼五分 菊花五分 白蒺藜五分 蝉退五分 草决明五分 薄荷四分 梔子四分 蔓荆子四分 细辛三分 甘草三分

加清茶叶五分，水煎服。

〔注〕目之病内障者，昏暗不明而不肿痛，得之于内，七情动中，劳伤心肾也。外障者，赤肿而痛，睛不昏暗，得之于六淫所袭，热蕴经络也。故内障多虚，外障多实。子和曰：眼无火不病，非止内障，正指外障而立言也。外障赤肿而痛者，或散外邪，或泻内热，或并解之，可立愈也。其有风火上攻，留而不散，凝结云翳，掩其光明者，又非或散、或下所能即愈也。洗刀散方既可以攻风热，又可以去云翳，是一

方而兼擅其长也。方中用防风通圣散全剂，是主以去风热也。倍归尾、赤芍，是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加羌、独活，蔓荆子，倍防风，是祛风而专在太阳表也。太阳之里少阴也，故又加细辛直走少阴，加元参下安肾火，是治表而顾及其里也。其加木贼、蝉蜕、草决明、白蒺藜、菊花者，是佐诸祛风清热之群药，以消风热骤壅之云翳也。

失笑散 治产后心腹绞痛欲死，或血迷心窍，不省人事。

五灵脂 蒲黄等分
每服三钱，酒煎服。

独圣散

南山楂肉（炒）一两
水煎，用童便沙糖和服。

〔集注〕吴于宣曰：经云：心主血，脾统血，肝藏血。故产后瘀血停滞，三经皆受其病，以致心腹疼痛，恶寒发热，神迷眩运，胞膈满闷。凡兹者，由寒凝不消散，气滞不流行，恶露停留，小腹结痛，迷闷欲绝，非纯用甘温破血行血之剂，不能攻逐荡平也。是方用灵脂之甘温走肝，生用则行血；蒲黄辛平入肝，生用则破血。佐酒煎以行其力，庶可直抉厥阴之滞，而有推陈致新之功。甘不伤脾，辛能散瘀，不觉诸证悉除，直可以一笑而置之矣。至独圣散用山楂一味浓煎，与沙糖、童便同服者何也？山楂不惟消食健脾，功能破瘀止儿枕痛；更益以沙糖之甘，逐恶而不伤脾；童便之咸，入胞而不凉下。相得相须，功力甚伟，名之曰独圣，诚不虚也。

大黄廑虫丸 治五劳七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

大黄（酒蒸）十两 桃仁（去皮、尖，炒）四两
杏仁（去皮、尖，炒）四两 黄芩（炒）二两
甘草三两 芍药（炒）四两 地黄十两 干漆（炒）一两
虻虫（去翅足，炒）一两五钱 水蛭

（炙黄）百枚 蛭（炒）一两五钱 廑虫（去头足，炒）一两

上十二味为末，蜜丸如小豆大。酒服五丸，日三服。

〔集注〕李中梓曰：劳伤之证，肌肤甲错，两目黯黑，此内有瘀血者也。瘀之日久，则必发热，热涸其液，则血干于经隧之间，愈干愈热，愈热愈干，而新血皆损。人之充养百骸，光华润泽者，止借此血，血伤则无以沃其肤，故甲错也。目得血而能视，血枯则无以荣，其目故黯黑也。仲景洞见此证，补之不可，凉之无益，而立此方。经曰：血主濡之，故以地黄为君。坚者削之，故以大黄为臣。统血者脾也，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又酸苦涌泄为阴，故以甘、芍、桃仁为佐。咸走血，苦胜血，故以干漆之苦，四虫之咸为使。夫浊阴不降，则清阳不升，瘀血不去，则新血不生。今人遇一劳证，便用滋阴之药，服而不效，坐以待毙，术岂止此耶！

仙方活命饮 附：薛己治疡通方 治一切疮疡，未成脓者内消，已成脓者即溃，又止痛、消毒之圣药也。

穿山甲 白芷 防风 皂角刺 乳香 没药 当归尾 赤芍 花粉 贝母 陈皮 金银花 甘草

上十三味。用酒一碗。煎数沸服。

〔集注〕罗谦甫曰：此疡门开手攻毒之第一方也。经云：营气不从，逆于肉理。故痈疽之发，未有不从营气之郁滞，因而血结痰滞蕴崇热毒为患。治之之法，妙在通经之结，行血之滞，佐之以豁痰理气解毒。是方穿山甲以攻坚，皂刺以达毒所，白芷、防风、陈皮通经理气而疏其滞，乳香定痛和血，没药破血散结，赤芍、归尾以驱血热而行之，以破其结。佐以贝母、金银花、甘草，一以豁痰解郁，一以散毒和血，其为溃坚止痛宜矣。然是方为营卫尚强，中气不亏者设。若脾胃素弱，营卫不调，则有托里消毒散之法，必须斟酌而用。此薛己所论千古不

易之治也。因附治疡用方之法于后，使学者服膺云。

薛己曰：治疡之法，若肿高焮痛者，先用仙方活命饮解之，后用托里败毒散。漫肿微痛者，用托里散，如不应，加姜、桂。若脓出而反痛，气血虚也，八珍散。不作脓不腐溃，阳气虚也，四君加归、芪、肉桂。不生肌、不收敛，脾气虚也，四君加芍药、木香。恶寒憎寒，阳气虚也，十全大补加姜、桂。晡热内热，阴血虚也，四物加参、芪。欲呕作呕，胃气虚也，六君加炮姜。自汗、盗汗，五脏虚也，六味丸料加五味子。食少体倦，脾气虚也，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喘促咳嗽，脾肺虚也，前汤加麦冬、五味。欲呕少食，脾胃虚也，人参理中汤。腹痛泄泻，脾胃虚寒也，附子理中汤。热

渴淋秘，肾虚阴火也，加減八味丸。大凡怯弱之人，不必分其肿溃，惟当先补胃气。盖疮疡之作，缘阴阳亏损，其脓既泄，气血愈虚，岂有不宜补者哉！或疑参、芪满中，间有用者，又加发散败毒，所补不偿所损。又或以有疾不服补剂，因而致误者多矣。可胜惜哉！

托里消毒散

人参 黄芪 白术 茯苓 当归
川芎 白芍 金银花 白芷 甘草 连翘

水煎服。

〔注〕参、芪、术、苓、草以益气分，归、芍、芎以滋血分，银花、白芷、连翘以解毒。

御纂医宗金鉴 卷三十一

删补名医方论 卷六

桂枝汤 治风寒在表，脉浮弱，自汗出，头痛发热，恶风恶寒，鼻鸣干呕等证，及杂证自汗、盗汗、虚损、虚症亦可用。若脉浮紧，汗不出者，酒客病风寒而汗出者，禁用。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生姜三两 甘草（炙）二两 大枣十二枚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服一升，覆令微汗，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服一升，汗出病痊，不必尽剂。服已，更啜稀粥一盞，以助药力。

〔注〕凡风寒在表，脉浮弱自汗出者，皆属表虚，宜桂枝汤主之。名曰桂枝汤者，君以桂枝也。桂枝辛温，辛能散邪，温从阳而扶卫。芍

药酸寒，酸能敛汗，寒走阴而益营。桂枝君芍药，是于发散中寓敛汗之意；芍药臣桂枝，是于固表中有微汗之道焉。生姜之辛，佐桂枝以解肌表；大枣之甘，佐芍药以和营里。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用以调和中气，即以调和表里，且以调和诸药矣。以桂、芍之相须，姜、枣之相得，借甘草之调和阳表阴里，气卫血营，并行而不悖，是刚柔相济以为和也。而精义在服后须臾啜热稀粥以助药力。盖谷气内充，不但易为酿汗，更使已入之邪不能少留，将来之邪不得复入也。又妙在温服令一时许，淅淅微似有汗，是授人以微汗之法。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禁人以不可过汗之意也。此方为仲景群方之冠，乃解肌、发汗、调和营卫之第一

方也。凡中风、伤寒，脉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皆得而主之。其他但见一、二证即是，不必悉具。故麻、葛、青龙发汗诸剂，咸用之也。若汗不出麻黄证也，脉浮紧者麻黄脉也，固不可与桂枝汤，然初起无汗，当用麻黄发汗，如汗解后复烦，脉浮数者，与下后脉仍浮、气上冲者，及下后下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皆用此以解外。何也？盖此时表虽不解，腠理已疏，邪不在皮毛而在肌肉，且经汗下，津液已伤，故脉证虽同麻黄，而主治当属桂枝矣。粗工妄谓桂枝汤专治中风，不治伤寒，使人疑而不用；又谓专发肌表不治他病。不知此汤倍芍药、生姜加入参，名桂枝新加汤，用以治营表虚寒，肢体疼痛；倍芍药加饴糖，名小建中汤，用以治里虚心悸，腹中急痛；再加黄芪，名黄芪建中汤，用以治虚损虚热，自汗盗汗。因知仲景之方，可通治百病也。

麻黄汤 治太阳风寒在表，头项强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痛，恶风寒无汗，胸满而喘，其脉浮紧或浮数者，用此发汗。虽有是证，若脉浮而弱，汗自出，或尺中脉微与迟者，俱不可用。风、寒、湿成痹，肺经壅塞，昏乱不语，冷风哮喘最宜。

麻黄（去节）三两 桂枝二两 甘草（炙）一两 杏仁（去皮、尖）六十枚

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温覆取微汗，不须啜粥。一服汗出，停后服。汗出多者，温粉扑之。

〔注〕凡风寒在表，脉浮紧数无汗者，皆表实也，宜麻黄汤主之。名曰麻黄汤者，君以麻黄也。麻黄性温，味辛而苦，其用在迅升；桂枝性温，味辛而甘，其能在固表。证属有余，故主以麻黄必胜之算也，监以桂枝制节之妙也。杏仁之苦温，佐麻黄逐邪而降逆；甘草之甘平，佐桂枝和内而拒外。饮入于胃，行气于玄府，输精于皮毛，斯毛脉合精，溱溱汗出，在表之邪

必尽去而不留，痛止喘平，寒热顿解。不须啜粥而借汗于谷也。其不用姜、枣者，以生姜之性横散于肌，碍麻黄之迅升，大枣之性泥滞于膈，碍杏仁之速降，此欲急于直达，稍缓则不迅，横散则不升矣。然则为纯阳之剂，过于发散，如单刀直入之将，用之若当，一战成功，不当则不戢而召祸。故可一而不可再，如汗后不解，便当以桂枝代之。此方为仲景开表逐邪发汗第一峻药也。庸工不知其制在温覆取汗，若不温覆取汗，则不峻也。世谓麻黄专能发表，不治他病。不知此汤合桂枝汤，名麻桂各半汤，用以和太阳留连未尽之寒热。去杏仁加石膏合桂枝汤，名桂枝二越婢一汤，用以解太阳热多寒少之寒热。若阳盛于内而无汗者，又有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以散太阴肺之邪。若阴盛于内而无汗者，又有麻黄附子细辛甘草汤，以温散少阴肾家之寒。《金匱要略》以此方去桂枝，《千金方》以此方桂枝易桂，皆名还魂汤，用以治邪在太阴，卒中暴厥，口噤气绝，下咽奏效，而皆不温覆取汗。是知麻黄汤之峻与不峻，而温复与不温覆。此仲景用方之心法，岂常人所能得而窥耶！

大青龙汤 治太阳风寒两伤，营卫同病。伤寒之脉而见中风之证，中风之脉而见伤寒之证，二证俱不出汗而烦躁者，用此两解发汗。虽有是证，若脉微弱，自汗出者，不可服之，服必亡阳。

麻黄（去节）六两 桂枝二两 杏仁（去皮、尖）四十个 甘草（炙）二两 生姜（切）三两 大枣（擘）十二枚 石膏（碎，绵裹）如鸡子大

上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汗。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注〕何以知风寒两伤、营卫同病？以伤寒之脉而见中风之证，中风之脉而见伤寒之证也。名大青龙汤者，取龙兴云雨之义也。治风不外乎桂枝，治寒不外乎麻黄，合桂枝麻黄二汤以

成剂，故为兼风寒中伤者主之也。二证俱无汗，故减芍药，不欲其收也。二证俱烦躁，故加石膏以解其热也。设无烦躁，则又当从事于麻黄桂枝各半汤也。仲景于表剂中加大寒辛甘之品，则知麻黄证之发热，热全在表；大青龙证之烦躁，兼肌里矣。初病太阳即用石膏者，以其辛能解肌热，寒能清胃火，甘能生津液，是预保阳明存津液之先着也。粗工疑而畏之，当用不用，必致热结阳明，斑黄狂冒，纷然变出矣。观此则可知石膏乃中风伤寒之要药，得麻、桂而有青龙之名，得知、草而有白虎之号也。服后取微汗，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得汗，停其后服，盖戒人即当汗之证，亦不可过汗也。所以仲景桂枝汤中不用麻黄者，是欲其不大发汗也；麻黄汤中用桂枝者，恐其过汗无制也。若不慎守其法，汗多亡阳，变生诸逆，表遂空虚而不任风，阴盛格阳而更烦躁不得眠也。

小青龙汤 治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及杂病肤胀、水肿证，用此发汗而利水。

麻黄（去节）三两 芍药三两 五味子半升 甘草（炙）三两 干姜二两 半夏（洗）半升 桂枝三两 细辛三两

上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蒌根三两。

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炮）一枚。

若小便不利少腹满者，去麻黄加茯苓四两。

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去皮、尖）半升。

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薤白如鸡子（熬令赤色）。

〔按〕“加薤白如鸡子，熬令赤色”，此必传写之讹。盖本草薤花即芫花类也，用之攻水，其力甚峻，五分可令人下行数十次，岂有治停饮之微利，而用鸡子大之薤花者乎？当改加茯苓四两。

〔注〕太阳停饮有二：一中风，表虚有汗，

五苓散证也；一伤寒，表实无汗，小青龙汤证也。表实无汗，故合麻桂二方以解外。去大枣者，以其性泥也。去杏仁者，以其无喘也，有喘者加之。去生姜者，以有干姜也，若呕者仍用。佐干姜、细辛，极温极散，使寒与水俱从汗而解。佐半夏逐痰饮，以清不尽之饮。佐五味收肺气，以敛耗伤之气。若渴者，去半夏加花粉，避燥以生津也。若微利与噎，小便不利，少腹满，俱去麻黄，远表以就里也。加附子以去噎散寒，则噎可止。加茯苓以利水，则微利少腹满可除矣。此方与越婢汤同治水饮溢于表，而为肤胀、水肿，宜发汗外解者，无不随手而消。越婢治有热者，故方中君以石膏以散阳水也。小青龙治有寒者，故方中佐以姜、桂以消阴水也。

葛根汤 治太阳、阳明两经合病，头项强痛，背亦牵强，脉浮无汗恶风者，及表不解，下利而呕者，并宜服此发汗。

葛根四两 麻黄（去节）三两 桂枝二两 芍药二两 甘草（炙）二两 生姜（切）二两 大枣（擘）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

〔注〕是方也，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麻黄佐桂枝发太阳营卫之汗，葛根君桂枝解阳明肌表之邪。不曰桂枝汤加麻黄、葛根，而以葛根命名者，其意重在阳明，以呕利属阳明多也。二阳表急，非温服覆而取汗，其表未易解也。或呕或利，里已失和，虽啜粥而胃亦不能输精于皮毛，故不须啜粥也。柯琴曰：此证身不疼、腰不疼、骨节不疼、不恶寒，是骨不受寒矣。头项强痛，下连于背，牵动不宁，是筋伤于风矣。不喘不烦躁，不干呕，是里不病。无汗恶风，病只在表。若表病而兼下利，则是表实里虚矣。比麻黄、青龙二证较轻，然项强连背拘强，更甚于项强无汗，不失为表。但脉浮不紧，故不从乎麻黄，而于桂枝方加麻黄倍葛根以去实，小

变麻桂之法也。盖葛根为阳明主药，凡太阳有阳明者，则佐入太阳药中；凡少阳有阳明者，则佐入少阳药中，无不可也。李杲定为阳明经药。张洁古云：未入阳明者，不可便服。岂二人未读仲景书乎？要知葛根、桂枝，俱是解肌和里之药，故有汗、无汗，下利、不下利，俱可用。与麻黄之专于发表者不同也。

《金匱》治太阳病无汗，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

〔集注〕喻昌曰：伤寒项背几几，无汗恶风者，用葛根汤。此证亦用之者，以其邪在太阳、阳明两经之界。两经之热并于胸中，必伤肺金清肃之气，故水道不行，小便少，津液不布而无汗。阳明之筋内结胃口，外行胸中，过人迎，环口，热并阳明，斯筋脉牵引，口噤不得语。然刚痉无汗，必从汗解，况湿邪内郁，必以汗出如故而止。故用此汤，合解两经之湿热，与风寒之表法，无害其同也。

桂枝麻黄各半汤 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桂枝一两六铢 芍药一两 麻黄（去节）一两 生姜一两 甘草（炙）一两 大枣（擘）四枚 杏仁（去皮、尖）二十四个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温服六合。

〔注〕太阳病，得之八、九日，有如疟状之寒热。热多寒少者，其人不呕，小便清白，此里和不受邪。虽为欲自愈，然必审其如疟状寒热，一日二、三度，轻轻而发，诊其脉微而且缓，则知邪衰正复，表里将和，始为欲愈也。若脉微不缓，正未复也；更恶寒者，邪未衰也。虽不能自愈，但已为前之汗、吐、下虚其表里，故

不可更发汗、更吐、更下也。脉微恶寒，表里俱虚，面色当白，今色反赤，是犹有表邪怫郁，不能得小汗出宣发阳气，故面赤身痒，未欲解也，宜桂枝麻黄各半汤，小小汗之以和营卫，自可愈也。

桂枝二麻黄一汤 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桂枝一两十七铢 芍药一两六铢 麻黄（去节）十六铢 甘草一两二铢 杏仁（去皮、尖）十六个 生姜一两六铢 大枣（擘）五枚

上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

〔注〕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不解，若烦渴者，则表邪已入阳明，白虎汤证也。今脉虽洪大而不烦渴，则为表邪仍在太阳，故与桂枝汤如前法也。若脉不洪大，壮热亦减，惟寒热如疟，日再发者，虽属轻邪，然终为微寒所持，非汗出必不解也，宜桂枝二麻黄一汤，小发营卫之汗。不用麻黄桂枝各半汤者，盖因已大汗出，不欲其发营卫汗，欲其和营卫汗也。

桂枝二越婢一汤 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桂枝一两六铢 芍药一两 甘草（炙）一两三铢 石膏二十四铢 麻黄十六铢 大枣（擘）五枚 生姜（切）一两六铢

上七味，以水五升，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本方当裁为越婢汤、桂枝汤，各饮一升，今合为一方，桂枝二越婢一汤。

〔注〕桂枝二越婢一汤，即大青龙以杏仁易芍药也，名虽越婢辅桂枝，实则大青龙之变制也。去杏仁恶其从阳而辛散，用芍药以其走阴而酸收。以此易彼，裁而用之，则主治不同也。

以桂枝二主之，则不发汗。可知越婢一者，乃麻黄、石膏二物，不过取其辛凉之性，佐桂枝二中和表而清热，则是寓微汗于不发之中，亦可识也。非若大青龙以石膏佐麻黄而为发汗驱热之重剂也。桂枝二麻黄一汤，治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而无热多寒少，故不用石膏之凉也。桂枝麻黄各半汤，治如疟状，热多寒少，而不用石膏更倍麻黄者，以其面有怫郁热色，身有皮肤作痒，是知热不向里而向表，令得小汗以顺其势，故亦不用石膏之凉里也。桂枝二越婢一汤，治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而用石膏者，以其表邪寒少，肌里热多，故用石膏之凉，佐麻桂以和营卫，非发营卫也。今人一见麻桂，不问轻重，亦不问温覆不温覆，取汗不取汗，总不敢用。皆因未究仲景之旨，麻桂只是营卫之药。若重剂温覆取汗，则为发营卫之药；轻剂不温覆取汗，则为和营卫之药也。

越婢汤 治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者。又治里水，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术汤主之。

麻黄六两 石膏半斤 生姜（切）三两 大枣（擘）十五枚 甘草一两

恶风加附子一枚（炮）。

上五味，以水六升，煮麻黄，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三服。

〔集注〕喻昌曰：越婢汤者，示微发表于不发之方也，大率取其通调营卫。麻黄、石膏二物，一甘热，一甘寒，合而用之，脾偏于阴则和以甘热，胃偏于阳则和以甘寒。乃至风热之阳，水寒之阴，凡不和于中土者，悉得用之何也？中土不和，则水谷不化其精悍之气以实营卫。营卫虚，则或寒、或热之气，皆得壅塞其隧道，而不通于表里。所以在表之风水用之，而在里之水兼渴，而小便自利者，咸必用之，无非欲其不害中土耳。不害中土，自足消患于方萌矣。赵良曰：五脏各一其阴阳，独脾胃居中

而两属之，故土不独成四气。土亦从四维而后成，不惟火生而已。于是四方有水寒之阴，即应于脾；风热之阳，即应于胃，饮食五味之寒热，凡入于脾胃者亦然。一有相干，则脾气不和，胃气不清，而水谷不化其精微，以行营卫，以实阴阳也。甘者，土之本味，所以脾气不和，和以甘热，胃气不清，清以甘寒。麻黄之甘热，走手足太阴经，连于皮肤，行气于三阴，以祛阴寒之邪；石膏之甘寒，走手足阳明经，达于肌肉，行气于三阳，以祛风热之邪。既用其味甘以入土，用其寒、热以和阴阳，用其性善走以发越脾气，更以甘草和中缓急，二药相协而成功。大枣之甘，补脾中之血；生姜之辛，益胃中之气。恶风者阳虚，故加附子以益阳。风水者，则加术以散皮肤间风水气，发谷精以宣营卫，与麻黄、石膏为使，引其入土也。越婢之名，不亦宜乎！

〔按〕喻昌所论明析，赵良之说，能细剖其理，开悟后学，故两录之。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治温热内发，表里俱热，头痛身疼，不恶寒反恶热，无汗而喘，大烦大渴，脉阴阳俱浮者，用此发汗而清火。若脉浮弱沉紧，沉细恶寒，自汗出而不渴者，禁用。

麻黄（去节）四两 杏仁（去皮、尖）五十枚 甘草（炙）二两 石膏（碎，绵裹）半斤

上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集注〕柯琴曰：石膏为清火之重剂，青龙、白虎皆赖以建功，然用之不当，适足以召祸。故青龙以无汗烦躁，得姜、桂以宣卫外之阳也；白虎以有汗烦渴，须粳米以存胃中之液也。此但热无寒，故不用姜、桂，喘不在胃而在肺，故不须粳米。其意重在存阴，不必虑其亡阳也，故于麻黄汤去桂枝之监制，取麻黄之专开，杏仁之降，甘草之和，倍石膏之大寒，除内外之实热，斯溱溱汗出，而内外之烦热与喘悉除矣。

麻黄附子细辛汤 治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二三日无里证者。

麻黄一两 附子（炮）一枚 细辛二两
热微者，以甘草易细辛微发汗。

上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沫，内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集注〕柯琴曰：少阴主里，应无表证；病发于阴，应有表寒。今少阴始受寒邪而反发热，是有少阴之里，而兼有太阳之表也。太阳之表脉应不沉，今脉沉者，是有太阳之证，而见少阴之脉也。故身虽热而脉则沉也。所以太阳病而脉反沉，便用四逆以急救其里；此少阴病而表反热，便于表剂中加附子以预固其里。夫发热无汗，太阳之表不得不开；沉为在里，少阴之枢又不得不固。设用麻黄开腠理，细辛散浮热，而无附子以固元阳，则少阴之津液越出，太阳之微阳外亡，去生便远。惟附子与麻黄并用，则寒邪虽散，而阳不亡。此里病及表，脉沉而当发汗者，与病在表脉浮而发汗者迥庭也。若表微热，则受寒亦轻，故以甘草易细辛而微发其汗，甘以缓之，与辛以散之者，又少间矣。

桂枝加附子汤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此方主之。

桂枝汤加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煎、服法同，不须啜粥。

〔集注〕柯琴曰：发汗太过，阳无所止息，而汗出不止矣。汗多亡阳，玄府不闭，风乘虚入，故复恶风；津液外泄，不能润下，故小便难。四肢者，诸阳之本；阳气者，柔则养筋，开阖不得，风寒从之，故筋急而屈伸不利也。是方以附子加入桂枝汤中，大补表阳也；表阳密，则漏汗自止，恶风自罢矣。汗止津回，则小便自利，四肢自柔矣。汗漏不止，与大汗出同，而从化变病则异。服桂枝、麻黄后，大汗出而大烦渴，是阳陷于里，急当救阴，故用白虎加人参汤。服桂枝、麻黄汤，大汗出遂漏不止，是

阳亡于外，急当救阳，故用桂枝加附子汤。要知发汗之剂，用桂枝不当，则阳陷于里者多；用麻黄不当，则阳亡于外者多。因桂枝汤有芍药而无麻黄，故虽汗大出，而玄府尚能自闭，多不致亡阳于外耳。

芍药甘草附子汤 发汗病解，反恶寒者，虚故也，此方主之。

芍药三两 甘草（炙）二两 附子（炮去皮，破八片）一枚

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服。

〔集注〕柯琴曰：发汗病解而反恶寒，比未汗时更甚，其阳虚可知矣。夫太阳、少阴为表里，太阳之病，本由少阴之虚，不能藏精而为阳之守也。今恶寒反见于发汗病解后，是寒邪已从汗解，太阳阳虚不能卫外而为阴之使也，则阳亡之兆已见于此。若仍以桂枝汤攻表，非以扶阳反以亡阳也。故以芍药收少阴之精气，甘草缓阴邪之上行，附子补坎宫之少火，但使肾中元阳得位，在表之虚阳恶寒自解耳。

桂枝甘草汤 治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

桂枝四两 甘草（炙）二两

上二味，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

〔集注〕柯琴曰：汗出多，则心液虚，中气馁，故悸。叉手自冒，则外有所卫，得按则内有所依，如此不堪之状，望之而知其虚矣。桂枝本营分药，得麻黄，则令营气外发而为汗，从辛也；得芍药，则收敛营气而止汗，从酸也；得甘草，则补中气而养血，从甘也。故此方以桂枝为君，独任甘草为佐，以补阳气、生心液。甘温相得，斯气血和而悸自平。不须附子者，以汗虽多而未至于阳亡。不须芍药者，以汗已止而嫌其阴敛也。

桂枝加芍药加大黄汤 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

枝加芍药汤主之。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

桂枝加芍药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更加芍药三两，随前共六两，余依桂枝汤法。

桂枝加大黄汤方

即桂枝加芍药汤方内，更加大黄一两。

〔集注〕柯琴曰：腹满为太阴、阳明俱有之证，然位同而职异。太阴主出，太阴病则腐秽之出不利，故满而时痛；阳明主内，阳明病则腐秽燥而不行，故大实而痛。大实痛是阳明病，不是太阴病。仲景因表证未解，阳邪已陷入于太阴，故倍芍药以益脾调中，而除腹满时痛，此用阴和阳法也。若表邪未解，而阳邪陷入于阳明，则加大黄以润胃通结，而除其大实痛，此双解表里法也。凡妄下必伤胃气，胃气虚则阳邪袭阴，故转属太阴；胃液涸则两阳相搏，故转属阳明。属太阴则腹满时痛而不实，阴道虚也；属阳明则腹满大实而痛，阳道实也。满而时痛，是下利之兆，大实而痛，是燥屎之征。故倍加芍药，小建建中之剂；少加大黄，微示调胃之方。

小建中汤 治伤寒表未解，或心悸而烦，或腹中急痛，而脉阳涩阴弦者。

桂枝三两 芍药六两 生姜（切）三两 甘草二两 胶饴一斤 大枣（擘）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胶饴，更上火消解，日三服。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注〕是方也，即桂枝汤倍芍药加胶饴。名曰小建中，谓小小建立中气，以中虽已虚，表尚未和，不敢大补也。故以桂枝汤仍和营卫，倍芍药加胶饴调建中州，而不啻稀粥温服令汗，盖其意重在中虚，而不在伤寒之表也。中虚建立，营卫自和，津液可生，汗出乃解，烦悸可除矣。

伤寒浮得脉涩，营卫不足也；沉得脉弦，木入土中也。营卫不足则表虚，木入土中则里急，表虚里急，故亦以此汤主治也。呕家不可用，谓凡病呕者不可用，恐甜助呕也。

炙甘草汤 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者。又治肺痿，咳吐多，心中温温液液者。

甘草（炙）四两 生姜（切）三两 桂枝三两 麦门冬半升 麻子仁半升 大枣（擘）十二枚 人参一两 阿胶二两 生地黄一斤

上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胶，烊消尽，服一升，日三服。

〔集注〕柯琴曰：仲景于脉弱阴弱者，用芍药以益阴；阳虚者，用桂枝以通阳；甚则加人参以生脉，未有用地黄、麦冬者。岂以伤寒之法义重扶阳乎？抑阴无骤补之法欤？此以心虚脉结代，用生地黄为君，麦冬为臣，峻补真阴，开后学滋阴之路也。地黄、麦冬，味虽甘而气则寒，非发陈、蕃秀之品，必得人参、桂枝以通阳脉，生姜、大枣以和卫营，阿胶补血，酸枣安神；甘草之缓，不使速下；清酒之猛，捷于上行，内外调和，悸可宁而脉可复矣。酒七升水八升，只取三升者，久煎之则气不峻，此虚家用酒之法。且知地黄、麦冬得酒最良。此证当用酸枣仁，肺痿用麻子仁可也。如无真阿胶，以龟板胶代之。

桂枝人参、葛根黄芩黄连二汤合论：太阳外证未解，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表里不解，脉微弱，心下痞硬者，桂枝人参汤主之。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其脉促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桂枝人参汤

桂枝四两 甘草四两 人参三两 白术三两 干姜三两

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更煮三升，日再服，夜一服。

葛根黄芩黄连汤

葛根半斤 黄连三两 黄芩三两 甘草（炙）二两

水八升，先煮葛根，减二升；内诸药，煮二升，分温再服。

〔集注〕柯琴曰：外热不除，是表不解，下利不止，是里不解，病因则同。一以微弱之脉而心下痞硬，是脉不足而证有余；一以脉促而喘，反汗自出，是脉有余而证不足。表里虚实，当从脉而辨证矣。弱脉见于数下后，则痞硬为虚。故用理中之辛甘温补，止利消痞硬，又加桂枝以解表。先煮四味，后内桂枝，和中之力饶，而解肌之气锐，是于两解中寓权宜法也。桂枝证脉本缓，误下后而反促，阳气重，可知邪束于表，阳扰于内，故喘而汗出。利遂不止者，是暴注下迫，属于热也。故君气清质轻之葛根，以解肌而止利；佐苦寒清肃之芩连，以止汗而除喘；又加甘草以和中。先煮葛根后内诸药，解肌之力缓，而清中之气锐，又与补中逐邪者殊法矣。又曰：上条脉证是阳虚，虽协热于外，而里则虚寒；下条脉证是阳盛，虽下利不止，而表里俱实。同一协热利，同是表里不解，而寒热虚实攻补不同。前方理中加桂枝，而冠桂枝于人参之上；后方泻心加葛根，而冠葛根于芩连之首。不名理中、泻心者，总为表未解故耳。补中亦能解表，凉中亦能散表，补中亦能散痞，凉中亦能止利。仲景制两解方，神化如此。

白虎汤 治阳明证，汗出渴欲饮水，脉洪大浮滑，不恶寒反恶热。

石膏（碎，绵裹）一斤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 粳米六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集注〕柯琴曰：阳明邪从热化，故不恶寒而恶热，热蒸外越，故热汗自出；热烁胃中，故

渴欲饮水；邪盛而实，故脉滑，然犹在经，故兼浮也。盖阳明属胃，外主肌肉，虽有大热而未成实，终非苦寒之味所能治也。石膏辛寒，辛能解肌热，寒能胜胃火，寒性沉降，辛能走外，两擅内外之能，故以为君。知母苦润，苦以泻火，润以滋燥，故以为臣。用甘草、粳米调和于中宫，且能土中泻火，作甘稼穡，寒剂得之缓其寒，苦药得之平其苦，使沉降之性，皆得留连于味也。得二味为佐，庶大寒之品无伤损脾胃之虑也。煮汤入胃，输脾归肺，水精四布，大烦大渴可除矣。白虎为西方金神，取以名汤，秋金得令而炎暑自解矣。更加人参以补中益气而生津，协和甘草、粳米之外，承制石膏、知母之寒，泻火而土不伤，乃操万全之术者。

白虎加人参汤 治太阳中热，汗出恶寒，身热而渴者，喝是也。

石膏一斤 知母六两 甘草二两 粳米六合 人参三两

上五味，以水如前煮服法。

〔集注〕赵良曰：汗出恶寒，身热而不渴者，中风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者，中喝也。其证相似，独以渴不渴为辨。然伤寒、中风，皆有背微恶寒与时时恶风而渴者，亦以白虎加人参汤治之。盖为火烁肺金，肺主气者也。肺伤则卫气虚，卫虚则表不足，由是汗出身热恶寒。《内经》曰：心移热于肺，传为膈消。膈消则渴，皆相火伤肺所致，可知其要在救肺也。石膏能治三焦火热，功多于清肺，退肺中之火，故用为君。知母亦就肺中泻心火，滋水之源，人参生津、益所伤之气而为臣。粳米、甘草补土以资金为佐也。

猪苓汤 治阳明病，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胶 滑石 泽泻各一两

上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

滓；内下阿胶，烱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集注〕赵羽皇曰：仲景制猪苓一汤，以行阳明、少阴二经水热。然其旨全在益阴，不专利水。盖伤寒表虚最忌亡阳，而里热又患亡阴。亡阴者，亡肾中之阴与胃家之津液也。故阴虚之人，不但大便不可轻动，即小水亦忌下通。盖阴虚过于渗利，则津液反致耗竭。方中阿胶质膏养阴而滋燥，滑石性滑去热而利水，佐以二苓之渗泻，既疏浊热而不留其瘀壅，亦润真阴而不苦其枯燥，是利水而不伤阴之善剂也。故太阳利水用五苓者，以太阳职司寒水，故加桂以温之，是暖肾以行水也。阳明、少阴之用猪苓，以二经两关津液，特用阿胶、滑石以润之，是滋养无形以行有形也。利水虽同，寒温迥别，惟明者知之。

五苓散 附：茵陈五苓散 治脉浮小便不利，热微消渴者。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

茯苓十八铢 猪苓十八铢 白术十八铢 泽泻一两 桂半两

上五味为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服暖水，汗出愈。

〔注〕是方也，乃太阳邪热入腑，水气不化，膀胱表里药也。一治水逆，水入则吐；一治消渴，水入则消。夫膀胱者，津液之腑，气化则能出矣。邪热入之，若水盛则水壅不化而水蓄于上，膀胱之气化不行，致小便不利也。若热盛则水为热耗，而水消于上，膀胱之津液告竭，致小便不利也。水入吐者，是水盛于热也；水入消者，是热盛于水也。二证皆小便不利，故均得而主之。然小便利者不可用，恐重伤津液也。由此可知五苓散非治水热之专剂，乃治水热小便不利之主方也。君泽泻之咸寒，咸走水腑，寒胜热邪。佐二苓之淡渗，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并泻水热也。用白术之燥湿，健脾助土，为之堤防以制水也。用桂之辛温，宣通阳气，蒸化三焦以行水也。泽泻得二苓下降，利

水之功倍，小便利而水不蓄矣。白术须桂上升，通阳之效捷，气腾津化渴自止也。若发热表不解，以桂易桂枝，服后多服暖水，令汗出愈。是此方不止治停水小便不利之里，而犹解停水发热之表也。加人参名春泽汤，其意专在助气化以生津。加茵陈名茵陈五苓散，治湿热发黄，表里不实，小便不利者，无不克也。

桂枝汤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 治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主之。

桂枝去芍药加茯苓白术汤方

于桂枝汤方内，去芍药加茯苓、白术各三两，余依桂枝汤法煎服。小便利则愈。

〔注〕服桂枝汤已汗也，或下之已下也，今仍有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之表；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停饮之里；无汗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当用小青龙汗之。今无汗表不解，有水气，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而不用小青龙者，以其已经汗下，表里俱虚也。故仍用桂枝汤以解表，去芍药之酸收，避无汗心下之满；加茯苓之燥渗，因水停小便不利也。余依桂枝汤法煎服，谓依桂枝汤法取汗也。小便利则愈，谓饮病输水道则愈也。此方即桂苓甘术汤而有生姜、大枣。其意专在解肌，利水次之，故用生姜、大枣佐桂枝，以通津液取汗也。桂苓甘术汤不用生姜、大枣而加茯苓，其意专在利水，扶阳次之，故倍加茯苓君桂枝，于利水中扶阳也。故方后不曰依服桂枝汤方也。

十枣汤 治太阳中风表解，桡桡汗出而不恶寒，里有水气，小便不利，呕逆短气，心下至胁痞满硬痛者。此治水之急方也。

大枣（擘）十枚 甘遂 大戟 芫花（熬）各等分

上三味，各别捣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枣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强人一钱，羸人服半钱，平旦温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再服，加半钱。得快下后，糜粥自养。

〔集注〕柯琴曰：仲景治水之方，种种不同，此其最峻者也。凡水气为患，或喘或咳，或悸或噎，或吐或利，病在一处而止。此则水邪留结于中，心腹胁下痞满硬痛，三焦升降之气阻隔难通。此时表邪已罢，非汗散之法所宜；里饮实盛，又非淡渗之品所能胜，非选逐水至峻之品以折之，则中气不支，束手待毙矣。甘遂、

芫花、大戟三味，皆辛苦气寒而禀性最毒，并举而用之，气味相济相须，故可夹攻水邪之巢穴，决其渎而大下之，一举而患可平也。然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以毒药攻邪，必伤及脾胃，使无冲和甘缓之品为主宰，则邪气尽而大命亦随之矣。然此药最毒，参、术所不能君，甘草又与之相反，故选十枣之大而肥者以君之，一以顾其脾胃，一以缓其峻毒。得快利后，糜粥自养，一以使谷气内充，一以使邪不复作。此仲景用毒攻病之法，尽美又尽善也。昧者惑于甘能中满之说，而不敢用，岂知承制之理乎？

御纂医宗金鉴 卷三十二

删补名医方论 卷七

大承气汤 治阳明病，潮热，手足濇然汗出，谵语汗出多，胃燥独语，如见鬼状，喘冒不能卧，腹满痛，脉滑实。又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又少阴病初得之，口燥咽干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痛，口燥舌干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

大黄（酒洗）四两 厚朴半斤 枳实（炙）五枚 芒硝三合

上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再上火微煮一、二沸，分温再服。得下即停后服。

小承气汤

大黄四两 厚朴（炙，去皮）二两 枳实三枚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三服。初服汤当大便，不尔再服，以利为度。得便即止服。

〔集注〕柯琴曰：诸病皆因于气，秽物之不去，由于气之不顺也。故攻积之剂，必用气分之药，因以承气名汤。方分大、小者，有二义焉：厚朴倍大黄，是气药为君，名大承气；大黄倍厚朴，是气药为臣，名小承气。味多性猛，制大其服，欲令大泄下也，因名曰大；味寡性缓，制小其服，欲微和胃气也，因名曰小。且煎法更有妙义，大承气用水一斗，煮枳、朴，取五升，去滓，内大黄，再煮取二升，内芒硝，何哉？盖生者气锐而先行，熟者气纯而和缓，仲景欲使芒硝先化燥屎，大黄继通地道，而后枳、朴除其痞满。若小承气以三味同煎，不分次第，同一大黄，而煎法不同，此可见仲景微和之意也。

喻昌曰：《金匱》治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齮齿，可与大承气汤，乃死中求生之法也。《灵枢》谓热而痉者死，腰折、瘈疢、齿齮也。兹所云卧不着席，即腰折之变文。脚挛急，即瘈疢之变文。且齮齿加以胸满

口禁，上、中、下三焦热邪充斥，死不旋踵矣。在伤寒证腹满可下，胸满则不可下，然投是汤者，须知所谓胸满，谓其邪尚在表，故不可下。此证入里之热，极深极重，匪可比伦，况阳热深极，阴血立至消亡，即小小下之，尚不足以胜其阳救其阴。故取此汤以承领其一线之阴气，阴气不尽为阳热所劫，因而得生者多矣。“可与”二字甚活，临证酌而用之，初非定法也。既有下之重伤其阴之大戒，复有下之急救其阴之活法，学者欲为深造，端在此矣。

调胃承气汤 治表解有汗，里热不除，胃因不和，而不作解者。

大黄（酒洗）四两 甘草（炙）二两 芒硝半斤

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二味，取一升，去滓；内芒硝，微煮令沸，少少温服之。

〔注〕三承气汤之立名，而曰大者，制大其服，欲急下其邪也；小者，制小其服，欲缓下其邪也。曰调胃者，则有调和承顺胃气之义，非若大、小专攻下也。经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火淫于内，治以苦寒。君大黄之苦寒，臣芒硝之咸寒，二味并举，攻热泻火之力备矣。更佐甘草之缓，调停于大黄、芒硝之间，又少少温服之，使其力不峻，则不能速下而和也。

更衣丸 治津液不足，肠胃干燥，大便不通。

朱砂（研如飞面）五钱 芦荟（研细，生用）七钱

滴好酒少许，和丸。每服一钱二分，好酒下。

〔集注〕柯琴曰：胃为后天之本，不及固病，太过亦病。然太过复有阳盛阴虚之别焉。两阳合明而胃家实，仲景制三承气汤以下之；三阳燥结而津液亡，前贤又制更衣丸以润之。古人入厕必更衣，故以此命名也。朱砂以汞为体，性寒重坠下达；芦荟以液为质，味苦膏润下滋。兼以大寒大苦之性味，能润燥结，从上导下而胃

关开矣。合以为丸，两者相须，得效最宏，奏功甚捷，诚匪夷所思矣。

麻仁丸 又名脾约丸 治肠胃燥热，大便秘结，小便数多。

麻子二升 芍药半斤 枳实半斤 大黄（去皮）一斤 厚朴（去皮）一斤 杏仁（去皮、尖熬，碾脂）一升

上六味为末，炼蜜为丸，桐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利为度。

〔集注〕成无己曰：约者，约结之约，又约束也。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今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小便数而大便硬，故曰脾约。麻仁甘平而润，杏仁甘温而润。经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本草曰：润可去燥。是以麻仁为君，杏仁为臣。枳实破结，厚朴泻满，故以为佐。芍药调中，大黄通下，故以为使。

朱震亨曰：既云脾约；血枯火燔津竭，理宜滋阴降火，津液自生，何秘之有？此方惟热甚而稟实者可用，热微而虚者，愈致燥涸之苦矣。

桃仁承气汤 治血结胸中，手不可近，或中焦蓄血，寒热胸满，漱水不欲咽，善忘，昏迷如狂者。此方治败血留经，通月事。

桃仁（去皮、尖）五十个 桂枝三两 大黄四两 芒硝二两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下火先食，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

抵挡汤并丸 治伤寒蓄血，并治癥瘕，追虫攻毒甚佳。

水蛭（熬）三十个 虻虫（熬，去头足）三十个 大黄三两 桃仁（去皮、尖）三十个

上四味为散，以水五升，煮三升，去滓，温

服一升。不下再服，利为度。

水蛭（熬）二十个 虻虫（熬，去翅）二十五个 桃仁（去皮、尖）二十个 大黄三两

上四味杵，分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晡时当下血，若不下更服。

〔集注〕柯琴曰：膀胱为水腑，血本无所容蓄者也。少腹者，膀胱之室也，热结硬满，当小便不利，而反利者，是病不在膀胱内而在少腹内也。可知其随经之营血，因瘀热而结于少腹之里，而非膀胱之里也。故小便虽利，而硬满急结，蓄血仍瘀于少腹也。热淫于内，神魂不安，故发狂。血瘀不行，则营不运，故脉微而沉，营不运，则气不宣，故沉而结也。营气不周于身，则身黄。消谷善饥者，胃火炽盛也。大便反易者，血之濡也；色黑者，蓄血渗入也。善忘者，血不荣、智不明也。此皆瘀血之征兆，非至峻之剂，不足以抵其巢穴而当此重任，故立抵当汤。蛭，虫之善饮血者，而利于水。虻，虫之善吮血者，而猛于陆。并取水陆之善取血者以攻之，同气相求，更佐桃仁之苦甘，推陈致新，大黄之苦寒，荡涤邪热，故名抵当也。若热虽盛而未狂，少腹满而未硬，宜小其制，为丸以缓治之。若外证已解，少腹急结，其人如狂，是转属阳明，用调胃承气加桃仁、桂枝之行血者于其中，以微利之，胃和则愈矣。此桃仁承气为治之缓也。

栀子豉汤附：加减诸汤 治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烦躁，心中懊懊，怵惕懊懊，目疼鼻干，不得卧。

栀子（擘）十四枚 香豉（绵裹）四合

上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止后服。

若少气者，加甘草二两。若呕者，加生姜三两。若下后心烦腹满、起卧不安者，去香豉加厚朴四两、枳实四枚。若医以丸药下之，身热不去，心中结痛，去香豉加干姜二两。若身

热发黄者，去香豉加甘草一两、黄柏二两。

〔集注〕柯琴曰：太阳以心腹为里，阳明以心腹为表。盖阳明之里是胃实，不特发热恶热、目痛鼻干、汗出身重谓之表。一切虚烦虚热，咽燥口苦舌胎，腹满烦躁不得卧，消渴而小便不利，凡在胃之外者，悉是阳明之表也。仲景制汗剂，是开太阳表邪之出路，制吐剂是引阳明表邪之出路。所以太阳之表宜汗不宜吐，阳明之表当吐不当汗。太阳当汗而反吐之，便见自汗出不恶寒，饥不能食，朝食暮吐，欲食冷食，不欲近衣等证，此太阳转属阳明之表法，当栀子豉汤吐之。阳明当吐而不吐，反行汗下，温针等法，以致心中懊懊，怵惕懊懊，烦躁舌胎等证，然仍在阳明之表，仍当栀子豉汤主之。栀子苦能涌泄，寒能胜热，其形象心，又赤色通心，故主治心中上、下一切证。豆形象肾，又黑色入肾，制而为豉，轻浮上行，能使心腹之浊邪上出于口，一吐而心腹得舒，表里之烦热悉解矣。所以然者，急除胃外之热，不致胃家之实，即此栀子豉汤为阳明解表之圣剂矣。热伤气者少气，加甘草以益气。虚热相转者多呕，加生姜以散邪。若下后而心腹满，起卧不安，是热已入胃，便不当吐，故去香豉。屎未燥硬，不宜复下，故只用栀子以除烦，佐枳、朴以泄满，此两解心腹之妙，又小承气之轻剂也。若以丸药下之，身热不去，知表未解也，心中结痛，知寒留于中也。表热里寒，故任栀子之苦以除热，倍干姜之辛以逐寒，而表热自解，里寒自除。然非吐不能达表，故用此以探吐之。此又寒热并用，为和中解表之剂矣。内外热炽，肌肉发黄，必须苦甘之剂以调之，柏皮、甘草色黄而润，助栀子以除内烦而解外热。形色之病，仍假形色以通之。此皆用栀子豉汤加减以御阳明表证之变幻也。夫栀子之性，能屈曲下行，不是上涌之剂，惟豉之腐气上蒸心肺，能令人吐耳。观瓜蒂散必用豉汁和服，是吐在豉而不在栀也。栀子干姜汤去豉用姜，是取其横开。栀子厚朴汤，以枳、朴易豉，是取其下泄。似皆不欲上越之义，虽苦亦能作涌，然非探吐不能吐也。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则栀子之性自明矣。

瓜蒂散 治胸中痞硬痰饮，一切实邪，及气冲咽不得息者，用此吐之。

瓜蒂（熬黄）一分 赤小豆一分

上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已，合治之。取一钱匕，以香豉一合，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温，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服，得快吐乃止。

〔注〕胸中者，清阳之府，诸邪入胸，皆阻阳气不得宣达，以致胸满痞硬，热气上冲，燥渴心烦，嘔嘔欲吐，脉数促者，热郁结也。胸满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手足寒冷，欲吐不能吐，脉迟紧者，寒郁结也。凡胸中寒热与气与饮郁结为病，凉非汗下之法所能治，必得酸苦涌泻之品，因而越之。上焦得通，阳气得复，痞硬可消，胸中可和也。瓜蒂极苦，赤豆味酸，相须相益，能除胸胃中实邪，为吐剂中第一品也。而佐香豉粥汁合服者，借谷气以保胃气也。服之不吐，少少加服，得快吐而即止者，恐伤胃中元气也。此方奏功之捷，胜于汗下。所以三法鼎立，今人不知岐伯、仲景之精义，置之不用，可胜惜哉！

小陷胸汤 治心下痞，按之则痛，脉浮滑者。

黄连一两 半夏半升 瓜蒌实（大者）一个

上三味，以水六升，先煮瓜蒌实，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分温三服。

〔集注〕程知曰：此热结未深者，在心下，不似大结胸之高在心上。按之痛，比手不可近为轻。脉之浮滑又缓于沉紧，但痰饮素盛，挟热邪而内结，所以脉见浮滑也。以半夏之辛散之，黄连之苦泻之，瓜蒌之苦润涤之，皆所以除热散结于胸中也。先煮瓜蒌，分温三服，皆以缓治上之法。

程应旆曰：黄连涤热，半夏导饮，瓜蒌润燥，合之以开结气，亦名曰陷胸者，攻虽不峻，而一皆直泻，其胸里之实邪，亦从此夺矣。

大陷胸汤丸 主治伤寒发热，不发汗而反下之，表热乘虚入于胸中，与不得为汗之水气结而不散，令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其人身无大热，但头汗出，或潮热燥渴，脉沉紧者。如水肿、肠癖，初起形气俱实者，亦可用。

大黄六两 芒硝 苦葶苈子 杏仁（去皮）各半升 甘遂（为末）一钱

上五味，以水先煮大黄、杏、苈，去滓，内芒硝，煮一、二沸，内甘遂末，温服，得快利止后服。如未剧者，加白蜜二合，作丸如弹子大，水煮一丸，服过宿乃下，如不下更服。

〔集注〕柯琴曰：胸中者，宗气之所出，故名气海。气为阳，故属太阳之部。气为水母，气清则水精四布，气热则水浊而壅结矣。水结于胸，则津液不下，无以润肠胃，故大便必燥，不下输膀胱，故水道不通。大黄、芒硝善涤肠胃之热实，此病在胸中而亦用以为君者，热淫于内，当治以苦寒，且以润阳明之燥，是实则泻子之法，补膀胱之寒，亦制之以其所畏也。任甘遂之苦辛，所以直攻其水结。然水结因于气结，必佐杏仁之苦温，以开其水中之气，气行而水自利矣。水结又因于气热，必佐葶苈之大寒，以清其气分之热，源清而流自洁矣。若胸中水结而未及中焦者，当小其制，而复以白蜜之甘以缓之，使留恋于胸中，过宿乃下，但解胸心之结滞，而保肠胃之无伤，是又以攻剂为和剂也。是方为利水攻积之剂，故治水肿、痢疾之初起者甚捷。然必视其人壮实，可以一战成功，如平昔素虚弱与病久而不任攻伐者，当念虚虚之戒矣。

三物白散方 治伤寒，寒实结胸无热证者，及胸膈寒实痰水内结等证。

桔梗三分 贝母三分 巴豆（去皮，熬黑，研如泥）一分

上杵二味为末，内巴豆于臼中杵之，以白饮合服。强人一钱，羸者减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

冷粥一杯。

〔注〕是方治寒实痰水结胸，极峻之药也。君以巴豆极辛极烈，攻寒逐水，斩关夺门，所到之处无不破也。佐以贝母开胸之结，使以桔梗为之舟楫，载巴豆搜逐胸邪。膈上者必吐，膈下者必利，使其邪悉尽无余矣。然惟知任毒以攻邪，不量强羸，鲜能善其后也，故羸者减之。不利进热粥，利过进冷粥，盖巴豆性热，得热则行，得冷则止。不用水而用粥者，借谷气以保胃也。

大黄黄连泻心汤 治伤寒表解，心下痞，按之不软，其脉关上浮者。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上二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注〕痞硬虚邪而用大黄、黄连，能不起后人之疑耶？仲景使人疑处，正是妙处。盖因后人未尝细玩，不得其法，皆煎而服之，大悖其旨矣。观乎用气薄之麻沸汤渍大黄、黄连，须臾去滓，仅得其无形之气，不重其有形之味，是取其气味俱薄，不大泻下。虽曰攻痞，而攻之之妙义无穷也。

附子泻心汤 治伤寒表解，心下痞，恶寒汗出者。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黄芩一两 附子（炮去皮，别煮汁）一枚

上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

〔注〕心下硬痛，结胸也；硬而不痛，心下痞也。恶寒而复汗出，非表不解，乃表阳虚也。故以大黄、黄连、黄芩泻痞之热，附子温表之阳，合内外而治之。其妙在以麻沸汤渍三黄，须臾绞去滓，内别煮附子汁，义在泻痞之意轻，扶阳之意重也。

甘草泻心汤 治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

雷鸣，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

甘草四两 黄芩三两 黄连一两 干姜三两 半夏（洗）半升 大枣（擘）十二枚

上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注〕毋论伤寒、中风，表未解，总不可下，医反下之，因而成痞。其人下利日数十行，水谷不化，腹中雷鸣者，误下胃中空虚也。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者，乘虚客邪上逆也。医见心下痞硬，谓下之不尽，又复下之，其痞益甚。但此非结热之痞，亦非寒结之痞，乃乘胃空虚，客气上逆，阳陷阴凝之痞也。方以甘草命名者，取和缓之意。用甘草、大枣之甘温，补中缓急，治痞之益甚。半夏之辛，破客逆之上从。芩、连泻阳陷之痞热，干姜散阴凝之痞寒。缓急破逆，泻痞寒热，备乎其治矣。

生姜泻心汤 治伤寒汗出解后，胃中不和，心下痞硬，干噫食臭，胁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者。

甘草（炙）二两 人参三两 干姜一两 半夏（洗）半升 黄芩三两 黄连一两 生姜（切）四两 大枣（擘）十二枚

上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注〕伤寒汗出之后，余邪转属阳明，心下痞满硬痛不大便者，此其人胃素燥热，因而成实，攻之可也。今其人平素胃虚，兼胁下有水气，即不误下，余热乘虚入里，结成痞硬不痛。胃虚不能消化水谷，则干噫食臭也。胃中寒热不和，则腹中雷鸣下利也。名生姜泻心汤者，其义重在散水气之痞也。生姜、半夏散胁下之水气，人参、大枣补中州之土虚，干姜、甘草以温里寒，黄芩、黄连以泻痞热。备乎虚水寒热之治，胃中不和下利之痞，未有不愈者也。

半夏泻心汤 治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柴胡证具，而以他药下之，但满不痛，心下痞者。

半夏（洗）半升 黄芩三两 干姜三两 人参三两 黄连一两 甘草（炙）三两 大枣（擘）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集注〕王又原曰：伤寒五、六日，柴胡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成痞。即用小柴胡汤，以干姜易生姜，以黄连易柴胡。彼以和表里，此以彻上下。而必推半夏为君者，痞从呕得来，半夏之辛以破结而止呕也。

旋覆代赭石汤 治汗、吐、下解之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

旋覆花三两 人参二两 代赭石一两 半夏（洗）半升 生姜（切）五两 甘草（炙）三两 大枣（擘）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集注〕罗谦甫曰：汗、吐、下解后，邪虽去而胃气已亏矣。胃气既亏，三焦因之失职，清无所归而不升，浊无所纳而不降，是以邪气留滞，伏饮为逆，故心下痞硬，噫气不除。方中以人参、甘草养正补虚，姜、枣和脾养胃，所以安定中州者至矣。更以代赭石之重，使之敛浮镇逆，旋覆花之辛，用以宣气涤饮，佐人参以归气于下，佐半夏以蠲饮于上。浊降痞硬可消，清升噫气自除。观仲景治少阴水气上凌，用真武汤镇之；治下焦滑脱不守，用赤石脂禹余粮固之。此胃虚气失升降，复用此法理之，则胸中转否为泰。其为归元固下之法，各极其妙如此。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 治伤寒表不解，瘀热在里发黄者。

麻黄二两 赤小豆一升 杏仁（去皮、尖）四十枚 生姜（切）一两 大枣（擘）十二枚

甘草（炙）一两 生梓白皮一升 连轺二两

以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半日则尽。

〔注〕湿热发黄无表里证，热盛者清之，小便不利者利之，里实者下之，表实者汗之，皆无非为病求去路也。用麻黄汤以开其表，使黄从外而散。去桂枝者避其湿热也，佐姜枣者和其营卫也，加连轺、梓皮以泻其热，赤小豆以利其湿，同成表实发黄之效也。连轺即连翘根，无梓皮以茵陈代之。成无己曰：煎以潦水者，取其味薄不助湿热也。

梔子柏皮汤 治伤寒身黄发热，无表里证者。

梔子（擘）十五枚 甘草一两 黄柏一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注〕伤寒身黄发热者，若有无汗之表，以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汗之；若有成实之里，以茵陈蒿汤下之。今外无可汗表证，内无可下里证，惟有黄热，宜以梔子柏皮汤清之可也。此方之甘草当是茵陈，传写之误也。

茵陈蒿汤 阳明病发热，但头汗出，身无汗，小便不利，渴饮水浆，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腹微满者，本方主之。

茵陈蒿六两 梔子（擘）十四枚 大黄二两 上三味，以水二斗，先煮茵陈，减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小便当利，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

〔集注〕柯琴曰：太阳、阳明俱有发黄证，但头汗出而身无汗，则热不外越。小便不利，则热不下泄，故瘀热在里。然里有不同，肌肉是太阳之里，当汗而发之，故用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为凉散法。心胸是太阳阳明之里，当寒以胜之，用梔子柏皮汤，乃清火法。肠胃是阳明之里，当泻之于内，故立本方，是逐秽法。茵陈

禀北方之气，经冬不凋，傲霜凌雪，偏受大寒之气，故能除热邪留结，率梔子以通水源，大黄以调胃实，令一身内外瘀热，悉从小便而出，腹满自减，肠胃无伤，乃合引而竭之之法，此阳明利水之圣剂也。又曰：仲景治阳明渴饮有四法：本太阳转属者，五苓散微发汗以散水气；大烦燥渴小便自利者，白虎加参清火而生津；脉浮发热小便不利者，猪苓汤滋阴而利水；小便不利腹满者，茵陈蒿汤以泄满，令黄从小便出。病情治法，胸有成竹矣。每思仲景利小便必用气化之品，通大便必用承气之品。故小便不利

者，必加茯苓，甚者兼用猪苓。因二苓为气化之品，而小便由于气化也。兹小便不利，不用二苓者何？本论云：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汤复利小便故也。斯知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用，则汗不出而渴者，津液先虚，更不可用明矣。此以推陈致新之茵陈，佐以屈曲下行之梔子，不用枳、朴以承气，与芒硝之峻利，则大黄但可以润胃燥，而大便之不遽行可知。故必一宿而腹始减，黄从小便去而不由大肠去。仲景立法神奇，匪夷所思耳。

御纂医宗金鉴 卷三十三

删补名医方论 卷八

小柴胡汤 治伤寒五、六日，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口苦耳聋，脉弦数者，此是少阳经半表半里之证，宜此汤以和解之。

柴胡半斤 黄芩三两 人参三两 半夏半升 甘草(炙)三两 生姜(切)三两 大枣(擘)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若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瓜蒌实。

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瓜蒌根。

若腹中痛，去黄芩，加芍药。

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

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

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温覆取微似汗愈。

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

干姜。

〔集注〕程应旆曰：方以小柴胡名者，取配乎少阳之义也。至于制方之旨及加减法，则所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尽之矣。何则？少阳脉循胁肋，在腹阳背阴两岐间。在表之邪欲入里，为里气所拒，故寒往而热来；表里相拒而留于岐分，故胸胁苦满。神识以拒而昏困，故嘿嘿。木受邪则妨土，故不欲食。胆为阳木而居清道，为邪所郁，火无从泄，逼炎心分，故心烦。清气郁而浊，则成痰滞，故喜呕。呕则木火两舒，故喜之也。此则少阳定有之证，其余或之云者，以少阳在人身为游部，凡表里经络之罅，皆能随其虚而见之，不定之邪也。据证俱是太阳经中所有者，特以五、六日上见，故属之少阳，半表半里兼而有之，方是小柴胡证。方中以柴胡疏木，使半表之邪得从外宣，黄芩清火，使半里之邪得从内彻。半夏豁痰饮，降里气之逆。人参补久虚，助生发之气。甘草佐柴、芩调和内外。姜、枣佐参、夏

通达营卫，相须相济，使邪无内向而外解也。至若烦而不呕者，火成燥实而逼胸，故去人参、半夏加瓜蒌实也。渴者，燥已耗液而逼肺，故去半夏加瓜蒌根也。腹中痛，木气散入土中，胃阳受困，故去黄芩以安土，加白芍以戢木也。胁下痞硬者，邪既留则木气实，故去大枣之甘而泥，加牡蛎之咸而软也。心下悸、小便不利者，水邪侵乎心矣，故去黄芩之苦而伐，加茯苓之淡而渗也。不渴身有微热者，半表之寒尚滞于肌，故去人参加桂枝以解之也。咳者，半表之寒凑入于肺，故去参、枣，加五味子，易生姜为干姜以温之。虽肺寒不减黄芩，恐干姜助热也。总之，邪在少阳，是表寒里热，两郁不得升之，故小柴胡之治，所谓升降浮沉则顺之也。

大柴胡汤 治热结在内，心下急呕不止，郁郁微烦，柴胡证仍在者，与大柴胡汤下之。

柴胡半斤 黄芩三两 半夏半升 芍药三两 枳实四枚 大黄二两 生姜五两 大枣(擘)十二枚

上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注〕柴胡证在，又复有里，故立少阳两解法也。以小柴胡汤加枳实、芍药者，仍解其外以和其内也。去参、草者，以里不虚。少加大黄，以泻结热。倍生姜者，因呕不止也。斯方也，柴胡得生姜之倍，解半表之功捷，枳、芍得大黄之少，攻半里之效徐。虽云下之，亦下中之和剂也。

柴胡桂枝汤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此太阳少阳并病也，柴胡桂枝汤主之。

柴胡四两 桂枝一两半 人参一两半 甘草一两 半夏(洗)二合半 黄芩一两半 芍药一两半 大枣(擘)六枚 生姜(切)一两半

上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温服。

〔集注〕柯琴曰：仲景书中最重柴、桂二方。以桂枝解太阳肌表，又可以调诸经之肌表；小柴胡解少阳半表，亦可以和三阳之半表。故于六经病外，独有桂枝证、柴胡证之称，见二方之任重不拘于经也。如阳浮阴弱条，是仲景自为桂枝证之注释；血弱气虚条，亦仲景自为柴胡证之注释。桂枝有坏病，柴胡亦有坏病，桂枝有疑似证，柴胡亦有疑似证。病如桂枝证而实非，若脚挛急与胸中痞硬者是已。病如柴胡证而实非，本渴而饮水呕、食谷呕，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是已。此条为伤寒六七日，正寒热当退之时，反见发热恶寒诸表证，更见心下支结诸里证，表里不解，法当表里双解之。然恶寒微，发热亦微，可知肢节烦疼，则一身骨节不疼；可知微呕，心下亦微结，故谓之支结。表证虽不去而已轻，里证虽已见而未甚。故取桂枝之半，以散太阳未尽之邪；取柴胡之半，以解少阳微结之证。口不渴、身有微热者，法当去人参；以六、七日来，邪虽未解，而正已虚，故仍用之。外证虽在，而病机已见于里，故方以柴胡冠桂枝之上，为双解两阳之轻剂也。

黄芩汤 治太阳、少阳合病，自下利者。若呕者，加半夏、生姜。

黄芩 甘草 芍药各三两 大枣(擘)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夜一服。

呕者，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

〔集注〕程应旸曰：此之合病者，头痛，胸满口苦，咽干，目眩，或往来寒热，或脉大而弦，半表之邪、不待太阳传递而即合。少阳里气失守，所以下利，阳热渐盛，所以上呕。故用黄芩汤清热益阴，半里清而半表自解矣。

柯琴曰：太阳、少阳合病，是热邪已入少阳之里。胆火下攻于脾，故自下利，上逆于胃，故兼呕也。与黄芩汤，酸苦相济，调中以存阴也。热不在半表，故不用柴胡，今热已入半里，故黄芩主之。虽非胃实，亦非胃虚，故不须人参以补中。兼呕者，故仍加半夏、生姜，以降

逆也。

黄连汤 治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

黄连三两 干姜三两 甘草三两 人参二两 桂枝三两 半夏半升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夜二服。

〔集注〕程应旆曰：热在胸中，有烦躁郁闷之证可知。胃中反有邪气，以寒邪被格在下故也。此证寒热俱有，较之大青龙之寒热，已向近里一层，故其证不见之表里际，而只见之上下际。腹中痛者，阴邪在胃而寒乃独治于下也。欲呕吐者，阳邪在胸、而热乃独治于上也。此为上下相格治法，亦寒热并施，而辛寒易以苦寒，辛热加以苦热，更以人参、半夏以补宣中气，升降阴阳。自此条而互及泻心诸汤，皆其法也。

成无己曰：湿家下后，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是邪气入里而为下热上寒也。此伤寒传里而为下寒上热也。

喻昌曰：阴阳悖逆，皆当和解法。

黄连阿胶汤 治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

黄连四两 黄芩一两 芍药二两 鸡子黄二枚 阿胶三两

上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内胶烊尽，小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集注〕柯琴曰：此少阴病之泻心汤也。凡泻心必借连、芩，而导引有阴阳之别。病在三阳，胃中不和，而心下痞硬者，虚则加参、甘补之，实则加大黄下之。病在少阴，而心中烦不得卧者，既不得用参、甘以助阳，亦不得用大黄以伤胃矣。用芩、连以直折心火，用阿胶以补肾阴，鸡子黄佐芩、连，于泻心中补心血；芍药佐阿胶，于补阴中敛阴气，斯则心肾交合，水升火降。是以扶阴泻阳之力，变而为滋阴和

阳之剂也。是则少阴之火，各归其部，心中之烦不得卧可除矣。经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斯方之谓欤！

理中汤丸 治中气不运，腹中不实，口失滋味，病久不食，脏腑不调，与伤寒直中太阴，自利不渴，寒多而呕等证。

人参三两 白术三两 甘草三两 干姜三两

上四味，捣筛为末，蜜丸如鸡子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四枚，夜二枚；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依两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多吐者，去术，加生姜三两。

下多者，还用术。

悸者，加茯苓二两。

渴欲得水者，加术，足前成四两半。

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

寒者，加干姜，足前成四两半。

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后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衣被。

〔集注〕程应旆曰：阳之动始于温，温气得而谷精运，谷气升而中气贍，故名曰理中。实以燮理之功，予中焦之阳也。若胃阳虚，则中气失宰，膈中无发宣之用，六腑无洒陈之功，犹如釜薪失焰，故下致清谷，上失滋味，五脏凌夺，诸证所由来也。参、术、炙草，所以守中州，干姜辛以温中，必假之以焰釜薪而腾阳气。是以谷入于阴，长气于阳，上输华盖，下摄州都，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此理中之旨也。若水寒互胜，即当脾肾双温，加以附子，则命门益、土母温矣。白术补脾，得人参则壅气，故脐下动气；吐多腹满者，去术也。加桂以伐肾邪，加生姜以止呕也，加附子以消阴也。下多者湿胜也，还用术燥湿也。渴欲饮水饮渴也，加术使饮化津生也。心下悸停水也，加茯苓导水也。腹中痛倍人参，虚痛也。寒者加干姜，寒甚也。

干姜附子汤 下后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主之。

干姜一两 附子（去皮，生用，破八片）一枚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茯苓四逆汤 伤寒厥而心下悸，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茯苓六两 人参一两 甘草（炙）一两
干姜一两 附子（生用，破八片）一枚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注〕凡太阳病治不如法，汗后复下，或下后复汗，误而又误，变成坏病。若其人阳盛而从热化，则转属三阳，阳衰而从寒化，则系在三阴。此二汤所治之烦躁，皆坏病也。烦躁虽六经俱有，而多见于太阳、少阴者，太阳为真阴之标，少阴为真阳之本也。未经汗下而烦躁，多属阳，其脉实大，其证渴热，是烦为阳盛，躁为阴虚。已经汗下而烦躁，多属阴，其脉沉微，其证汗厥，是烦为阳虚，躁为阴极也。夫先下后汗，于法为逆。外无大热，内不渴呕，似乎阴阳自和，而实妄汗亡阳。所以虚阳扰乱于阳分，故昼日烦躁不得眠，盛阴偏安于阴分，故夜而安静。脉沉微，是真阳将脱而烦躁也。用干姜、附子壮阳以配阴。姜、附者，阳中阳也，生用则力更锐，不加甘草则势更猛，是方比四逆为峻，救其相离，故当急也。先汗后下，于法虽顺，若病不解，厥悸仍然，骤增昼夜烦躁，似乎阴盛格阳，而实肾上凌心，皆因水不安其位，挟阴邪而上乘，是阳虚有水气之烦躁也。用茯苓君四逆，抑阴以伐水。人参佐四逆，生气而益阳。参、苓君子也，兼调以甘草，比四逆为缓，阴阳不急，故当缓也。一去甘草，一加参、苓，而缓急自别，仲景用方之妙如此。

附子汤 治少阴病，身痛手足寒，骨

节痛，口中和，背恶寒，脉沉者。

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二枚 茯苓三两
人参二两 白术四两 芍药三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注〕少阴为寒水之脏，故伤寒之重者多入少阴，所以少阴一经最多死证。方中君附子二枚者，取其力之锐，且以重其任也。生用者，一以壮少火之阳，一以散中外之寒，则恶寒自止，身痛自除，手足自温矣；所以固生气之原，令五脏六腑有本，十二经脉有根，脉自不沉，骨节可和矣。更佐白术以培土，芍药以平木，茯苓以伐水。水伐火自旺，旺则阴翳消，木平土益安，安则水有制，制则生化。此万全之术，其畏而不敢用，束手待毙者，曷可胜计耶！

四逆汤 治脉沉厥逆等证。

甘草（炙）二两 干姜一两半 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一枚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

强人可大附子一枚，干姜三两。

〔注〕方名四逆者，主治少阴中外皆寒，四肢厥逆也。君以炙草之甘温，温养阳气。臣以姜、附之辛温，助阳胜寒。甘草得姜、附，鼓舞阳温中寒，有水中暖土之功；姜、附得甘草，通关节走四肢，有逐阴回阳之力。肾阳鼓寒，阴消则阳气外达而脉升手足温矣。

通脉四逆汤 治少阴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厥阴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汗出而厥者主之。

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 甘草（炙）二两 附子（生用，去皮）大者一枚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其脉即出者愈。

面色赤者，加葱九茎。腹中痛者，去葱加

芍药二两。呕者，加生姜二两。咽痛，去芍药，加桔梗一两。利止脉不出者，加人参二两。

〔注〕论中扶阳抑阴之剂，中寒阳微不能外达，主以四逆。中外俱寒，阳气虚甚，主以附子。阴盛于下，格阳于上，主以白通。阴盛于内，格阳于外，主以通脉。是则可知四逆运行阳气者也，附子温补阳气者也，白通宣通上下之阳气者也，通脉通达内外之阳气者也。今脉微欲绝，里寒外热，是肾中阴盛，格阳于外，故主之也。倍干姜加甘草佐附子，易名通脉四逆汤者，以其能大壮元阳，主持中外，共招外热反之于内。盖此时生气已离，亡在俄顷，若以柔缓之甘草为君，岂能疾呼外阳耶？故易以干姜。然必加甘草与干姜等分者，恐涣漫之余，姜、附之猛不能安养元气，所谓有制之师也。若面赤者，加葱以通格上之阳。腹痛者，加芍药以和在里之阴。呕逆者，加生姜以止呕。咽痛者，加桔梗以利咽。利止脉不出气少者，俱倍人参，以生元气而复脉也。

白通汤 治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脉微续者生。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一枚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白通加猪胆汁汤

葱白四茎 干姜一两 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一枚 人尿五合 猪胆汁一合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猪胆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温再服。若无胆汁亦可。

〔注〕是方也，即四逆汤减甘草加葱白也，而名之曰白通者，以葱白能通阳气也。减甘草者，因其缓也；加尿、胆者，从其类也。下咽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情且不违而致大

益，则二气之拒格可调，上下之阴阳可通矣。

真武汤 治少阴水气为患，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小便不利，其人或咳或呕，或小便利而下利者，用此加減。

白术二两 茯苓二两 白芍二两 大附子（炮）一枚 生姜（切）三两

上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细辛、干姜各一两。

若小便利者，去茯苓。

若下利，去芍药，加干姜二两。

若呕，去附子，加生姜，足成半斤。

〔注〕小青龙汤治表不解有水气，中外皆寒实之病也。真武汤治表已解有水气，中外皆寒虚之病也。真武者，北方司水之神也，以之名汤者，借以镇水之义也。夫人一身，制水者脾也，主水者肾也。肾为胃关，聚水而从其类。倘肾中无阳，则脾之枢机虽运，而肾之关门不开，水即欲行，以无主制，故泛滥妄行而有是证也。用附子之辛热，壮肾之元阳，则水有所主矣。白术之苦燥建立中土，则水有所制矣。生姜之辛散，佐附子以补阳，于主水中寓散水之意。茯苓之淡渗，佐白术以健土，于制水中寓利水之道焉。而尤妙在芍药之酸收，仲景之旨微矣。盖人之身，阳根于阴，若徒以辛热补阳，不少佐以酸收之品，恐真阳飞越矣。用芍药者，是亟收阳气归根于阴也。于此推之，则可知误服青龙致发汗亡阳者，所以于补阳药中之必需芍药也。然下利减芍药者，以其阳不外散也；加干姜者，以其温中胜寒也。水寒伤肺则咳，加细辛、干姜者，散水寒也；加五味子者，收肺气也。小便利者，去茯苓，以其虽寒而水不能停也。呕者，去附子倍生姜，以其病非下焦，水停于胃也，所以不须温肾以行水，只当温胃以散水，且生姜功能止呕也。

当归四逆汤 手足厥冷，脉细欲绝

者，主之。若其人内有久寒，加吴茱萸、生姜。

当归三两 桂枝三两 芍药三两 细辛二两 通草二两 甘草（炙）二两 大枣（擘）二十五枚

上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于前汤内加吴茱萸半斤，生姜三两。

上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分温五服。

〔注〕凡厥阴病则脉微而厥，以厥阴为三阴之尽，阴尽阳生，若受其邪，则阴阳之气不相顺接，故脉微而厥也。然厥阴之脏，相火游行其间，经虽受寒，而脏不即寒，故先厥者后必发热。所以伤寒初起，见其手足厥冷，脉细欲绝者，不得遽认为虚寒而用姜、附也。此方取桂枝汤，君以当归者，厥阴主肝为血室也。佐细辛味极辛，能达三阴，外温经而内温脏。通草其性极通，善开关节，内通窍而外通营。倍加大枣，即建中加饴用甘之法。减去生姜，恐辛过甚而迅散也。肝之志苦急，肝之神欲散，甘辛并举，则志遂而神悦，未有厥阴神志遂悦，而脉微不出，手足不温者也。不须参、苓之补，不用姜、附之峻，此厥阴厥逆与太少不同治也。若其人内有久寒，非辛温之品所能兼治，则加吴茱萸、生姜之辛热，更用酒煎，佐细辛直通厥阴之脏，迅散内外之寒，是又救厥阴内外两伤于寒之法也。

吴茱萸汤 治厥阴病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少阴证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阳明食谷欲呕者。

吴茱萸一升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 大枣（擘）十二枚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温服七合，日三服。

〔集注〕罗谦甫曰：仲景救阳诸法，于少阴

四逆汤必用姜、附；通脉四逆汤倍加干姜，其附子生用；附子汤又加生附至二枚。所以然者，或壮微阳使之外达，或招飞阳使之内返，此皆少阴真阳失所，故以回阳为亟也。至其治厥阴，则易以吴茱萸，而并去前汤诸药，独用人参、姜、枣者，盖人身厥阴肝木虽为两阴交尽，而一阳之真气实起其中，此之生气一虚，则三阴浊气直逼中上，不惟本经诸证悉具，将阳明之健运失职，以至少阴之真阳浮露而吐利，厥逆烦躁欲死，食谷欲呕，种种丛生矣。吴茱萸得东方震气，辛苦大热，能达木郁，直入厥阴，降其盛阴之浊气，使阴翳全消，用以为君。人参秉冲和之气，甘温大补，能接天真，挽回性命，升其垂绝之生气，令阳光普照，用以为臣。佐姜、枣和胃而行四末。斯则震坤合德，木土不害，一阳之妙用成，而三焦之间无非生生之气矣。诸证有不退者乎？盖仲景之法，于少阴则重固元阳，于厥阴则重护生气。学者当深思而得之矣。

乌梅丸 治厥阴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即吐蛔。又主久痢。

乌梅三百个 细辛六两 干姜十两 黄连一斤 当归四两 附子六两 蜀椒（去汗）四两 桂枝六两 人参六两 黄柏六两

上十味，异捣筛，合治之。以苦酒浸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泥，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集注〕柯琴曰：六阴惟厥阴为难治。其本阴，其标热，其体木，其用火，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或收、或散、或逆、或从，随所利而行之，调其中气，使之和平，是治厥阴法也。厥阴当两阴交尽，又名阴之绝阳，宜无热矣。第其具合晦朔之理，阴之初尽即阳之初生，所以厥阴病热，是少阳使然也。火旺则水亏，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气有余便是火也。木胜则克土，故饥不欲食。虫为风化，饥则胃中

空虚，蛔闻食臭出，故吐蛔也。仲景立方，皆以甘辛苦味为君，不用酸收之品，而此用之者，以厥阴主肝木耳。《洪范》曰：木曰曲直作酸。《内经》曰：木生酸，酸入肝。君乌梅之大酸，是伏其所主也。配黄连泻心而除疼，佐黄柏滋肾以除渴，先其所因也。连、柏治厥阴阳邪则有余，不足以治阴邪也。椒、附、辛、姜，大辛之品并举，不但治厥阴阴邪，且肝欲散，以辛散之也。又加桂枝、当归，是肝藏血，求其所属也。寒热杂用，则气味不和，佐以人参，调其中气。以苦酒浸乌梅，同气相求，蒸之米下，资其谷气。加蜜为丸，少与而渐加之，缓则治其本也。蛔，昆虫也，生冷之物与湿热之气相成，故药亦寒热互用，且胸中烦而吐蛔，则连、柏是寒因热用也。蛔得酸则静，得辛则伏，得苦则下，信为治虫佳剂。久痢则虚，调其寒热，酸以收之，下痢自止。

赤石脂禹余粮汤 治久利不止，大肠虚脱，服理中丸而利益甚者。

赤石脂（捣碎）一斤 禹余粮（捣碎）一斤
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集注〕柯琴曰：甘、姜、参、术，可以补中宫元气之虚，而不足以固下焦脂膏之脱。此利在下焦，故不得以理中之剂收功矣。然大肠

之不固，仍责在胃；关门之不闭，仍责在脾。二石皆土之精气所结，实胃而涩肠，急以治下焦之标者，实以培中宫之本也。要知此证土虚而火不虚，故不宜于姜、附。若湿甚而虚不甚，复利不止者，故又当利小便也。

白头翁汤 治厥阴热利，下重，脉沉弦，渴欲饮水者。

白头翁三两 黄连三两 黄柏三两 秦皮三两

上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

〔注〕三阴俱有下利证，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也；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惟厥阴下利属于寒者，厥而不渴，下利清谷；属于热者，消渴下重，下利脓血。此热利下重，乃火郁湿蒸，秽气奔迫广肠魄门，重滞而难出，《内经》云“暴注下迫”者是矣。君以白头翁寒而苦辛，臣以秦皮寒而苦涩。寒能胜热，苦能燥湿，辛以散火之郁，涩以收下重之利也。佐黄连清上焦之火，则渴可止。使黄柏泻下焦之热，则利自除也。治厥阴热利有二：初利用此方，以苦燥之，以辛散之，以涩固之，是谓以寒治热之法；久利则用乌梅丸之酸以收火，佐以苦寒，杂以温补，是谓逆之从之，随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之平也。